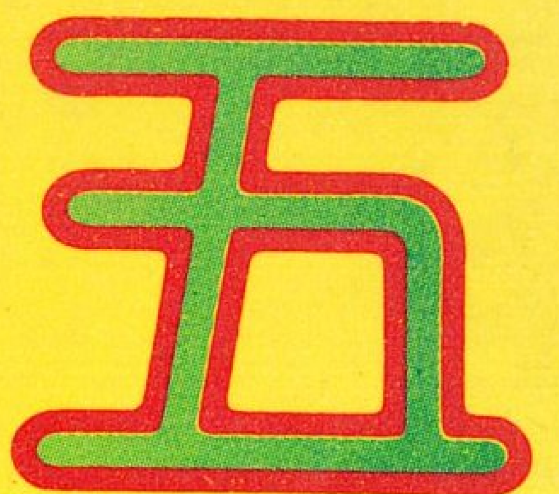




五通神

章君穀著

奇中奇之一

堯舜叢刊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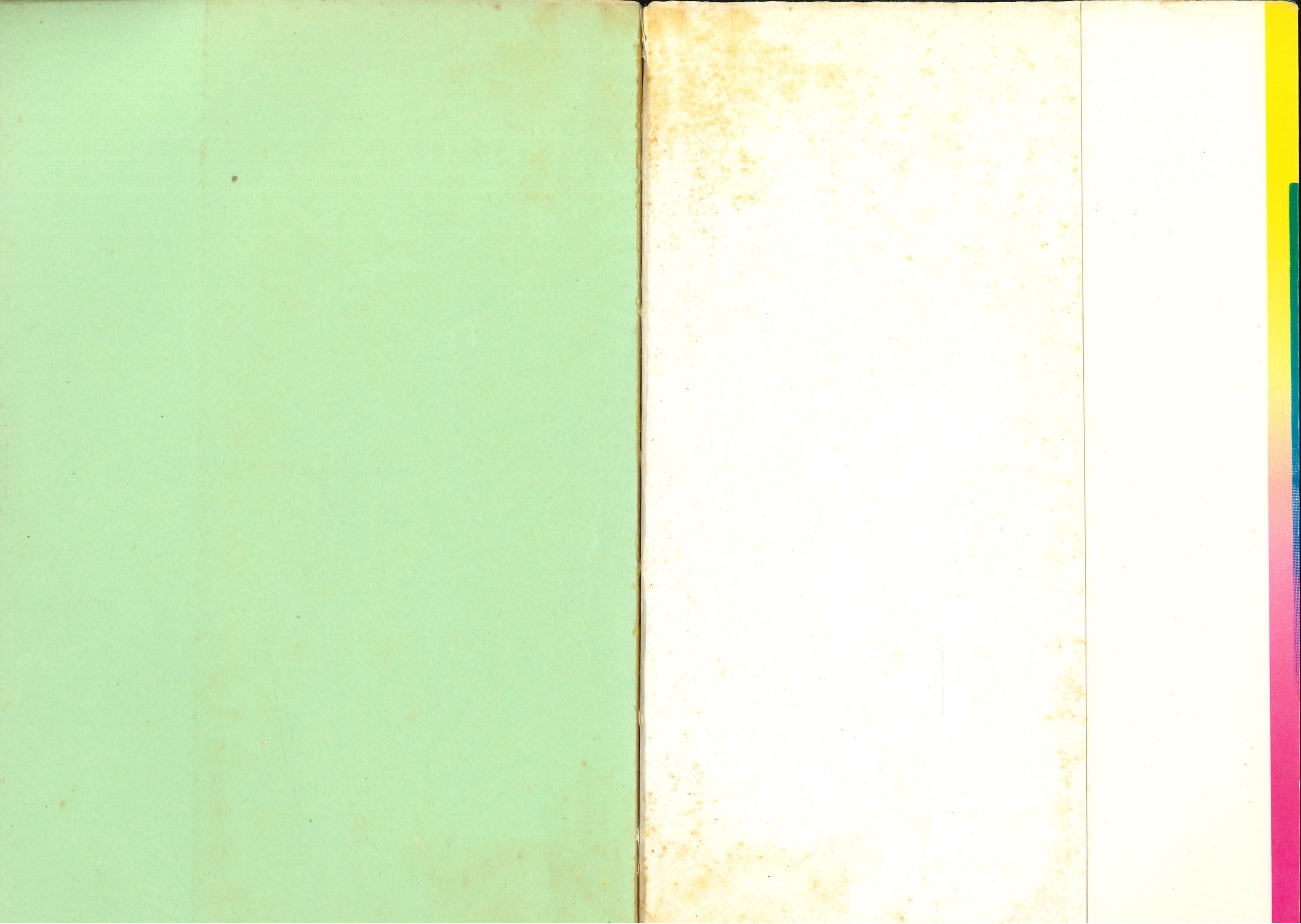
五通神（奇中奇之一）

章君穀著



五通神

「時報週刊」有關章君穀「奇中奇」的專欄，每一篇刊出均能風行遐邇，傳誦久遠。前年度且曾改編爲連續劇，在台視盛大推出，造成莫大轟動，頃承章氏將最新「奇中奇」專欄傑作輯爲「五通神」一書，交由本公司出版，是爲本公司七十一年新年度獻禮之一…定價80元



堯舜叢刊36

五通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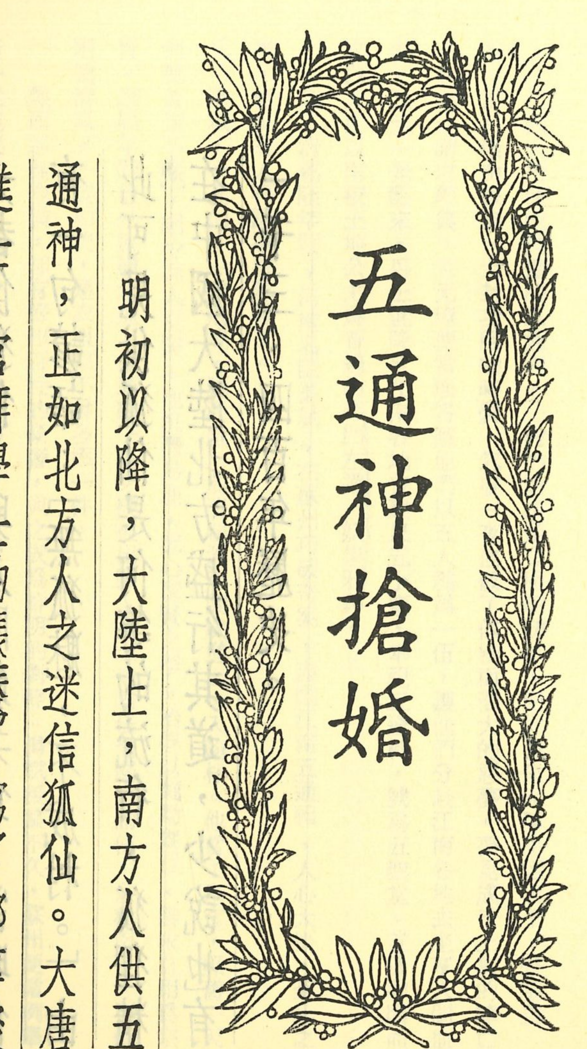
章君穀著

春秋叢刊 36

五通神

章君穀著

目錄



五通神搶婚

明初以降，大陸上，南方人供五通神，正如北方人之迷信狐仙。大唐進士，官拜學士的張鷟，寫了部專談奇聞異事的「朝野僉載」。他在這部奇

書上就曾說過：「唐朝初年以來，百姓大都供狐仙，與人同飲共食，當時便有一句諺語：「無狐魅，不成村。」由此可見供狐仙是何等的流行，狐狸精在中國大陸北方盛行其道，少說也有一千三、四百年歷史。

江南人所悚悚畏懼的五通神。一般的說法是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登基爲帝。正在崇功報德、大封功臣的時候，忽有一夜他做了個場面浩大的惡夢。夢見成千上萬的陣亡士兵向他請求卹典。朱元璋便當面答應他們以五人編爲一伍，讓他們分赴江南各地去坐享人間血食。及至一覺醒來，馬上就降旨江南各地普建尺五小廟，奉祀五通神，號爲五聖堂。五通神因而成爲大江以南較土地公尤爲普遍的旁門左道，妖祟邪神。

到了清乾隆年間，河南名臣湯斌，在蘇州巧破奇案，盡燬江南五通祠，人心大快，至此之後，便少有人再談這些邪神了。

湯斌，子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前清順治年間成進士，入翰林。他當了京官，照舊一天到晚苦讀不輟，絕少與人交游。他沉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治學以刻勵實行，講求日用爲宗旨。康熙年間他外放嶺北道，僱頭驢子隻身襆被出關，及至他陞任潼關道副使，兼程南下。不但兩袖清風，一貧如洗，連衣服都不會多添一件。

然而巡撫儉樸，却有蘇州百姓的豪奢，與之成爲鮮明的對照。湯斌援篆不久，蘇州便循例舉行一次規模盛大，極盡爭奇鬥妍能事的賽會。那是在暮春季節，陰曆三月二十八，東嶽大帝聖誕。蘇州風格，照例要把東嶽大帝的神像抬出來遊街。在賽會之期前半個月，會首士紳，便開始齊集神廟，開會討論如何籌備搬演故事的出神賽會大遊行。大遊行的五彩繽紛隊伍裡，有扮演出整台

戲文的抬閣，有兩人肩抬山轎式的兜干，還有長達數丈由綵緞紮起的彩龍。抬閣、兜干、彩龍和形形色色的樂隊，所需要的巨額花費，由蘇州各地街坊集資擔任。或由會首、富紳獨力擔承。從而彼此之間就難免翻新出奇，爭奢鬥富。

康熙二十四年（一八六五）陰曆三月二十八日，蘇州城裡，盛大隆重舉行東嶽大帝出巡賽會大遊行。自遠近各埠、四鄉八縣趕來躬與其盛，看熱鬧的遊人不下好幾十萬，大小樓房一概客滿。蘇州城廂百姓當然更是萬人空巷，傾城而出。但凡是大遊行所經之處，臨街樓房的欄干後面，坐着一排排濃扮艷妝，燕瘦環肥的美麗少女，每一位少女都經過精心刻意的打扮，穿上了她們最艷麗華貴的衣衫。在近在咫尺的樓頭展現她們最嬌柔動人的妍姿。因為在這陽春三月，鶯飛草長的人間天堂，與東嶽大帝出巡盛會同時舉行的還有一個更吸引人的節目——那便是在暗中進行，但却人人皆知的選美。一年一度最民主、最公平的選美活動。由成羣結隊的少年男子，一隊隊的逐街而過，一個個的仰望樓頭，在那些粉白黛綠、秋波頻送的美女之間品頭論足，評定高下。由此形成了樓上美人假裝看東嶽大帝出巡，但却擺足了妍姿任由人看。而少壯男子假往觀出神之名，飽覽樓頭春色的大好良機。

五光十色，燦爛奪目的出神賽會大遊行來了，街上萬頭鑽動，途為之塞。充耳鑼鼓喧天，音樂悠揚。一羣羣一隊隊少壯男子却在暗中忙着進行選美活動。誠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姑蘇自古出美女，更何況每一位美女都是經過精心梳妝，盛妝而來。少年子弟在街上指指點點，交頭接耳，間或還由審美觀念不同，當街引起爭論。祇是爭論必須當場解決，每一羣每一隊少年子弟都得經過全體同意，選出一位他們一致公認的美女，再推派代表到指定地點去和各隊的代表會同進行選舉，又經通冗長繁複的爭論和推選，通常要花費四、五天的時間方始塵埃落定，衆議咸同。於是蘇州一城一年一度的第一美女宣告產生，循俗美其名曰狀元

就在康熙二十四年這一次的東嶽大帝出巡盛典，就便舉行的選美活動之中，發生了一樁曲折離奇、駭人聽聞的奇事，從而也導致了一次驚天動地、垂諸史册的大快人心之舉。

當年，蘇州城裏住有一個名叫趙五官的少年兒郎，年正一十八歲。父親方死，又沒兄弟姊妹，和他的寡母楊氏相依為命。趙五官父親在世的時候，先已為他定過了親。趙五官的未婚妻姓孫，小名好囡。祇是趙五官跟她從來都沒有見過面。

那年東嶽大帝出巡，趙五官照例也夾雜在一隊少年子弟之中，逐街逐樓，欣賞燕瘦環肥的一城美女。在大遊行隊伍所經過的大街道，他再也數不清究竟飽覽了幾千幾百位美女的艷麗姿容。就在臥龍街鬧市一家綢緞莊的樓上，趙五官和羣集樓下街頭的成千上百少年子弟，踮起脚尖，伸長脖子，貪婪垂涎，眼瞼一眨也不眨的注視一位絕代佳麗美得出奇的面龐，她明知道有好多雙眼睛在凝望着自己，可是她故意裝作視若無睹，和她相鄰而坐的那些盛妝少女在眉挑目動，談笑

風生，彷彿她毫不覺察似的。由而益發顯得她雍容華貴，風姿嫣然。那隨風飄拂的雲鬢霧鬢，散播着萬千種風情。那宛若牡丹盛放，嬌艷欲滴的粉頰，烘托出她那一匹新月般的兩道柳眉，水汪汪像是會說話的一對橫波眼，還有那恰似一粒熟透櫻桃的絳唇，直把樓下的千百兒郎全都看得癡了、醉了、呆了、傻了。

趙五官和那般少年兒郎一樣，目迷絕色，如醉如癡。他竟不知道自己在那座樓下佇立了多久，只記得起當那位樓頭美女，和她的女伴們起立離去時，不僅大遊行的隊伍早已全部通過，緊接着便是暮靄四合，華燈初上。自己的一顆心也不知被那位絕色佳人牽到那兒去了。他渾渾噩噩、迷迷糊糊的聽到有人打聽出來她的芳名叫孫淑媛。所有見過孫淑媛的紳士會首、少年兒郎一致成為她的熱心助選員，聲嘶力竭，喊破嗓門，經過無數次激烈的爭辯，終於把她擁上了當年蘇州美女狀元的寶座。孫淑媛榮膺選美榜首，趙五官簡直興奮得發了狂。揭曉後的那天下午，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回到家裡，氣喘吁吁的告訴他正在紡紗的寡母說：

「選上了！選上了！娘，那養育巷的孫姑娘果然選上今年的女狀元！」

趙大娘愛憐的望望自己的兒子，慈藹的叫他坐下來歇口氣，喝杯水。眼看他的急喘漸趨平復，這才帶笑的數落他說：

「五官，你已長大成人了，還這麼斷五斷六，說話沒頭沒腦的。說什麼孫姑姑選上了女狀

元，到底是那一家的標緻姑娘、千金呀？」

五官又急吼吼的把他所知道的有關孫淑媛種種全部傾吐出來，他像連珠砲般忙不迭的在說：

「我聽說，這位孫姑娘也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兒。她爹在做裁縫司務，住在養育巷一幢樓房底下。今年十八歲，標緻得像天上的仙女。她這一次給選上了蘇州女狀元，眞不知道會有多少官宦子弟、富家公子要請媒婆到她家去說親，人家都說只怕孫家的門檻，就要給媒婆的小脚全給踏平了哩……」

「慢着慢着，」趙大娘雙手直搖，攔住了她兒子指手畫脚的直往下說：「你剛才說什麼今年蘇州的女狀元姓孫，家住養育巷樓底，她爹是個裁縫司務？」

「是呀！娘，我打聽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嚒！」

「那你有沒有打聽出來，這位孫姑娘她叫什麼名字？」

「我當然打聽出來了。娘，」趙五官臉上泛湧着興奮的紅潮：「那位孫姑娘的閨名叫孫淑媛，如今全蘇州的少年兒郎，人人嘴裡都在唸着她的閨名呢。」

「孫淑媛？」趙大娘驀的一震，目瞪口呆好一會兒，方才說出了下文：「哎呀！天地神明，孫淑媛就是你訂了親還沒有娶過門來的好囡啦！」

當下趙五官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蘇州城裡人人稱羨，個個垂涎的新科美女狀元孫淑

媛，竟會是他的未婚妻子。俗話有所謂：「一觔斗跌進了青雲裡」，似乎正是趙五官當時的心情寫照。趙五官眞比他自己大魁天下，中了狀元更要興奮百倍，他想來想去不放心，請他母親備辦一份禮物，跑了一趟養育巷，借探望親家爲名，打聽了確實孫淑媛就是好囡，狂喜之餘，同時也帶同來一大難題。——趙五官的岳父岳母孫錫章夫婦正因爲愛女飛上高枝，一舉成名天下皆知，而在後悔趙家這門親事未免定得太早。家有狀元美女不能改字王孫公子、富貴兒郞，還非得嫁給窄門淺戶，其貌又醜的趙五官不可，從而失去了因女而貴，光大門楣的無上良機。兩夫妻私底下一商議，就想到要爲難趙大娘母子一番。明曉得趙五官一貧如洗，他在錢莊裡學生意，一個月祇有一兩多銀子的工食錢。孫錫章夫婦斬釘截鐵的說：要趙家在半個月以之內迎娶，根據孫錫章夫婦援二連三開出來的條件，連聘禮帶結婚當天宴客的用度，少說也得一百五十兩銀子以上。

趙大娘興沖沖的回到家中，把她打聽出來的結果，和孫家的要求，跟等急了的趙五官一說。五官恰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如花似玉，有若天仙的狀元美女孫淑媛，眼看着就要成爲他的床頭人了。憂的是一百五十兩的成親費用又將上那兒去籌措。正當他急迫無奈，熱淚長流的時候，他母親趙大娘一聲浩歎的告訴他說：

「有一筆銀子，也許還有那麼一線指望。那就是你爹生前來的一個會，會款收齊約莫一百七八十兩。倘若十五那天我們能把這個會標到，那就儘快給你辦喜事了。」

祇是連趙五官也認定了這個指望不大，因爲當年標會，一不比較利息高低，二不作興抽籤拈鬮，那是地地道道所謂的搖會。方法是用六顆骰子，由搖會的人分別擲出點數，點數最高的就算標到會了。趙五官縱然急切萬分，標不到會款就娶不成孫淑媛，勢將坐看狀元女嬌妻拱手讓人，可是他又那來的把握擲出最高點數，把會款標到手呢？

母子倆商議了一個晚上，終於由趙大娘想出個莫可奈何的辦法。次日一早，兩母子備妥香爐三牲，滿心虔敬的上大五聖堂去。大五聖堂奉祀的五通神據說是蘇州城裡最靈驗的，幾乎到了有求必應的程度。就祇有一樁，神前不可胡亂許願，萬一許了願而不能還願，五通神的報復也是夠嚴酷的。

趙大娘在趙五官許願以前，愼重其事的告誡過他這一點。然而五官要娶孫淑媛委實是太急迫了些，他在許願的時候竟脫口而出的說：

「祇要神明讓弟子如願以償，這月十五能夠把會標到。得了會款迎娶蘇州城裡的狀元美女孫淑媛。將來弟子和娶進門的妻子一定會好好服侍神明，百事不敢違背。」

奇蹟出現了，是月十五標會之期。會衆齊集茶館，趙五官搶先抓起六枚骰子一擲，骰子落定，會衆全呆了。因爲他這一擲每枚骰子都是滿數，六六三十六，他竟擲出了罕於一見的滿堂大彩，不可能再有比這個更大的點子了。趙五官如願以償，搖到了一百八十七兩紋銀的會款。於是

趙大娘母子人逢喜事精神爽，歡天喜地的央媒商定婚期，納彩迎娶，果然把個人人艷羡不置的蘇州狀元美女娶到了家裡。

拜堂成親，坐床撒帳。趙五官和孫淑媛飲過了合巹酒，趙五官兩手顫抖的揭開了孫淑媛的頭蓋。芙蓉面，橫波眼，膚似凝脂，芳蘭竟體。五官趙再也沒有想到，他居然會有這天大的幸運，擁有這麼一位絕代佳麗。紅燭高燒，被翻紅浪，燕好之際，宛轉嬌啼，艷絕一方的狀元美女，果然猶仍完璧。從魚水成歡，到顛鸞倒鳳。淑媛始終都在默默無言的順從。祇是趙五官自揣家貧貌陋，難免有些自卑心理作祟。他曾囁囁嚅嚅，向淑媛吐露他的由衷之言，他會熱烈的愛她一輩子，珍惜她勝似自己的生命。海誓山盟，一再重複，趙五官不克自己的傾訴不已。一團熊熊烈火中，他依然能夠發現，這一夜歡合，無疑是個男貪女不愛的局面。他祇好聊以自慰的想着，一夜夫妻百日恩，他們既已經成爲夫妻，那就有的是時間，只要他對淑媛的愛之火繼續不斷的燃燒下去，總有一天，會使淑媛激發出愛的火花的。

婚後兩天，趙五官幾乎沒有離開過他美艷的妻子一步。三朝之間，是趙大娘一再催促，爲這小倆口備好了香燭紙錁、三牲祭品，讓趙五官帶着淑媛上大五聖堂去酬神。那也許是趙五官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一刻了。大五聖堂附近的居民，聽說蘇州狀元美女隨著新婚夫婿來上香，口耳相傳，奔相走告，轉眼間便形成了莫大的轟動，扶老攜幼，呼朋牽侶，成千上百的人湧向大五聖

堂，爭先恐後的一覩淑媛的嬌容與姸姿。五官滿面堆笑，在人叢中跑前跑後的給淑媛開路，攙扶，嘴裡直在嚷嚷「借光借光」、「請讓讓請讓讓」，一面還得應付好些個人此起彼落的跟他攀談打招呼。大夥兒都在說趙五官眞是好福氣，能夠娶到淑媛這樣天仙化人般的好媳婦，樂得趙五官咧開大嘴儘在嗬嗬的傻笑。

隨著洶湧人潮，趙五官都累出了滿頭大汗，方才燃燭上香化紙，小心翼翼的扶着淑媛給大五聖堂上的五座五通神像磕過了三個頭。趕來看狀元美女的人羣越來越多，趙五官就怕回頭擠不出廟門去，正在跟淑媛說聲我們這就回去吧。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發生了。趙五官淸淸楚楚的看見，淑媛不經意的抬起頭來掃視神龕正中供着的五座神像一瞥，她的目光竟會停駐在最末一座五郎神的臉上，她那張粉臉上的神情先是一驚，緊接着就湧起了兩頰紅暈，飛快的低下頭去。趙五官也曾十分驚訝的連問兩句：「淑媛，妳怎麼了？」却是淑媛僅祇喃喃的應了聲：「沒什麼，我們回去吧。」五官便如奉聖旨般又攙着她連聲得罪擠出人叢，爲了怕淑媛來回走路會累，他特地僱輛轎子，扶淑媛坐上轎，再手扶轎槓仍舊步行回家。

一回家趙五官就想問個明白，淑媛在大五聖堂上究竟瞧見了什麼？爲何會有那種先驚後羞的表情。可是才一到家趙大娘就把他叫進屋裡，一疊連聲的問他上香酬神的經過如何。五官好不容易應付過了他母親，三步併成兩步跑回他和淑媛的新房，乍進門就看見淑媛端端正正的坐在床沿

上，却是五官還沒有開口先就驚呆住了。

就衹那麼一盞茶工夫，淑媛不但化好了濃粧，而且還開箱取出鳳冠霞帔來穿上，赫然又是一位艷絕塵寰的新娘子了。五官起先以爲淑媛是在取悅自己，在三朝喜日增添一點閨房樂趣。還開玩笑的問聲：「淑媛，妳是不是還想再當一次新娘子呀?」可是淑媛的臉上絲毫沒有笑意，她居然會正色的同答自己新婚夫婿說：

「五官，這是天意。你我的緣份已盡。從此刻起，我就不是你們趙家的人了!」

趙五官驟聽這話，如中雷殛，他呆怔了好半晌，方始掙扎出來一句：

「媛淑，妳這話是在跟我鬧着玩的吧?」

詎料，媛淑仍然緊繃着臉，用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語調告訴他說：

「大五聖堂的五郎神看上了我，他馬上就要親自來接我去了。你得趕緊離開這間屋子，要不然的話，五郎神到時一發脾氣，只怕你的性命難保!」

「媛淑，妳是不是那兒不舒服?」五官脫口而出關懷的問了一句，伸出手去想摸摸淑媛的額頭，怕她發了寒熱。不會想到，媛淑竟會突的站起身來，疾言厲色，伸手直指趙五官叱道：

「趙五官，我此刻已經是五郎神的夫人了！你敢碰一碰我，五郎神馬上就會叫你家破人亡!」

趙五官發出了連聲哀號：「她瘋了!她瘋了!」頓時便衝出房門，奔上大街，他一口氣跑到街頭藥舖，拉起了三世名醫葉天心，把那位七十高齡的老醫師橫拖豎拽的拉同自己家裏，口口聲聲求老醫師治好她新婚妻子的失心瘋。可是，剛進家門，就聽見他母親搶天呼地的哭聲，趙大娘正在大聲號啕：「媳婦啊，妳怎麼這樣撒手就走了啊!」

新房裏，牙床上，一身新娘打扮的孫媛淑直挺挺的躺着，美目緊閉，四肢猶溫。事後，葉老醫生指天矢日的說：他聞到趙五官的新房裏有異香撲鼻，而且半空之中還隱隱約約的有鼓樂之聲。因此他一口咬定，狀元美女孫淑媛確實是被五郎神接走了的。

孫淑媛猝死，趙五官頓時就「發了瘋」，他也確信是五郎神搶走了他的美貌妻子，急怒攻心。他一面聲嘶力竭的哀哀痛哭，一面頓足咆哮在破口大罵。他罵邪神五郎，不該見色起意，怙仗神勢强奪民妻。罵着罵着他怒火中燒，不顧他母親和老醫生的勸阻，發狂似的奪門而出，他一直跑到吳縣縣衙，把衙門口那座鳴寃鼓擂得震天價響。吳縣知縣立刻升堂，當他聽到趙五官聲淚俱下的揚言要告五郎神仗勢奪婦，請知縣大老爺幫他索同他的美貌妻子來。吳縣知縣反倒連聲責他荒唐，說什麼天底下那有凡人告神明的道理，不由分說的喝令衙役把趙五官扠出門去。

上縣衙告狀不成，趙五官還不死心，他再上蘇州府衙去告。蘇州知府見他和淚以訴，着實可憐；尤其趙五官一疊連聲的說，五郎邪神不還他的妻子，他便要和邪神性命相拚。趙五官苦苦哀

求蘇州知府替他做主，跪在地上蓬蓬的直磕響頭，磕得額頭皮開肉綻，血流滿面。祇好姑且答應，叫他寫一份狀子，當堂收下。再勸趙五官先回家去料理他妻子的喪事。

但是趙五官不忍讓他美麗的妻子落葬，他深信正義必將戰勝邪神，他妻子還會有還魂重甦的一天。他堅持停屍在床，夜裡就伴着他妻子的屍首同眠。第二天一早，他又去求教一位蘇州神卜仇瞎子，仇瞎子給他卜了一卦，連稱怪呀怪呀，問趙五官他是不是在跟神靈打官司，趙五官說正是。仇瞎子便石破天驚的說：你這場官司一定打贏，祇不過你得馬上回家，一步也別離開。至遲就在當夜子時，愛民如子的好官江蘇巡撫湯斌湯大人，會傳你去過堂審問。

趙五官滿心納悶的回了家，他再也揣想不出他這場官司怎麼會驚動撫台大人。——殊不知就在這夜事情又有了驚人的變化，戒備森嚴，省垣重地的蘇州藩庫居然會鬧失竊。值夜的庫丁戍卒發現庫樓火光燭天，他們誤以爲失火，高聲大叫又噹噹噹的敲起鑼來，鑼聲吵醒了江蘇布政使司藩台大人，他率領藩署員司親自到庫樓去查看，上百萬兩庫銀紋風不動，偏偏蘇州藩庫的鎮庫之寶，三座金人不翼而飛了。

鎮庫之寶失踪，玆事體大。藩台大人不得不連夜請謁湯文正公，當面稟報，不曾想到，湯文正公不但深夜沒睡，而且巡撫衙門也鬧出一宗怪事。先是，湯文正公照例焚膏繼晷的在簽押房裡批閱公文，忽有上房的一名丫鬟來說夫人有急事相請。湯文正公匆匆趕到上房，只見湯夫人滿面驚惶，若有重憂。她忙不迭的告訴湯文正公說：當夜她準時就寢，睡到二更時分，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風流俊俏的神明，自空而降，越窗而入，他一本正經的告訴湯夫人，說他是蘇州大五聖堂的五郎神，被一名刁民挾嫌誣告，告在蘇州知府衙門。這五郎神他請湯夫人替他說個人情，讓他把這場官司了掉，他願以無價之寶三座金人爲謝。說罷，他將三座半尺高的金人擲在湯夫人的梳妝枱上，仍舊騰雲駕霧越窗冉冉而去。湯夫人便被三座金人擲在梳妝枱上的一陣巨響所驚醒。

湯文正公一向不語亂力怪神，可是眼前的事情却透着非常之奇怪，若說湯夫人所做的夢不足爲信，那麼三座金質人像又是那來的呢？兩夫妻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名武巡捕來報：蘇州藩庫失竊，藩台、臬台大人和蘇州知府，三名知縣都已齊集撫署二堂上恭候撫台大人了。

湯文正公忙到二堂，和藩臬兩司、蘇州府縣全都見了面。聽藩司陳明藩庫鎮庫三寶失竊，他心中已經明白果然是那話兒了。於是他若無其事的先安慰那六位僚屬：「列位不必緊張，這一樁竊案不難立破。」然後他再問蘇州知府：「昨天有沒有一名蘇州百姓，具狀控告大五聖堂的五郎神？」

蘇州知府還以爲自己昨天一時起了憐憫之念，姑且准了趙五官的狀子，會讓湯文正公責備他辦事胡塗荒謬呢，因此他囁囁嚅嚅直在解釋，他委實是看在趙五官憤不欲生、血淚交流的份上，方才出此一舉的。詎料湯文正公一聽確有這麼一樁案子，他馬上就叫武巡捕，十萬火急把趙五官

傳到撫署二堂，由他親自問話。

藩臬二司，蘇州府縣不知道湯文正公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膏藥，又將如何審理這件人神相訟的稀奇案子。不一會兒，趙五官傳到，湯文正公仔細問明白了孫淑媛到大五聖堂上香酬神和回家暴斃的經過，他當下就正色的曉諭趙五官說：

「你這個天大的寃屈，本院一定替你做主，痛懲邪神，討回這個公道。祇不過，人死不能復生，你和孫淑媛夫妻一場，就得回去料理她的喪事，把她殯殮安葬了，將來倘有機緣，再娶一房媳婦，主持中饋，傳宗接代吧。」

言訖，爲了表示他個人同情趙五官的不幸遭遇，他命人取出二百兩銀子，送給趙五官。趙五官的官可果然打贏了，他千恩萬謝的帶了一大包銀子回家，湯文正公這才問他驚疑不定的僚屬，說明五郎邪神托夢湯夫人求情的經過，將三座金人歸還藩司，讓他帶去入庫歸位。兩樁無頭公案，從而一舉解決。

當時剩下的問題，厥在於湯文正公如何實踐諾言。痛懲邪神了。——原來湯文正心中早有主意，他命人寫一個公事，把五郎神强奪民妻的情由，一一知會江西貴溪龍虎山張天師，他請張天師施展法力，將五郎神處死。不久，張天師的覆文到了，他說：「神雖不正，婦亦淫邪。孫淑媛不該嫌他丈夫貌醜，私心愛慕五郎神，從而鬧出這件人神之間的醜聞。」因此，他決定革去五郎

神的神號，把五郎神和孫淑媛一對邪神淫婦，打入酆都地獄，永爲餓鬼，以正其罪。

張天師的覆文一到，湯文正公便把握機會，破除迷信，根絕邪神。他下令地方官府，把五座五通神像全部砸毀，將大五聖堂改爲總官堂。同時通令各地，嚴禁奉祀五通邪神。在江南一帶風行二百多年的一宗迷信惡俗，總算一舉廓清，徹底鏟除，湯文正公的仁政，也自此不脛而走，傳遍天下，自乾隆年間，直到永遠。



真假五通神

貪財好色的萬佳，

雖然聚得千萬財富，

騙到三妻四妾，

但他卻碰到了邪淫的五通神⋯⋯

前清末年，蘇州有一個父母雙亡、孑然一身的孤兒，名喚萬佳。仗着自已有點兒小聰明，又有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憑一手蠅頭小楷當上了一名書吏。居然給他娶到了一位體態窈窕、風情萬種的美女雍氏。祇是這萬佳是個好色之徒，家有嬌妻猶不知足。經常邀些紈袴子弟、浮浪少年出入花街柳巷，走馬章臺，浪迹平康。把貪色之輩的一十六字謬論：「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嫖，嫖不如偷！」不時掛在嘴上，偏偏忘記了俗話亦有所謂：「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了。

當一名書吏收入有限，應付不了酒色徵逐的龐大開銷。萬佳便棄吏從商，去做販賣鴉片的虧心生意。往返於重慶蘇州之間，當上了一名中盤的販毒賈。造孽錢賺得多了，他又去捐了個最起碼的九品官，美其名曰在籍候補，其實是做他販毒的掩護。萬佳的相貌原就不俗，這時候的他身穿緞袍，腰懸玉珮，腕帶手釧，襟配金錶，架上一副表示時髦的墨晶眼鏡。乍一看來，儼然也是亦官亦紳的人物了。

由於常時附輪於川蘇道上，卽使回到了家鄉也是常在妓院裏流連，使他貌美如花的雍氏嬌妻經常都在獨守空幃，難耐孤衾。

有一天晚上，萬佳又上妓院陪他的老相好去了，二更過後，雍氏還在癡癡的等着萬佳興盡歸來，她獨坐在梳妝臺前，凝眸自已的螓首蛾眉，花容月貌，想想萬佳的用情不專，愛作狎邪遊，

忍禁不住有些兒自怨自艾。嘴裡喃喃的在唸叨：「眞想不出我有那點不及那些生張熟魏，送往迎來，千人騎、萬人跨的婊子。空有一身的姿色，自已丈夫居然三頭兩月都不光顧。」怨着怨着，她又是一陣激動，拉開了自已的衣領，顯出了雪白的肌膚，雍氏忘情的喊出：「羊脂般的肌膚，你們算是白白長在我身上了！」然而，就在這時，她眼角的餘光，彷彿瞧見背後人影一閃，雍氏當下便是心中一喜，還以爲是自已丈夫提早回來了呢。她忙不迭的站起，轉身一望，却是這一望之下不由她不驚得呆了。

門未開，窗不動，臥室中央，居然站着一位身胚健壯、美如冠玉的俊俏兒郎。一陣驚恐，雍氏竟忘記了自已猶仍赤裸着身體，她本能的向床沿倒退一步，那少年郎便輾然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開始一步步的走向她來，一進一退，雍氏都已經跌坐在床沿上了。少年郎深情款款的凝望着她，乾脆和她並肩坐下。雍氏既驚且急，既無從躲避，又掙扎不出一句話來。耳朵裡祇聽到那少年郎輕柔低沉的說：

「卿卿，妳別駭怕，我正是五通神裡的四郎。曉得妳難耐孤衾之寒，特地來陪伴妳的。就憑我剛才聽到妳在吶喊：妳白長了這一副美妙的身段，我當然明白，妳也和我一般的多情！」

說時，但見四郎那一張秀麗的面龐，漸漸的移近自已，又有一縷幽香，撲鼻而來。雍氏如醉如癡，如中雷殛，整個身子都僵在床沿上了。然而，四郎的話却猛一下恢復了她的活力，雍氏全

身一震，發現四郎的舌尖，已經探入她的櫻桃小口。雍氏竟覺得自己陷入暖馥輕柔的雲端。她已全盤的失去抵抗力，唯有任他為所欲為了。

男貪女愛，顛鸞倒鳳，幾番風雨，被翻江浪。雍氏只感到空前未有的滿足，彷彿一生之中所有的空虛，都在這幾度雲雨巫山中掃除淨盡了。天色將亮，四郎已經在穿衣着裳的準備離去，雍氏猶在嬌喘吁吁，低切的問他：

「四郎，你明夜幾時能來？」

「二更。」

從這一夜起，四郎每天晚上，都在二更時分，如時如刻，來無影、去無蹤的在雍氏的臥房裡出現。而雍氏也善體人意的化上了濃妝，準備好酒菜。一對邪神淫婦，夜夜飲酒談心，縱情作樂快。雍氏活脫像是變了另外一個人，她眸子裡閃爍着春意，面龐上湧現了紅暈，一舉一動，輕輕足快，嘴裡不時哼着小調，莫名其妙的會串起一陣格格的笑，十足一副在熱戀中感到無限歡樂滿日的小婦人模樣。偏偏花天酒地、卜晝卜夜的萬佳絲毫不會發覺。直到有那麼一夜，萬佳因為翌他一早要到上海去搭輪船，轉往重慶販土。他不得而已的提早回家，一進門，就聽見臥室裏傳出事妻子雍氏銀鈴般的笑聲，還夾雜着陣陣淫聲浪語，殘雨斷雲。萬佳當時就已心知這是怎麼一回見了，他不禁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一聲大喝，猛可推門進去，一眼掃到床上，果不其然看

他妻子正和一名俊秀少年，全身赤裸，黏在一起。那四郎見了萬佳闖進門來，居然也會倉皇竄避，他眼見萬佳伸手去拔掛在牆上的寶劍，匆忙抄起自己的衣裳，化作一道白光，颼的一聲從後窗竄了出去。——萬佳不禁呆了一呆，再去望床上時，那雍氏已經飛快的穿好了褻衣，縮進被裏。把身子向裏一歪，背向着萬佳，乾脆裝起睡來了。

萬佳怒火中燒，暴跳如雷。一把拉起雍氏，聲聲責問她為何不守婦道，紅杏出牆，做出了這種醜事來。然而這時的雍氏已經不是剛嫁過門來時的賢淑少婦了。誠所謂婦人心，海底針。婦心一變，鬼神莫測。亦即俗諺有云之淫婦浪子，無法可治。雍氏竟會對萬佳來個一問三不知。逼得萬佳發起急來，她反倒振振有詞的說：

「你誣賴我偷人養漢。可是人呢，漢子呢？官家律法，也得講究捉賊捉贓，捉姦捉雙。如今這屋裏就只你我兩個，你憑什麼說我紅杏出牆?!」

萬佳給她氣得差點昏過去，他頓足咆哮，咬牙立誓：

「淫婦，妳等着瞧，我若不能把妳和那奸夫雙雙捉到，碎屍萬段，我就誓不為人！」

第二天，萬佳怒沖沖的打消了他的重慶之行，花一筆錢，僱了十名打手，暗中囑咐他們如此這般。他明知道那名奸夫還會再到他家和他妻子再見一面。當夜二更那四郎神他果然堂而皇之的來了。萬佳命十名打手人人手持弓箭，把他那間臥室圍了個水洩不通，自己則拿一柄鋒利的寶

劍，埋伏在房門旁邊。二更更柝響起，萬佳眼睜睜的望着臥室門窗絲毫未動，可是臥房裡業已傳出絮絮語聲，他從門縫裡張望進去，霍然看見那一對奸夫淫婦公然並肩坐在桌畔飲酒，萬佳豎尖了耳朶去聽，那淫婦雍氏正在淚眼漣漣的跟那奸夫說：

「奴家正想和你長遠要好，那兒想到你我的緣份如今已經盡了。」

那奸夫立刻就脹紅了臉，柔聲的問：

「這又是爲什麼呢？」

雍氏簌簌的流着眼淚說：

「你是神道，我丈夫是個凡人。你怎麼會那麼怕我的丈夫？」

萬佳但見那奸夫臉色一正的說：

「卿卿，並不是我怕妳丈夫孔武有力。而是妳要曉得，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要在人有天良而禽獸是無所謂天良的。我已經佔了妳丈夫的妻子，再用法術來欺侮他。這在於凡夫俗子尚且不可，何況神呢？」

萬佳起先聽說奸夫是個神道，倒是嚇了一跳。及至那邪神說他決不會用法術對付自己，頓時便膽子一壯，殺機驟起。他砰的一聲踢開房門，嘴裡一邊喊着：「看見那賊便射！」一邊舉刀就向那名邪神直砍。當時祇見那邪神先把雍氏推到一旁，腰支一扭避過了萬佳的那一刀。然後便堆

起滿臉笑容，沖着萬佳一叠連聲的說：「對不住。」一把推開萬佳蹤身奪門而出。

四郎神掀開門帘衝到門口，一眼瞧見門外有幾名壯漢，一個個的彎弓搭箭，而且箭頭正瞄準了自己。當下他不由一驚，驀地轉同身來撲向雍氏，他拉住雍氏的衣袖，兩眼流淚，苦苦哀求的說：

「卿卿，卿卿，妳一定要給我說說這個情，祇要妳丈夫肯高抬貴手放過我這一馬。我可以當天發誓，從此以後再也不上妳這兒來了。」

雍氏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萬佳先已惡狠狠的一刀劈向四郎的臉上，說時遲那時快，急切之間四郎神來不及閃避，但聽見雍氏驚呼一聲「哎呀不好了！」萬佳那一刀砍上了四郎神的臉，却是祇發出破鼓般「噗」的一聲怪響，四郎神那張俊俏的粉臉竟然毫髮無傷。萬佳一氣一急又掄刀往他的頭頂心猛砍，詎料這一刀砍下去又像敲梆子似的出了「梆」的一聲，四郎神果眞不是凡夫俗子，他既不痛也不傷，更不往後便倒。

那時候萬佳早已氣瘋了，他一面揮刀向四郎猛砍，一面高聲呼喊，叫臥室四週形成大包圍圈的十名打手統統進來，一陣亂刀把四郎神砍爲肉泥。十名打手一聽號令便放下弓箭，拔出鋼刀蜂擁而入。眼看着四郎神無路可逃了。可是他情急之下終於使出了殺手鐗，他舞起了兩截大袖，從袖口裡如天女散花般洒出了無數金幣來——俗話也曾說過「見錢眼開」。萬佳一眼見到了金幣頓

時就忘了自己所爲何來，他高聲的一喊：

「你們都別動，等我來撿！」

就趁這一個空檔，四郎神一溜煙的，從一名壯漢的褲襠底下，竄出門外去了。

萬佳把滿地的金幣全部拾了起來，略略一算，約莫有一百多兩金子。他送了十名打手每人一枚金幣，剩下的百兩黃金就此落入自己的腰包。經過這一場大鬧，萬佳和雍氏從此不交一言，他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跨，一天到晚守在雍氏身邊。雍氏則整日悶悶懨懨，茶飯不思，不出五天她就生起病來。萬佳起先不加理會，後來看她病勢越來越重，也曾去替她請過醫生，祇是醫生再也診斷不出她得的是什麼毛病。雍氏自己更是不全着急，神情之間彷彿有獲得解脫的模樣。一日夜間，萬佳從睡夢中醒來，一眼瞥見雍氏竟在梳粧臺前濃抹艷粧。他一驚而起，欠身坐起來問雍氏這是怎麼回事，雍氏却平靜自然的告訴他說：

「四郎馬上就要來迎娶我了。」

萬佳直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他虎的從床上直跳起來破口大罵：

「那四郎是個下流無恥的邪神，他敢强娶民婦，我非宰了他不可！」

詎料雍氏竟會一聲冷笑的答道：

「算了吧，萬郎。你也不想想，那夜你得的一百來兩金子，那正是你賣老婆的錢呀！」

穿着中衣的萬佳猶仍暴跳如雷，聲聲怒罵。他拔出了牆上寶劍，揚言要跟四郎邪神性命相拚。可是四郎神根本就不給他拚命的機會，當下只見化好了妝的雍氏重又睡回床上，她仰面躺着，側過臉來向萬佳嫣然一笑，就此兩眼緊閉，一瞑不起。——當時，也不知道是出於萬佳的幻覺，還是眞有其事，他彷彿聽到半空之中有音樂悠揚、車馬喧闐的聲音。

雍氏死後，萬佳滿心憤懣的給她辦喪事，也有些酒肉朋友來弔唁，勸他節哀順變。祇是萬佳了無哀戚之容，他談笑自若的跟他那些朋友說：

「我一向志在遠方，老婆本來是個累贅。這下死了反倒好！」

雍氏一死，萬佳又成爲一條光桿，他把家裡的錢統統帶在身上，又開始遠走川陝做他的販毒生意。在陝北膚施他遇見一位老道士，教了他一套用豬皮、槐角和金針做假鴉片烟的法子，色香味三者都能騙得過老槍。使萬佳等於在做沒本錢的買賣，不上五年他就發了不少橫財。四十啷噹歲的萬佳腦滿腸肥，他不再跋涉千里，擔驚駭怕的做販毒生意了。在陝西漢中夤緣結識了一位史知府。從此在漢中府衙當上了一名清客，史知府年近六十，昏聵庸碌，最不識人，偏偏把個逢迎有術的萬佳當成了生平知己。萬佳對於史知府，可說極盡巴結討好之能事。凡是有阿諛史知府的，萬佳必定和他深相結納，曲盡綢繆，但若有人頂撞了史知府，萬佳就會揎拳擄袖，破口大罵，擺足不惜幹上一架的姿態。史知府對萬佳的印象好得不能再好，逢人便說：「老夫虛度一甲

子，生平唯一的憾事，就是認識萬先生太遲。」

史知府老妻早故，子女娶妻的娶妻、出嫁的出嫁，一個都不在跟前，萬佳便千方百計慫恿史知府再娶一房妾，朝夕與共，以娛晚年。史知府被他說得心動了，便交一千兩銀子給萬佳，央他專程南下物色一位江南佳麗。他那裡想到萬佳會把這一付託看作人財兩得的好差使，他到揚州，花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名唇紅齒白、杏眼桃腮的貧家女。却在半路上就先把她給姦汚了，然後脅迫她同去漢中服待史知府。用意厥在利用她在史知府身邊，設法竊取史知府宦囊中的大筆金銀。

可是人有千算，天祇一除，萬佳帶着貧家女回到漢中，史知府先已貪贓案發，被押解到京師問罪去了。謀財之計不成，萬佳乾脆把貧家女據爲已有，給她取了個名字叫春花，算是自己的大姨太。

史知府有一位好友名叫王祺，是一位長年航海做遠洋生意的富商。家住上海黃浦灘，足有百萬家財，膝下只有一位年方二十的閨女。萬佳把春花帶回蘇州，安頓下來。馬上就到上海去投奔王祺。王祺早已聽史知府盛讚過萬佳的「忠實可靠」、「信義素孚」。留他在自己家裡住下，請他當一名高級管家。這王祺生平所好唯有古董字畫，萬佳不惜自掏腰包，從這一方面施展他的逢迎之術，他代王祺採購古董字畫的時候，該一百兩的他祇報五十兩，另五十兩就由他自己賠上。常年累月，他赢得了王祺的一句誇獎：

「天下人最信實可靠的，莫過於萬佳了。」

翌年春天，王祺循例附輪下南洋經商。臨走的時候他把全部財產統統交給萬佳代管，甚至於交代他說：

「小女今年二十歲了，還沒有許配人家。萬一我此去有什麼不測，還要託你爲她選一位如意郎君。」

萬佳唯唯諾諾的連聲答應，當日把王祺送到了船上。殊不知王祺一語成讖，他竟會在大輪船上因醉酒失足落水而死，連屍身都沒有撈上船來。萬佳獲悉噩耗，臉上悲戚，心中狂喜，他陪王祺的獨生女乾嚎了一場。隔不多久，就跟王祺的女兒說：

「我奉令尊大人之命，爲妳物色一位乘龍快婿。如今我已經替妳找到一位九品官員，和妳稱得上是男才女貌，門戶相當。更難得的是他肯入贅妳家，倘若妳願意，我馬上就給你們辦喜事。」

這位王小姐是個無父無母、下無兄弟姊妹的富家女，常年獨守深閨，那裡有什麼見識。萬佳既然是奉亡父之命，何況他又是天下第一等信實可靠之人，想來他說的話絕對不會有假。王小姐也就羞人答答的點了點頭。殊不知，三天以後拜堂成親，一對新人入洞房飲合巹酒，坐床撤帳，王小姐遮住臉部的蓋頭給新郎倌揭了下來，她把眼珠溜到眼角偷偷一看，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

悲呼：

「哎呀皇天！」

新郎倌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父執輩，現任管家，以假忠假義被她父親譽爲舉世無雙老實人的萬佳。

如此這般，花容月貌的王小姐，又成爲萬佳的二姨太，萬佳給她取名夏雲。不用說，王祺的百萬家財，也全部落入他的掌握。

接連騙來兩房妾侍，萬佳左擁右抱，備享齊人之樂，但是萬佳的慾望猶不能滿足。當年秋季他一時動了遊興，辦一票貨，包一艘大木船，由上海直航重慶。自己就便押貨一路遊山玩水，飽覽長江兩岸美景。這艘大木船的船主姓翁，也是只有一位年已及笄的女兒，長得蜂腰削背，體態窈窕。萬佳垂涎她的美色，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揚言自己做得一手好菜。餐餐都親下廚切洗燒弄，跟個專管炊事的美船娘一天到晚廝混在一起。而且每頓飯菜做好了都把翁老丈父女二人一併拉來同桌共餐共飲，翁老丈着實過意不去，幾次三番要備一桌豐盛的酒菜回請萬佳，都被萬佳堅決的推却了。翁老丈帶了一點私貨，逢關過卡萬佳都自掏腰包替他上稅。到重慶後又以最高的價錢給他銷了出去。萬佳的出手大方，「熱心誠懇」，使翁老丈父女非常的感激。回程中，藉一次翁老丈喝得醺醺然，他女兒又先回艙去睡了的機會，萬佳便單刀直入的向翁老丈道：

「令嫒怎麼直到如今都還沒有定親？」

翁老丈老老實實的回答他說：

「這丫頭自小嬌生慣養，懶怠慣了。她不肯嫁給船家，要嫁個做官的或是生意人呢，又苦於無從高攀，因此就一直拖延到現在。」

萬佳當時就毛遂自荐的道：

「翁老丈，我雖不才，好歹也是個九品官員。家中還有那麼個百萬家財，就不知道老丈肯不肯把令嫒許配給我？」

翁老丈哈哈大笑的說：

「萬先生，你說你今年滿四十了，既在當官，又那麼有錢，說你還沒有成親，誰能相信？」

「這眞是黑天的寃枉！」萬佳做功奇佳，指天矢日的說：「我的結髮妻子早已死了，直到如今都還沒有續絃，倘若我有一句謊言，那就叫我掉進大江裡去餵王八！」

翁老丈聽他發了這麼重的誓，不由不信，當場就說定了這門親事。船到蘇州，拜堂成親，翁老丈和他的女兒到了萬家一看，他倒是沒娶續絃夫人，偏偏屋裡已經有了兩名如夫人。翁老丈這一氣眞是非同小可，一把抓住萬佳的衣領，要拉他到衙門裡去告他騙婚。紅燭高燒的洞房裡鬧得不可開交，萬佳只顧跪下地來磕頭，苦苦哀求的翁老饒過他這一遭。後來還是新娘子眼淚直流的

說。

「爹，木已成舟，米已成飯。女兒已經嫁到萬家來了，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翁老丈一腔怒火，萬般無奈，只好一頓脚，一聲長嘆，就此捨掉女兒，離開了萬家。

美船娘成了萬佳的第三妾，他給她取的名字叫秋月。

有了三位美妾猶仍意有未足，萬佳照舊常在勾欄院裏留連忘返。他喜歡上一名叫亭亭的雛妓，那亭亭長得眉目如畫，艷光四射。亭亭的鴇母眉娘更是萬佳多年前的老相好。這萬佳一箭雙鵰，他先跟亭亭男貪女愛私訂終身，再向眉娘交涉要給亭亭贖身。商量就緒，那眉娘辦了一桌酒席，單請萬佳賦別，席間感懷身世不禁落下淚來，她淒然的跟萬佳說：

「想不到亭亭反倒先有了歸宿。萬先生，你別看我們青樓女子穿綢着緞，頓頓好菜好酒，日子過得就像皇宮裏的妃嬪一般。你那裏曉得我們一天到晚生張熟魏，送往迎來，到了人老珠黃不值錢的時候，生計斷絕，無倚無靠，多半是路死路埋、溝死溝埋的討飯婆了。」

萬佳便順口安慰她道：

「妳放心，亭亭是妳自小帶大的。她嫁到我那裏，將來多少會對妳有點照顧。」

眉娘却仍在傷感流淚。忽然，她抬起臉來，正容斂色的跟萬佳說：

「你娶亭亭，只能得人而不能得財，尙且還得破費五、七百兩銀子，我做了上十年生意，已

經有了上萬兩銀子的積蓄，我看你娶亭亭不如娶我，娶我不但一個銅錢都不花，還有上萬兩銀子的進賬，這豈不是人財兩得？」

萬佳聽了先是一愣，脫口而出的問：

「那亭亭呢？」

詎料眉娘竟會侃侃然的說道：「亭亭雖說一直喊我喊娘，但她又不是我親生的，要不，就我跟亭亭一道嫁給你，從此改了稱呼吧。」

這一下，萬佳確是大喜過望。他把眉娘、亭亭一齊娶回家裏，以眉娘爲四姨太，取名多松；亭亭爲五姨太，取名四季。連娶兩名艷妾，不但一文不花，還多了萬把兩銀子的進賬。

萬佳從此面團團作富家翁了。他用王祺遺下的家財，在蘇州蓋了一幢富麗堂皇的巨宅。宅分六進，分住他的五位如夫人。又僱了不少的男僕女傭，嚴格規定，不許任何男子踏進內院一步。萬佳自己則排好節目，分別到五位姨太太的房裏睡覺。雨露俱沾，公平之至，再加上他造孽錢到手多了，自忖一輩子也花不完。樂得隨手漫撒，盡情享受。那五位姨太太穿的是時款新裝，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畫棟雕樑，偶然出門，不是坐轎便是乘船，前後還有成羣結隊的男僕女傭簇擁。生活過得愜意，彼此也就相安。尤其是萬佳，他祇要把大門一關，坐擁五美，調笑謔浪，儼然是南面爲王了。

萬佳藉卑鄙手段，鬼蜮伎倆，吃他騙到手五名侍妾的萬貫家財。倘若由他這麼逍遙自在的安富尊榮下去，這世界上豈不是毫無天理了。實則，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從古到今，作奸犯科者總會遭到他們應得的果報，這是百試不爽鐵的事實，萬佳自亦不能例外。但凡像他這樣的半瓶子醋，有了兩個錢，飽食終日，就難免想要附庸風雅一番。萬佳聽說蘇州出了一位工筆人像高手柯蓮，擅作眞人大小的巨畫。畫出來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便派人去把柯蓮拖到家裏，盡出五名侍妾，以後花園爲背景，叫五名侍妾或垂釣、或蒔花、或彈琴、或下棋，而把自己團團的圍在正當中，他要柯蓮替他畫一幅燕居行樂圖。這一幅巨畫足足畫了半個月，見者無不交口讚譽，嘖嘖稱羨，都說柯大畫家的神來之筆，把畫中的六位人物全都畫活了。——人以畫傳，萬佳自是得意非凡。可是他叫管家打發柯大畫家，僅祇付他紋銀一兩。柯蓮脹紅了臉說，半月苦工祇給一兩未免太少，萬佳就把臉孔一板，惡狠狠的說道：

「我是朝廷的九品命官，難不成連個小小的畫匠都不能拉他個差？你以爲我是白白捐來這九品命官的呀！」

說罷便喝令衆家人將柯蓮把出門去，柯蓮受了一肚皮的委屈，無處申訴。他便備了一份香燭，上五通廟去痛陳萬佳的爲富不仁，欺辱斯文。柯蓮在五通神前告了萬佳一狀，萬佳自然毫無所知。然而事後不久，有一晚萬佳薄醉歸來，一名家人打着燈籠把他送到內院門口，然後便轉身

離去。萬佳脚步踉蹌的步入前院，那一進正房正是他大姨太春花的住處。萬佳乍進前院就聽見正房裏有男女談笑的聲音。他怔了一怔，抬眼看處，又見正房裏竟是燈火輝煌，萬佳想想不對，躡足走過去從窗縫裏一望——他赫然望見春花羅襦半解，坐在一名中年男子的懷裏。萬佳當時差點氣昏過去，他奔向房門，驟起一脚把房門踢開，一對奸夫淫婦突然聽到聲響，吃驚的從交椅上直站起來。那奸夫也轉過身來掃萬佳一眼，萬佳望到了那奸夫的眞面目，却是發出「啊」的一聲駭呼，他整個身子在猛烈的顫抖起來。

那奸夫穿一件狐皮長袍，他的面貌身材，長得和他一模一樣。萬佳活脫像是在鏡子裏瞧見了自己。

萬佳萬萬不曾想到，會在自己家裏發生這種怪事。他目瞪口呆，呆若木鷄。直挺挺的站在地上，連一句話都掙不出口來。屋裏，正在遮掩胸部，拉上衣襟的春花，也是驚得張口結舌，舌撟不下。屋裏的三個人僵了半晌，萬佳好不容易恢復神志，正要開口質問：來人是何方邪神，膽敢變幻成自己的模樣，公然調戲他的大姨太。但當他嘴巴剛剛張開，那邪神竟然會先發制人，裝出萬佳的聲調和口氣，反過來大罵萬佳道：

「呸！你是何方妖魅，斗膽變成我萬大爺的形狀，想來迷惑我的大姨太太！」

萬佳着實急了，他奮力上前，一把捉住那邪神的衣襟，高聲叱道：「你才是妖怪！」那妖怪

又學舌般直指萬佳：「妖怪原本是你！」這一人一邪神，便如此這般相互詆罵不已。鬧得屋裏的春花，左顧右盼，居然兩邊都是自己的丈夫，她又羞又急，又驚又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偏是那邪神又賣弄玄虛，抖出萬佳往日的醜事，他仍舊用萬佳的口吻，反口相責：

「前幾年，你玷污了我的結髮妻子，又使妖術，害她身死。這辱妻奪妻之恨，直到今天我都還隱忍未報。如今你竟敢再來姦佔我的大姨太太，我萬佳非跟你拼了不可！」

說時，便抽出牆上的朴刀，照定萬佳的腦門，高高的舉起，作勢要往下劈。那春花是聽萬佳說起過他前妻的故事的，一聽邪神這話，益發相信萬佳才是五通邪神了。她便也抄起了一把剪刀，幫着那邪神上前去殺萬佳。那萬佳命在須臾，着實的發了急，他瞥一眼邪神身上穿的一件狐皮袍，眼睛一亮，靈機一動，急切間給他想起了一個主意。便倒退幾步，雙手直搖，忙不迭的跟春花說：

「春花，今天中午我從妳床上起來，是不是妳幫我穿的衣服？」

春花點點頭說：是呀。於是萬佳又問，妳記不記得當時妳給我穿的是什麼袍子。春花接口便答：羊皮袍呀。這時，萬佳如遇救星，不禁大喜，他伸手一指那邪神，高聲說道：

「春花，妳看，這妖怪身上穿的是狐皮袍，我那件羊皮袍還好好的穿在我身上。這就可見得他是妖怪，我是妳的丈夫了！」

詎料，這萬佳不指猶可，伸手一指反倒糟了，原來那邪神的法術使得好快，他暗中揑個訣，喉頭說聲變。及至春花轉眼去看邪神時，邪神身上的狐皮袍先已變成了羊皮袍，萬佳的那件羊皮袍反倒變成狐皮袍了。這麼一來，便不由春花不信，萬佳是邪神，而邪神是萬佳了。她一面衝向萬佳，一面尖聲嚷嚷：

「快來呀！快來我屋裏捉妖怪呀！」

嚷聲甫歇，門外猛一下衝進來好幾名傭婦丫鬟，有的手執棍棒，有的掄舞門閂，還有些拿掃帚拖把的。連同春花一起，亂棒齊下，又罵又打。這幫娘子軍直把萬佳打得遍體鱗傷，抱頭鼠竄而逃。一頭鑽出頭進正房，沒命的奔向二進夏雲的住處。

萬佳沒命奔逃，傭婦丫鬟們便緊追不捨，捉妖怪呀捉妖怪呀的喊聲響徹雲霄，遠近皆聞。萬佳在春花房裏吃了大虧，逃到夏雲的房門口，他就不敢再造次孟浪了。先從門縫裏往裏一看，果不其然，又有一個穿狼皮袍的邪神，正摟着個迹近半裸的夏雲，一面上下其手，一面在看桌上攤着的一幅春宮畫。那妖怪和夏雲聽見了外面擾擾攘攘的聲音，妖怪便朗聲的對夏雲說：

「妳別怕，這一定是五通邪神。我聽說五通邪神能變化萬端，他準會變成我的模樣。夏雲，妳先看好，我穿的是狼皮袍，回頭有個不是穿狼皮袍的那就準是五通邪神，妳不妨先誘他進門，由我埋伏在門後，一劍把他殺了。也好報我那奪妻之仇！」

夏雲一聽這話，不但連聲答應，她還親手摘下帳前的寶劍，遞在邪神的手裏，邪神仗劍躲在門後。萬佳在門外看得眞切、聽得明白。心知這回又着了邪神的道，又成了個百口莫辯之局。他爽性連夏雲的房門都不進了。拐一個彎，拔足飛奔，一口氣奔到秋月住的第三進。

秋月房裏赫然又有一個穿猞猁猻皮袍的邪神，抱着個秀髮蓬鬆，滿面春色盪漾的秋月，在房間裏烤火。萬佳眼看着秋月正在給那邪神烤栗子。栗子熟了便用櫻桃小口含着送進邪神嘴裏，他心口痛得像是在滴血。着實忍無可忍，推門便衝進去，秋月見了萬佳先是大吃一驚。及至邪神把她一把推開，也那麼指着萬佳佯怒大罵：

「好哇，你這害死我元配夫人的邪神，膽敢變成我的模樣，又闖進我的家裏來！我萬大爺今天一定要把你生擒活捉，再堆起柴火來活活的把你燒死！」

邪神的話才說完，那秋月居然會吃裏扒外，如應斯響。一把扯下了床上的羅帳，遞給那邪神。嘴裏還在幫腔的嚷嚷：

「罩住他！罩住他！就用這羅帳把他罩住，看他能往那兒逃?!」

萬佳一急，高聲喊道：

「秋月，妳別上這邪神的當。我才是妳的丈夫萬佳，不信妳看我頭上戴的這頂風帽，不就是妳親手給我做的嗎?」

於是邪神又在暗中施法術，秋月走上前去看時，萬佳頭上光禿禿的，那頂風帽已經變到邪神的頭上去了。秋月頓時就罵：

「你這假冒我丈夫的五通邪神，還敢當面撒謊。我親手做的風帽明明在我丈夫頭上，你那腦袋瓜子上那來的什麼帽子呀?」

萬佳忙看時，那邪神正戴着自己的風帽咧嘴在笑。萬佳想想不對，回頭準會再吃一次眼前虧，他連忙轉身拔步就逃。奪門而出的時候還聽見那邪神在哈哈大笑。

好在秋月攔住了邪神不會再追出來，萬佳如喪家之犬般沒命逃到了多松住的第四進屋。一瞥之下又喊糟了——屋裏又是一個變成了自己的邪神，身上穿一件貂皮大褂。萬佳不由一喜，乘那邪神還在假癡裝呆，連說這是怎麼一回事?萬佳搶先一步抄起那邪神的衣襟下襬，急吼吼的對多松說：

「多松妳看，這假冒我的邪神穿的是貂皮袍。我那來的這件貂皮袍呀?」

詎料多松望望下襬再看看萬佳的身上，伸手就給了他一個大巴掌，然後開口就罵：

「不知死活的邪神，你想騙誰?穿貂皮袍冒充奴家丈夫的是你！」

萬佳連看都不必看了，這一定是邪神又做了手脚，把貂皮袍換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再一次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到四季住的第五進屋，從窗戶縫往裏一看——床上躺着一個狀至舒坦、開燈抽

鴉片烟的邪神。四季却正在拿了把鋒利的剃刀在磨。這時候她已經聽到前院在鬧五通神，她一面使勁磨刀一面跟床上的邪神說：

「我四季雖說是青樓出身，可是一旦從良，我寧死也要講三貞九烈。我不能像你大老婆那樣任由五通邪神玷污。邪神敢來，不勞你動手，我自會殺他！」

萬佳情急萬狀，脫口而出的說：

「四季，床上躺的才是邪神。妳丈夫我在這兒呢，不信……」

四季却不由他往下分說，破口大罵：

「你放屁！我丈夫萬佳是九品命官，豈是你這死五通神所能冒充的?!」

床上得了便宜的邪神還在好整以暇，若無其事的笑道：

「邪神邪神，你不過貪淫好色而已，其實，我萬某人有五個小老婆，眞心喜歡的就祇這四季一個。其他四個任你去挑，你又何必勞神費事變幻成我的模樣呢?」

四季一聽這話，更來勁了。她覷準萬佳出聲的地方，猛推窗戶，唰的便是一刀飛了出來。萬佳本能的急閃，差點被利刄削去了右耳朵。性命攸關，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他雙手抱頭一路飛奔。逃到了後院的一間柴房，居然又被一隻羅筐一絆，仆地摔了一大跤。這時候的萬佳早已氣得神智不清，鬧得心力交瘁，再也沒有力氣爬起來了。他握拳搥地，嗬嗬的哭，翻來覆去的儘在哭

號一句：

「老天爺，我作了什麼孽！要讓我落到這麼悽慘的地步啊！」

萬佳也不知道哭了多久，頭更敲過，三更更柝又起。他側耳傾聽四週闃無聲息。萬難遏忍的摸出柴房門，分別到五名侍妾的窗下去探聽探聽動靜，像個小偷般的躡手躡脚，再從五進摸到一進。五名邪神霸佔了他五個花容月貌的侍妾，居然都在顛鸞倒鳳，成其醜事。他在多松窗下聽見她的嬌喘吁吁，抽個空檔還在叮嚀那恣意而爲的邪神：

「春花她們四個都被五通神佔了。老爺你千萬別出去。你我落得逍遙快活，這以後你總該可以別再上她們屋裏去了吧?」

多松呢，她居然赤身裸體，在那兒討好賣乖的說：

「你看，連四季都給邪神玷污了，還是老娘對你有情意吧！」

秋月更是在說：

「春花她們四個眞是不知羞恥，也不來看看眞丈夫是在我房裏！」

夏雲呢，她在床上，比四季、多松、秋月更加十倍淫蕩。更可恨的是她還在恬不知恥，沾沾自喜的說：

「可笑她們都那麼笨，連自己丈夫的眞假都分不出。不如你我，這會兒都樂到九霄雲裏去

了。」

春花屋裏，寂寂無語，祇聽到格登格登的床板聲響。那萬佳直聽得五內如焚，萬箭鑽心。他雙手掩面，踉踉蹌蹌的折回柴房。坐擁五妾、南面爲王的萬貫財主，居然落到侍妾被人佔盡，有家歸不得的悲慘境界。他越想越傷心，越想越難過，禁忍不住，仰天悲呼：

「我不要活了！我眞的不要活了！」

那萬佳一心求死，把牙齒咬得軋軋的響。他解下褲帶，在橫樑上打了個結，正要引頸自縊，上吊求死。驀的，半空中傳來了一聲嬌叱：

「別忙！」

萬佳愣了一愣，往門外看時。哎呀！怎麼一陣異香撲鼻，一團漆黑中突然閃現一匝光輪。萬佳竟然看見他已死的妻子雍氏，滿頭珠翠，一身錦袍玉帶。身後有兩名丫鬟四名健卒相隨，娉娉婷婷的走到自己面前。萬佳一見雍氏出現，心胸中萬千斛委屈，一股腦兒湧了上來，他不由自主的屈膝往下一跪，大放悲聲的嘎道：

「娘子，我好苦啊！」

雍氏一臉悲憫之色，伸出了纖纖雙手，把萬佳扶了起來。柔聲的撫慰他說：

「可憐的萬郎！多半你還不知道，我所嫁的四郎，他才是眞五通神。如今盤踞在這兒的，是

五個修煉成精的妖怪。我那四郎他是東南游魂都監使，手下有億萬孤魂野鬼健卒。是我念在往日的夫妻之情，苦苦求他。這會兒他已經帶了大隊人馬，專程替你除妖來了！」

雍氏的一番話方說完。前面院裏，半空中忽然響起四郎神的一聲巨喝：

「何方妖物，敢來冒充吾神？兒郎們，還不趕快把他們抓來斬了！」

於是又有轟雷般的一聲答應，緊接着就在前院那邊，響起了兵刃相交的鏗鏘之聲，喊殺之聲盈耳，鬧陣此起彼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前院展開了一場激戰。那萬佳那聽見過這種眞刀眞槍的陣仗，直嚇得簌簌發抖，急淚潸流。雍氏還在一旁柔聲的叫他別怕。前院鏖戰良久，方聽見四郎又是一聲叱喝：

「你們這幫沒用的東西，怎麼讓他們逃了一個?!」

然後，又聽見一陣戰笳之聲，雍氏聽了便歡聲的說道：

「好了好了，這是他們在請四郎奏凱而歸了。」

說罷，一匝光輪突然不見。萬佳再定睛看時，雍氏、丫鬟、健卒全部失却影蹤，他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一咬拇指，果然很痛。萬佳方知剛才確是雍氏央求四郎前來幫他除妖了。他急急忙忙奔到前院，四季、冬松、秋月、夏雲、春花，還有那些男僕女傭，一個個都昏倒在地上，天井地面，橫七豎八的躺了四條黑白相間的小狗，祇是都被砍掉了狗頭，想來就是那四個假五通神

了。當時萬佳又跑前跑後的把她們一一救醒，問起當夜的事，居然一點都不記得。一時之間萬佳也來不及跟他那五名侍妾計較，他忙去查看庫藏。哎呀不好，金銀、珠寶、銀票、房契、地契……所有值錢的東西竟然一掃而空，那幫了大忙的四郎神只給他留了一千兩紋銀。百萬孽錢轉眼間化爲烏有，愛財如命的萬佳少不了又是一場嚎啕痛哭。

這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其實還有一段尾聲；——萬佳家財盡失，唯恐坐食山空，他只好找到一條門路，用他僅剩的一千兩銀子賄買到手一名典史的缺。那一天，他新官上任，坐一頂四人大轎，也還有差役給他鳴鑼喝道。詎料，萬佳正掀開轎帘得意洋洋的左顧右盼，陡的就地滾來一團黑氣，直向萬佳的門面撲來。那一團黑氣中赫然伸出一隻多毛的手，一把緊緊掐住了萬佳的脖子。與此同時從黑氣中傳來了一片罵聲：

「萬佳，你敢把眞五通神請來殺了我的四個同胞兄弟，我這假五通神，今天說什麼也不能饒你！」

說時，毛手一使勁，萬佳連一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他已慘死於四人大轎之中了。

萬佳一死，他那五名美妾也就風流雲散，不知去向何方。「大學」有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錢財如此，嬌妻美妾自也不能例外。親愛的讀者，您說是嗎？



虎姑

在湖南、貴州兩省交界的地方，鄰逼黔地，楚之極邊，湖南省鳳凰廳迤西的叢山峻嶺之間，大概明朝以後，民國之前，有人在人跡罕到之處，就

半山之巔，蓋了一個亭子，亭子上掛着塊匾，上面有五大字：「虎姑救夫處」。

這位虎姑，就是一頭獨眼老虎的「長女」，相傳牠變了人，爲父報恩。也許有人會詰責這故事的荒誕無稽，但齊東野語，小說家言，無非是助人逸興於茶餘飯後，似不必認眞考據。如果讀後有所啓示，那就更有收穫了。

相傳在明朝末年崇禎年間，河南開封的一位少年秀才，姓焦名鼐字梅仲，他趁着清明佳節，和他的堂兄焦盉，在汴水的上河一帶東走西逛，到處遊玩。那正是開封城裏城外，一年中最熱鬧好玩的時分，有所謂「士女如織，百戲雜陳」，您要想像那是怎麼個熱鬧好玩法？假使您有全套的清明上河圖郵票，拿出來用放大鏡細細的看，您就可以一目瞭然。

在來自全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把戲裏，就數耍老虎的吸引看客最多，密密層層，觀衆如堵，焦鼐和他堂兄一時好奇，便擠到人叢中去看。祇見圈子裏有一個老頭，帶着兩名壯漢，正逗弄着一頭吊睛白額，黃白斑斕的老虎。老頭兒連聲吆喝，帶打哈哈，一會兒把自己的頭去抵老虎的牙，一會兒又用手去捋牠的鬍鬚，一會兒更趴在地上，叫老虎壓住自己的身子，乾脆把虎給揹了起來……花樣百出，無不驚險萬狀，令人爲那老頭手心裏捏一把汗。然而那頭斑斕猛虎竟像個馴貓兒一樣，任他怎麼逗，怎麼弄，都是俯首貼耳，委屈順從，於是把戲耍完，歡聲雷動，看客紛紛解囊，將一把把的制錢，像天花亂墜般洒向場中。

焦鼐、焦盉，也賞了耍虎的幾十文錢，擠出圈子，再往前走。焦盉看他堂弟，神情恍惚，若有所思，起先的遊興，彷彿消減了不少，當時便詫異的問：

「看虎戲，竟會看出了你什麼感觸麼?」

焦鼐嘆了口氣，答道：

「我想那老虎，威鎭山林，向來是百獸之王，如今不過誤落陷阱，被人生擒，便會威風盡失，任人播弄。因而聯想到一個人不得志的時候，無法自全，祇怕也會跟這頭瞎了一隻眼睛的老虎一樣。」

把個焦盃，聽得笑了起來，他說：

「兄弟，原來你是在可憐這隻老虎啊，那還不容易，你花上幾兩銀子，把牠買下來，帶到深山裏放了生，牠不又成了山大王嗎？」

這本來是一句笑話，可是焦甭實心眼兒，他聽後便說：

「那倒也未始不可，祇不過，人家是靠耍老虎爲生的，幾兩銀子，就怕他們不肯賣。」

一句閒話，說了就算。沒想到，第二天兩弟兄再去遊河，又碰見了那三個耍老虎的，正當着幾百看客的面，打開木籠，放出老虎，依樣畫葫蘆一套套的把戲在往下耍。焦甭、焦盃，情不自禁的又站住了看，看到老頭兒伸出腦袋，湊到老虎的嘴邊，儘在嚷着：「你咬呀，你咬吧，你又不是老得都掉了牙？」當時看客大樂，拍手歡呼，——焦甭站得近，看得清，分明是老頭兒過於賣勁，一顆腦袋儘伸儘揉，亂頭髮刺撥了老虎的鼻孔，一個噴嚏打不出來，老虎一躁一急，剛好老頭兒的脖子，湊在牠的嘴邊，於是猛的一口，老頭兒一聲慘呼，往後便倒。衆人看時，脖子上被咬出一個大洞，血如泉湧，兩脚一蹬，頓時一命嗚呼。

虎性大發，耍虎的送了命，於是看客大亂，抱頭鼠竄。扛老虎的那兩條壯漢，一面放聲大哭，一面拔出腰刀，挺身上前，聲聲喊道：

「死孽障，胆敢咬死我爹，這下非宰了你不可！」

焦甭少年時，學過點武藝，素來胆子又壯，他見老虎項間，還有鐵鍊子拴着，雙刀齊下，虎命一定不保。因而他就地一蹤，蹤到那耍虎的兩弟兄前面，伸手便是一攔，他說：

「且慢，方才出事，明明是令尊大人的一時疏忽大意。那老虎本來是要喫人的，你們爲了賺錢，硬拖牠出來耍把戲，出了差池，怎怪得了老虎呢？」

耍虎的兩兄弟聽了，一指地面那老頭的屍首，帶哭的說：

「那我爹就這麼白死了不成？」

搖搖頭，嘆口氣，焦甭又說：

「人死不能復生，殺了老虎，你爹便活得轉來麼？不如依我之計，你們這頭老虎賣給我，我拿去放生，做件功德。你二位得一筆錢，把老人埋掉，改個行，弄個小本經營，維持生活。」

耍虎的兩兄弟一聽，這話很有道理，老虎反正不能要了，賣就賣吧，祇是既要埋人，還得改行做生意的本錢，兩人一商量，跟焦甭一開口，老虎一頭要賣紋銀一百兩。

焦甭上無父母，下沒兄弟，獨自一人，尚未娶親，一家一當，都由他自家做主，一百兩便一

百兩，毫無難色，叫要虎的兩弟兄，牽着老虎，跟他回家拿錢。堂兄焦盃在一旁看了，大不贊成，也祇好說一聲：「你這人眞呆！」一扭頭，回他自己家去。

要虎的得了錢，千恩萬謝，告辭離去。焦奣便喊來一名家人，命他縱虎入山。那家人見了老虎，牙打戰，膝蓋軟，說什麼也不肯答應這個差事。焦奣一生氣，叫他備馬，自己騎在馬上，牽頭大老虎緊隨在後，滿街行人，驚得東逃西散，那焦奣置之不理，視若無覩。出開封城，跑了一整天的路，來到一處深山，四望全無人烟，他欹在馬鞍判官頭上，告誡那頭老虎：

「深山峻嶺，有的是你的食物，千萬不可喫人，擾亂村莊道路，反而添了我的罪過。」

那老虎，竟像懂得人話一般，連連點頭，沒瞎的那隻右眼，彷彿還在流淚。焦奣便下馬，親手替牠解了鐵索。喝聲：「去！」老虎一躍，沒於叢林深處。

過些時，焦奣都把這件事給忘了。

這年秋天，焦奣應舉子試，中了舉人，第二年，獨自晉京赴考，走在半路上，迷失了路途，鑽進一片大樹林裏，左衝右突，找不到路。當時日落昏黃，歸鴉陣陣，眼看着天快黑了，焦奣難免躁急萬分。正在無可奈何，準備露宿，忽然看見遠處有一道石筍，拔地而起，直矗雲天，約摸有兩丈多高，玲瓏剔透，晶瑩可愛。石旁，一縷炊烟，裊裊嫋嫋，當下他不禁大喜，心知一定是有人家，便牽着馬匹，一路尋去。

到時，看見石旁竹籬茅舍，面臨深澗，祇有三間小屋。焦奣上前叩門，等了許久，纔見一位白髮蕭蕭的老翁出來，衣衫整潔，面目粗纛，左眼深陷，想必已經失明。倒是語言溫藹，神情和悅，他一見焦奣，便詫異的問：

「官人，您怎麼會走到我們這個隱僻地方來了呢？」

焦奣連忙上前，自通姓名，說他是進京赴試的仕子，因爲迷路，天色將黑，想在老翁的家裏投宿一宵。

老翁答話，朗爽豪邁，他嗬嗬笑着說：

「出門的人，誰把房子揹在身上走哩。官人要在我這茅屋裏住一宵，您不嫌棄，小老兒可是歡迎之至，請進請進。」

進屋後，落了座，老翁自我介紹，說他姓苗，也是河南人，剛從河南來此不久，找了這個沒主的地方，起三間茅屋，三天一次，砍些柴火到鎭上去賣。

焦奣四下打量這幢茅屋，堂屋之外，左右各有正房一間，實在是相當的小，正東張西望，一位老邁龍鍾的老太太，掌上燈來。燈光亮處，左邊房門帘張開的一條縫，倏的一收。焦奣眼尖，一瞥之間，被他看見一張杏眼桃腮，眉目如畫的女兒家臉，滴粉搓酥，豔光四射，讓他的一顆心兒，陡的一振。

差點沒聽見，苗老頭正在跟他介紹呢——

「這便是拙荊。」

『老太太，』忙站起來招呼，澀澀的一笑：『眞對不住，打擾您了。』

老太太挺和氣的跟他點點頭，堆一臉的笑，問聲：

「官人，可曾用過晚飯？」

焦鼐正要回答，苗老頭却搶在頭裏說了：

「這附近二十里地，沒村沒店，當然是不曾用過的啦。妳這不是多此一問？還不快去準備飯菜，再給官人斟一壺酒來。」

老太太不以爲忤，反而笑容滿面，向焦鼐道着歉說：

「寒門小戶，家裏連個使喚的人都沒有，官人您可別見怪，讓老身一件件的來。官人的馬匹還得餵食，等我餵過了馬，再給官人斟酒，熱菜，然後……」

聽得苗老頭好不耐煩，驀地打斷了她的話，朝左邊房裏高聲一喊：

「嫣嫣，妳便出來見見這位官人，也好幫幫妳娘的忙。窄門淺戶，沒什麼好避的。」

左邊屋裏，於是鶯聲嚦嚦，像一串風鈴琤琤琮琮：

「噢，這就來啦！」

門帘一掀，焦鼐頓時眼睛一亮，心猿意馬，目眩神搖——好一個風華絕代的俏姑娘，婉孌多姿，蜂腰削背，霧鬢風鬟，檀口櫻桃。芙蓉面，橫波眼，她正花枝招展的走過來，凌波微步，烟視媚行！

絕色當前，焦鼐竟忘記他在兩位老人之前輕狂失態，一對眸子牢牢的盯在嫣嫣身上，他忘其所以，伸手一指，臉也不回的問：

「這——這位便是令嫒？」

「官人是貴客，」苗老頭答時，捧腹大笑：『所以我叫小女出來見禮。』

堂屋狹窄，不容迴旋，嫣嫣直走到焦鼐跟前，幾乎擦身而過，香馥襲人，使焦鼐如醉如癡，好像她還曾抿着唇兒，笑了那麼一笑，便風姿綽約的捲出了堂屋後門。

「官人，官人！」

「焦官人！」

猛然驚醒，聽苗老頭直在聲聲的喊他，焦鼐羞慚交併，面紅耳熱。他連聲答應，還躬着身子，雙手一拱，挺恭敬的喊了聲：

「老丈！」

也不曉得苗老頭是粗忽，還是疏忽，他將方才一幕，視若不見，跟焦鼐交談，照舊的親切自

在，落落大方。唯有焦鼐的心裏，正響着急鼓繁絃，聲聲緊，亂雜雜，他和苗老頭對答，驢唇不對馬嘴。

隔一屋板就是廚房，祇聽見鍋勺碗盞一陣響，一會兒，嬌嬌端了個食盒又出來，取出一瓶酒，三碗菜，兩雙杯筯。那酒杯一大一小，大的足盛半斤，小的只得一兩。

「官人，我不跟您客套，怕您喝醉，」苗老頭說話，焦鼐一概不曾聽見：「這酒杯，我喝大的，你便用小的這個吧。」

酒菜擺好，驚鴻一瞥，嬌嬌的窈窕身段，把焦鼐的一對眼睛，直往左邊房裏牽。

門帘一放，焦鼐湧起了滿懷惆悵。

沒奈何，祇好陪着苗老頭喝悶酒，一頓飯，喫了半個時辰，焦鼐不但食而無味，尤其答非所問。

餐罷，苗老頭拿着根竹籤在剔牙，焦鼐望了千眼萬眼，嬌嬌房裏的門帘終於一掀，嬌嬌桃腮微暈的又出來，儀態萬方，爲焦鼐搭舖、舖床；攤開被褥，安好枕頭。焦鼐心癢難搔，有心過去幫忙，靠近那小姑娘一點，却又礙在苗老頭，怕自己露出了馬脚。急不過，驀的心生一計，伏在飯桌上假寐，裝醉，偏在聚精會神，側耳傾聽兩頭的動靜。

天幸見，右邊房裏的苗老太太，突如其來的一聲喊：

「老伴兒呀，你進來一趟，我有話要跟你講。」

如逢大赦，喜出望外，最妙的是，老兩口兒在屋裏嘀嘀咕咕，好半晌，苗老頭沒再外出。

正在揣摩着該向她說些什麼，心急，氣促，右臂被人輕輕的一推：

「官人，可以上床去睡啦！」

鶯叱燕語，聽在焦鼐耳裏，猶像無上綸音。他忙欠身而起，一口氣說了十七八聲謝謝，然後，放大胆，顫聲的問：

「妳怎麼沒去睡呢？」

瞄他一眼，却是嬌羞答答，風情萬種。嬌嬌低下頭去回答：

「父母命我替官人安枕，連茶都給你沏上了。」

捧起那碗纖纖玉手沖泡的香茗，不惜牛飲，一仰而盡。喝完了，咂嘴咂舌，依稀芳澤在口，焦鼐涎着臉笑，悄聲問她：

「妳怎知我要喝茶？」

問的原是廢話，但是嬌嬌仍然含笑回答：

「你酒喝多了嘛！」

一個『你』字，透得多麼近乎親熱，焦鼐心頭怦然一動，胆更壯了，於是再問：

「妳今年十幾?」

『十六。』

輕輕的，聲音藏在嗓子裏唸：

「破瓜之年小腰身。」

瞧見他嘴唇在動，便問：

「你在說什麼呀?」

「啊，」一經點破，兩頰火熱，焦鼐趕忙掩飾的說：「啊，我——我是在說我今年二十五歲，家住河南開封北門，去年中的舉人，如今正是要到——」

「嘻嘻，」輕顰淺笑，打斷了他：「沒人在問你這些個呀，直在嘮叨些什麼?」

「嬌嬌，」當真要問時，偏就囁囁嚅嚅：「妳——妳可曾——可曾有婆家呀?」

果真便把她給問惱了，嬌嬌雙頰飛紅，大發嬌嗔，盈盈秋水，斜乜着他說：

「沒來由的，問人家這個幹嘛?夜深了，你還不睡?儘在這兒絮絮叨叨的，讓我爹跟我娘聽見，你是存心找挨罵呀。」

說罷，腮幫子氣鼓鼓的，扭腰待走。焦鼐急了，伸手便是一拉——

「你幹嘛?」

聲音略高了點，把焦鼐嚇得魂飛天外，他口怯，聲噤，一個字也掙扎不出來，就祇曉得拚命搖頭、擺手，求嬌嬌切莫聲張。

許是看他模樣兒可憐，嬌嬌自回房時，有意無意說了一句：

「再要茶時，喊我。」

就這麼一句話，讓焦鼐輾轉反側，徹夜不曾闔眼。

一直在豎尖了耳朵聽，聽右邊房裏苗老頭的鼾聲起，又好不容易等到苗老太也打起了呼來。左邊嬌嬌房裏，無聲無息，不聞動靜，自此，他把一個「渴」字，在舌頭尖上滾過百遍千遍。實在忍不住時，便斗胆的脫口而出：

「渴——啊!」

然後，心跳突突，屏住呼吸，彷彿熬過了無數歲月，終於是等到白布門帘兒一掀。

茶遞過來了，焦鼐却顧不及伸手去接，他捉住了那隻肌理細膩，骨肉停勻的玉臂。氣喘吁吁，用抖索索的聲音哀求：

「妳在這兒坐一會。」

「你是怎麼了的呀，」一甩手，杏眼圓睜：「動不動就出歪主意，儘想喪人廉恥!」

嚇得焦鼐急於去摀她的嘴，却是已經來不及了。右邊房裏，苗老太太在問：

「嬌嬌，是什麼事呀？」

忙放手，讓嬌嬌自回房裏去休息，焦鼐趕緊縮回被裏，蒙頭大睡，心裏眞有十五個弔桶，七上八下，想想這下可糟了，自己不顧廉恥，見色起意，引誘東道主人的黃花少女。苗老頭、苗老太既已知情，如何肯依？兩位老人一出來興師問罪，自己就差有一條地縫鑽身下去。

却是等了許久，左右兩邊的兩間房，竟然一概沒了聲響。苗老頭不曾醒，苗老太也沒出來查問。嬌嬌掙脫了自己回房以後，又跟先前一樣的靜寂無聲。

上半夜走火入魔，下半夜痛自懺悔，足足的自己鬧自己，鬧了一整夜。天色將曙，焦鼐困倦得全身已呈虛脫，於是他沉沉入眠。

是黃鶯兒把他喚起，乍聽見嬌嬌的聲音，焦鼐便一驚而醒，兩隻光脚丫兒落了地。

是她在說：

「滿天風雪，眞是天在留客。」

又是怦然心動，焦鼐便低柔的喊：

「嬌嬌！」

連照面都不肯跟他打一個，嬌嬌翩若驚鴻，折身飛步入屋。

不勝悵惘，付之一聲長歎。焦鼐披衣起床，憑窗外望，果然，外面天降大雪，六出梅花，無

聲起舞，山林間一片銀白世界。

以爲嬌嬌生自己的氣了，因而躲回房裏，不再跟他相見，詎料，「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一會兒，愁悶欲絕，惴惶不已的焦鼐便笑逐顏開，喜從天降，因爲他已發現，方才嬌嬌的匆匆入內，正是忙於替他沏茶，端洗臉水來。

走近來時，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嬌嬌亦嗔亦笑，悄聲問道：

「昨兒夜裏，差點嚇破了胆吧。」

分明已悽惶愁慘盡去，正在心花怒放，笑逐顏開。却是焦鼐仍然裝做愁眉苦臉，無限怨懟——

「妳——好狠的心啊！」

銀鈴般的一串笑：

「格格！……」

「嬌嬌！」

焦鼐的柔情媚骨，又一度發自肺腑：

馬上就正色的告誡：

「閨中小字，這不是你該喊的。』

凝神一聽，右邊房裏苗老頭、苗老太的鼾聲和打呼，正在此起彼落，如應斯響。曉得兩位老人正在熟睡，春寒料峭中，嬌嬌羅衫薄，香澤濃，想她自言自語的「天留客」，情深款款，彷彿早有靈犀一點相通。焦霈想着想着。於是又第三度怦然心動。他漸漸移近嬌嬌，湊近她的耳邊，問聲：

「冷麼？」

嬌嬌一側臉，立刻報他一個白眼：

「不干你事。」

「假如妳冷，」鼓足勇氣，大胆說出：「我便該與妳熱一熱！」

「你說什麼？」嬌嬌又是怫然色變，一臉孔的冷若冰霜，「纔讓你一寸，你便進一尺。看樣子，你是非逼我叫喊起來不可！」

「莫！莫！莫！」焦霈急搖雙手攔阻，懊惱不過，他便恨恨的一跺脚：「說來說去，總歸是我錯，錯，錯！」

噗哧一聲，豔若桃李的嬌嬌又笑了，她邊笑邊跑，跑到她房間門口，忽然停步，頓住，瞟一眼焦霈，沉吟良久，芙蓉面上，紅若五月榴火，移時，方輕啓檀口，羞人答答的問：

「你可曾娶親？」

眼睛一亮，精神陡長，焦霈忙不迭的答道：

「沒有，沒有，我年已二十五歲，可是因爲父母早亡，而我又矢志非天下絕色女子不娶，所以始終不曾提過親事。」

嬌嬌的螓首蛾眉，低到不能再低，她再啓齒問時，語音直在若有若無之間：

「眞的嗎？」

「眞的。」

嬌嬌說出這幾句關鍵重大的話來時，一字一遲疑，一語一徘徊，欲語又止，吞吐囁嚅，天曉得她花了多少的時間與氣力，嬌嬌說道：

「你若向我父母求婚，想來必定許可，萬望你莫再妄圖非禮苟合。我雖然是蓬門弱質，畢竟非同路柳牆花所可比擬。」

醍醐灌頂，當頭棒喝，使焦霈背負雙手，繞室徬徨，他越想越覺得自己卑鄙，越想越覺得自己辜負了嬌嬌的一片柔情蜜意，苦心孤詣。到這時候，他已決心不計一切後果，靦顏向苗老頭毛遂自荐，求爲雀屏之選。

不多時苗老頭、苗老太都起了床，由苗老太整治早餐，薄粥餅餌，帶松子清香，雉羹鹿脯，具山野美味。焦霈這才曉得山居還有這等好喫的東西。他一面據案大嚼，一面和苗老頭絮話家

常。他問苗老頭嬌嬌今年幾歲，可曾訂親？苗老頭喟然一聲長歎，他說：

「我們家住在荒郊野外，週圍二十里沒有鄰居，要想擇配，眞比登天還難。」

機不可失，於是焦鼐厚著面皮，鼓足了勇氣，石破天驚般的說了：

「嬌嬌溫柔賢慧，天生麗質，我一見之下，心中便十分愛慕。老丈，我雖不才，却也是世代書香，本科舉人，尤其我父母早亡，又乏兄弟，家中略微有些薄產，平安度日，一輩子儘可以放心得過，衣食無憂。實因爲我對嬌嬌一見鍾情，深願和她結爲連理，生死不渝，就不知兩位老人家意下如何？」

苗老頭聽後，微微頷首，似乎並不嫌焦鼐的突兀、孟浪。他祇是說：

「我夫婦兩個，膝下祇有嬌嬌這一個女兒，難免有點嬌縱慣養，這婚姻大事，我竟是不能逕自爲她做主。官人這一番垂愛之意，我很感激，不過爲萬全之計，最好還是讓拙荊去問問嬌嬌本人的意思。」

說罷，他告辭離席，到廚房去和苗老太商量，焦鼐在座上，憂心如焚，直急得撓腮搔耳，坐立不安，在等苗老頭最後的宣判。約摸撐過了一刻鐘光景，苗老頭方自竈後喜孜孜的轉了出來，他一望焦鼐，便雙手一拱，喜不自勝的說道：

「大喜，大喜，誰想我這目高於頂的小妮子，居然也能慧眼識英雄，她娘問她，她竟是表示

首肯，一口答應，我那老婆子於是便悄悄的對我說，我們兩夫妻早已是風中殘燭，朝不保夕。萬一有個不測，反而就誤了你們的情投意合，天賜良緣。我老伴兒說婚姻大事，事不宜遲，說辦便辦了吧。不消擇什麼良辰吉日，鸞鳳和鳴便在今宵。山林野澤找不到儐相、喜娘、鼓樂和花轎，蓬門寒戶一時也備辦不起嫁妝，這一切都要請你多多原諒海涵。你們今夕成親，明天就由你把小女帶去，官人，你說這樣可好？」

豈止於好，焦鼐簡直是一觔斗跌在青雲裏了，他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翻身便拜將下去，必恭必敬，磕三個頭，口中說是：

「岳父大人在上，請受小婿一禮。」

當晚，便在草堂成親，紅燭高燒，香煙繚繞，焦鼐從裏到外，都換了新製的吉服，原先準備中了進士再穿的，今日却在金榜題名之前，天緣巧合，洞房花燭。苗老太扶着翠繞珠圍、濃抹豔粧的嬌嬌，步出房來拜堂，嬌嬌一身從上到下，都是久已備下的嫁時衣裳。

兩戶合爲一家，四口子人，喜氣洋溢，坐上了通力合辦的酒席，談天說地，開懷暢飲，一頓喜筵，竟喫夠了一個更次。將近二更時分，苗老頭忽又自斟自飲，一巨觥酒一飲而盡，他望着苗老太，嘀嘀的笑，說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別儘耗在這裏了，女兒出嫁，終歸是人家的人，咱們兩老夫婦，也該進

洞房了吧。」

說得滿座皆笑，嬌嬌天眞爛漫，粉頸低垂，瞟一眼她母親，一扭小蠻腰道：

「娘，妳忙什麼嘛，再坐坐好嗎？」

苗老太喝了幾盅酒，也是風趣，她邊站起來邊說：

「姑娘，不能再坐了啊。儘賴下去的話，沒的妳那官人，要把我們丈人翁、丈母娘，都當做鬧房的惡客了呢。」

說時，焦鼐春風滿面，笑逐顏開，他起立恭送岳父、岳母進房。回過身來，見燭火搖曳，嬌嬌梨頰微渦，楚楚憐人，眞是秀色可餐，中人欲醉。他挨近她的身邊，扳着她的香肩，和她耳鬢廝磨，情話綿綿，焦鼐說是：

「昨夜今宵，大不相同。這讓我想起了一句絕妙好辭：『我和你自情竇初開之際，就等到如今了』，嬌嬌，妳說是也不是？」

千嬌百媚，瞄他一眼，輕飄飄的一句話，但却語重心長：

「誰知道呢？」

「嬌嬌，」焦鼐忽又斂容正色的說：「從今而後，我們白頭到老，不棄不離，我要辜負了妳這萬丈柔情，叫我不得……」

柳腰款擺，轉過身來，便去掩上了他的嘴，嬌嬌笑嗔的說：

「今夕何夕，不准你說不吉利的話。」

就勢，將她一擁，軟玉溫香抱滿懷，焦鼐喃喃的說：

「嬌嬌，卿須憐我我憐卿！」

翌晨，大雪已霽，東天掛着一個昏黃黃的太陽，化雪天氣，澈骨奇寒。焦鼐怕凍着了嬌嬌，有意歇兩日再走，可是苗老頭不許，他說：

「功名大事，怎可因天冷便遷延行程？你們還是上路要緊。祇不過，賢婿，」輕輕的拍焦鼐的肩背，叮嚀的說：「嬌嬌年紀小些，我老夫妻膝下只有這麼個女兒，難免嬌縱，她要是使小性子拂了賢婿的意，萬望賢婿看在我們兩老夫妻的份上，莫加罪責。」

焦鼐連忙答應，他說儘請兩老放心，他一定會善待嬌嬌，和她相敬如賓，恩愛到老。那一頭，苗老太和嬌嬌母女二人，則在相對流淚，難分難捨。苗老頭便上前一拉嬌嬌，苦笑說道：

「好了好了，該上路啦！女兒有了女婿，妳就把眼淚流得像那黃河水，也是留她不住的呀。」

焦鼐親手扶着嬌嬌，攙她騎上自己的馬匹，他牽馬執蹬，小心照料。離開了老丈人家，苗老頭爲他引路，苗老太則望得影蹤不見時，方拭淚回屋。

還沒走出大樹林，子苗老頭把焦鼐、嬌嬌，帶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在一棵亭亭如華蓋的大樹下，他命令焦鼐和他一齊用力，扳開了一塊平整光滑的大石頭，石頭挪開，地面出現一個坑穴，苗老頭伸手進去一掏，掏出了一隻革囊，他把革囊遞到焦鼐的手上，告訴他說：

『這是我早就爲你存下的一些銀兩，一直藏在這兒，連你岳母和嬌嬌，都不知道。你便收下，也好了掉我的一個心願。』

幾句話，說得沒頭沒腦，叫人莫測高深。當時，焦鼐便說：

『進京的盤纏，我帶得儘夠，這些銀兩，岳父大人您還是存下來備用吧。昨天倉卒成親，小婿連聘禮都不及準備，反要您老人家厚賜，這未免太說不過去。』

然而，苗老頭執意要他收下，尤其連聲的說：

『不相干，不相干，聘禮陪嫁，我們早就說好了兩下全免。這點點銀兩，是老夫專爲留給你的。』

疑惑不定，推却不得，焦鼐祇好收下那個革囊，交給嬌嬌收藏。然後，苗老頭便將這新婚夫婦二人，一直送出林外，送到大路之上。焦鼐看那父女兩個分手時，全無悲戚之感，反倒談笑風生，歡歡喜喜，不免又添一層納悶。苗老頭臨別時，揚聲大笑，說道：

「好了好了，散了散了，成了成了，完了完了！」

於是，一個轉身，毫無留戀，長大身軀，沒入莽莽叢林。

問嬌嬌，苗老頭臨別時所說的那幾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嬌嬌却故弄玄虛，但笑不答。

出山走了好幾十里路，當晚，來到一處熱鬧繁華的城市，焦鼐找了一家客棧，先把嬌嬌安置好，方又轉回街上，爲嬌嬌買了大批的衫兒裙兒，簪珥首飾，回到棧房，催她重新梳妝，穿戴齊全，燈下看她時，更是倍增豔麗，嶄然一新。焦鼐大喜，擁着嬌嬌說：

「天香國色，麗質天成，我不相信世間會有比妳更美的女子！」

小夫妻倆到了京城，租一幢房子，買幾名丫環使女，就此暫且住下，當時，距離考期，還有一月。嬌嬌從早到晚，和焦鼐寸步不離，伴着他重溫課業，紅袖添香伴讀書，閨中風光旖旎，大有祇羨鴛鴦不羨仙之概。因此，焦鼐便足不出戶，和嬌嬌如膠如漆，形影不離，待會試之日到了，方始入闈應試。三場文字，篇篇都好，榜發時，焦鼐高高的中了進士，授會稽知縣，二十五歲便當了江南富庶地方的父母官，春風得意，顧盼自豪。他帶了嬌嬌赴任，起初，倒也很能勤政愛民，上司下屬，一概予以好評。祇是焦鼐素來好交遊，三教九流的朋友，他都樂與結交，縣衙門裏，經常大開酒筵，款待賓客。那時候，嬌嬌感到他所交的朋友良莠不齊，而且人人都有目的，唯恐有礙於他的官聲，也曾婉言規勸，請焦鼐稍微節制點兒，但是焦鼐不聽。

纔一年，焦鼐便升授杭州知府，杭州人烟輻輳，市廛繁盛，向來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的說法，那是個人人嚮往的好地方。焦鼐少年得志，前程無量，他的那些三朋四友，少不得要來追隨左右，討好巴結把他像個活財神般的捧着，企圖得着機會，順便撈起好處。於是想當官的、想發財的、想利用杭州知府勢力的，便組成了一個大包圍圈，吹捧拍騙，把個涉世未深，歷練不多的焦鼐，弄得大權旁落，事事都依靠他的這些幕友清客。漸漸的，便有些貪贓枉法的事情，一樁樁的做了出來。

嬌嬌年紀雖小，却能看得明白，自己丈夫爲宵小所迷惑，所左右，將來終有一天，會喫他們的大虧。因此她不惜苦口婆心，竭力規勸，請焦鼐親君子，遠小人，拿定主見，凡事不可任人操縱。有時候，嬌嬌勸得聲淚俱下，使焦鼐深心感動，他也能知所警惕，稍稍振作。

但是這樣一來，那幫指望着焦鼐升官發財的狐羣狗黨，可就很着急了。他們唯恐焦鼐聽從嬌嬌的規勸，親賢遠佞，把他們這幫子人，一一加以排斥，那豈不等於斷送了他們的飯碗。因此，這幫子人便祕密籌商，想出來一個移花接木的妙計。他們找到了杭州西湖豔名最噪，聲色俱絕的一名妓女，名喚窈娘，那窈娘當年只有十六歲，確有傾城傾國之色，閉月羞花之貌，而且吹彈歌唱，無所不能，妖冶豔美，善於狐媚，所以在西湖的名妓之中，論風流嬝娜，向來數她第一。

焦鼐的這羣狐羣狗黨，曉得了有窈娘這麼一位嬌娃，姿色嬌媚，遠在知府夫人嬌嬌之上，他們便湊集了一千兩銀子，爲這位西湖尤物贖身，再擇一個吉日佳辰，備一桌豐盛的酒席，直截了

當，把窈娘和合巹的酒席，一齊送到知府衙門後堂，便算是這幫子人合資恭送知府大人一名侍妾。

專制封建時代，像這樣的事，被視爲合情合法，順理成章。在焦鼐看來，無非覺得他的三朋四友很夠意思，送了一筆重禮而已，就嬌嬌而言，她雖然有老大一肚皮不痛快，但是她還不便喜怒形諸於色，免得被人家笑她撚酸喫醋，不能容物。

狐羣狗黨的移花接木之計，果然奏効，焦鼐和嬌嬌山盟海誓，言猶在耳，可是當他一見窈娘，眉目傳情，春色無邊，他頓時便色授魂與，得新忘舊，「倡條冶葉恣留連，飄蕩輕於花上絮」。從窈娘進門的這一夜開始，他就不再進嬌嬌的正房。

在這一段移情別戀，郎心狼心的時期，嬌嬌誠然很苦，但是她仍能逆來順受，從不表示絲毫的怨懟與不滿。儘管焦鼐總是深心抱愧的儘避着她，兩夫婦偶然不可免的撞見，嬌嬌也是和顏悅色，殷殷問候，和先前的兩情繾綣，全無異樣。偶或焦鼐身體不適，即使他是睡在窈娘的房裏，嬌嬌也會不理窈娘的白眼，她親在榻前侍奉湯藥，衣不解帶。

然而當時，嬌嬌勢孤力單，又失去了丈夫的愛寵，她實已不能和窈娘相抗衡，因爲窈娘的背後，還有那幫狐羣狗黨，千方百計的爲窈娘出主意，定計謀，務必要把嬌嬌趕走。

杭州知府衙門的上下僕役人等，老嫗丫環，幾乎全被窈娘收買。有一天，窈娘買通了廚房裏

的大司務，替嬌嬌做一塊奶酪餅，而在餅裏摻入足夠致人死命的砒霜。窈娘起先是想用這張奶酪餅毒死嬌嬌的，可是，嬌嬌還來不及喫，焦鼐從大堂問過了案回來，他漫不經心，一脚便踏進嬌嬌房裏。

嬌嬌看見焦鼐進門，喜出望外，他服侍焦鼐脫了烏紗帽，鬆了官服。焦鼐當時已經很累，又餓，於是他脫口而出的說：

「妳房裏可有食物麼？」

嬌嬌連忙答說：

「有，有，這兒正有一塊奶酪餅。」

也是焦鼐命不該絕，窈娘一聽焦鼐「瞎摸亂闖」，竟會信步走到嬌嬌的房裏去了，她急急趕來，掀開門帘，一抬眼，正好看到焦鼐要把那塊奶酪餅往嘴裏送。

「且慢！」

窈娘情急而呼的一聲大叫，直把焦知府焦鼐給嚇楞住了。那塊有毒的奶酪餅留在嘴邊，窈娘急奔過來，一把奪去，順手便往地下一拋。

恰巧有嬌嬌豢養的一頭花貓，一口叼去了那塊奶酪。牠躲到屋角去喫，才一會兒，四肢痙攣，倒地身亡。

「你看！你看！」窈娘雙手掩面，驚呼駭喊：「只差一步吧，官人啊，你此刻便像這貓一樣，不明不白的死掉！」

當時，嬌嬌臉色慘白，心悸不已，她唯有搖頭苦笑，悄然的步出室外。

「夫人妬忌，」窈娘哭得好不傷心，她撲倒在焦鼐的身上說：「官人啊，你太危險，太危險了啊！」

焦鼐手足痠軟，驚怖莫名，他一疊聲的在喃喃自語：

「如果是我喫了的話，我喫了的話……」

「官人，」窈娘聲淚俱下的在喊：「你還是讓我走吧，讓我走吧！」

焦鼐茫茫然的在問：

「妳走？爲什麼要妳走？」

「我走，可以免却官人的性命之憂，」窈娘伸手一指那四肢僵硬的花貓：「官人你看，那貓豈不是最好的榜樣，牠是中毒而死的啊！」

於是焦鼐狠狠的一踩脚，罵道：

「這死妮子，心腸忘毒！」

「官人啊，快讓我走！」

焦鼐中了窈娘的蠱惑，本性迷失，忘却了當年的海誓山盟，嚙臂之約，他竟相信嬌嬌是因妬生恨，要置他於死地。從此口口聲聲：『深山密林中的野女子，門第卑微，來歷不明……』種種難以入耳的話，冷諷熱嘲，人前人後，直在說個不停。但是嬌嬌聽見，百計容忍，絕不跟他計較，反而每夜在後花園裏燒香參拜北斗，默默禱告上蒼，讓焦郎迷途知返，回心轉意，再恢復他們兩夫婦前此的恩愛。於是，窈娘趁此又在焦鼐跟前挑撥，誣蔑嬌嬌，說她下毒謀害丈夫不成，被窈娘「識破」，因此遷怒於窈娘，每天晚上，都在禳法，施用巫術，要使窈娘心痛而死。這時候，窈娘正得寵，無論她說什麼，焦鼐一概深信不疑，認眞之至，鷄毛當令箭般的，說聲風，便是雨。於是當時便命人把嬌嬌叫了來，破口大罵，罵她是深山裏的妖精魑魅，施術害人，上天不容，逼她立刻回娘家去，片刻不准停留。可憐嬌嬌淚眼漣漣，痛哭失聲，她抽抽噎噎的說：

「當初父母問我，郎君索婚，應許與否，要我自己做主。我因郎君垂愛，自作主張，成了這門婚事。如今郎君要攆我走，叫我怎有臉回去，見我父母？」

焦鼐一聽，不但全無半點憐憫，反倒嗔怪她重提前事，語語刺心，恨她不該揭了自己的底，說是這門婚事，原是由他主動求的。因此，一腔惱怒，恰如火上潑油，他頓足咆哮，不惜絕情絕義的說：

「如今妳我的緣份已盡，我看妳就像心中刺，眼裏釘。妳儘在這裏嚕囌什麼，還不給我收拾東西快走！」

嬌嬌給他逼得走投無路，傷心欲絕。她便雙膝一屈，跪倒在地，拉着焦鼐的袍襟，放聲大哭，苦苦哀求：

「郎君啊，請你可憐我有家歸不得，便讓我留在這裏，除了一日三餐，有個睡覺的地方，你就把我當丫頭老媽子看待，我也毫無怨言。」

喜新厭舊的焦鼐，眞是郎心如鐵，見嬌嬌哭得如像雨打梨花，肝腸寸斷，他竟會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反在多方爲難的說：

「妳眞的無家可歸，要賴在我家留下。那麼，妳先得認錯，發誓不再玩妳那套狠毒邪術，服侍窈娘，把她當作妳的主母。再則，今後窈娘和我，倘有毫髮傷損，一律唯妳是問。」

嬌嬌迫於無奈，祇好一一應允，便這樣，焦鼐猶嫌不足，他等嬌嬌發過了誓，又抹下了臉來說道：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妳心生妬忌，施弄邪術，就該跪在這裏，鞭笞三十。」

那嬌嬌居然也依了，伏在地上，混身顫抖的說：

「我已經跪在這裏了，便請郎君施責。」

在一旁看着的丫頭傭婦，以爲焦鼐不過順口說說氣話而已，斷然不會眞對嬌嬌加以鞭笞，詎

料，焦鼐竟會像個凶神惡煞似的，一捋袖子，大喝一聲：

「拿皮鞭來！再把這賤人的上衣脫了！」

丫頭、傭婦，無不嚇得魂靈出竅，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七八個人，一齊跪在焦鼐的面前，異口同聲，代嬌嬌求情。其中一名素來親近嬌嬌的丫鬟，鼓起勇氣，抗聲說道：

「請老爺息怒，我們夫人畢竟是受過朝廷誥封的命婦，即使有錯，也不能褫衣笞責。就是在朝廷上，犯了滔天大罪，也不曾聽說有這種嚴刑峻法。老爺一定要笞責夫人，奴婢們願意代主母受罰。」

義正詞嚴的一席話，又使焦鼐惱得頓足暴跳，雷霆大發。他飛起一脚，將那名丫環踢翻在地，手指着她，高聲罵道：

「反了！反了！我在施我家的家法，妳們膽敢阻撓？好！」又伸手一指嬌嬌罵道：「這都是妳平時的教唆，以下犯上，成何體統？我今日便將妳兩罪併罰，鞭妳六十！」

嬌嬌哭不可仰，她轉過身來，反求那班丫環、傭婦：

「我願受罰便是，求妳們莫再多言，惹得老爺發怒。」

說罷，她竟自動脫掉了上身的羅衫，雙手護胸，匍匐在地，露出雪白粉嫩，吹彈得破的背脊，直起輕微痙攣。在她身後的丫環傭婦，見了這副情狀，無不掩面痛哭，不忍卒睹，那焦鼐却

竟瘋狂了似的，自己去取過皮鞭，咬牙切齒，揮鞭就打。

打一下，嬌嬌肌理細膩的背脊上，立刻便隆起一道殷紅的血痕，再打時，便皮開肉綻，鮮血四濺。丫環、傭婦伏在地上哀聲呼喊：

「不能打了，老爺，不能再打了呀！」

偏是嬌嬌，她咬緊牙關，忍住劇痛，不哭，不叫，也不求饒。

焦鼐厲聲咆哮，揮鞭如雨，一面痛笞嬌嬌，一面數落她的「罪狀」，前後也不知道打了她多少鞭。看嬌嬌伏在地面不聲不響，也不動彈，丫環、傭婦又在哭喊：

「打壞了啊，打壞了啊，打出人命來了啊，可憐啊夫人！夫人！」

於是，焦鼐也有點心慌，他故作憤憤然，將手中的皮鞭一拋，還踢了嬌嬌一脚，開口罵道：

「裝死！看妳能裝到幾時！」

然後，便大踏步的走出花廳。

焦鼐一走，丫環、傭婦七手八脚，忙將嬌嬌扶起，替她理鬢，披衣，擦拭血迹，敷上金瘡藥。衆人忙亂中，却是發現嬌嬌並未暈厥，同時她也不再流淚，祇是怔忡多時，待衆人將她扶回房去，躺下養息，餵過了參湯，她方始一聲長歎，喟然說道：

「這一段因緣，看來所剩無幾了。」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焦知府寵妾滅妻，將堂堂二品命婦，脫下了羅衫來痛加笞責，幾乎打死了杭州知府夫人。這一幕醜劇，很快的傳誦遐邇，人人都知道嬌嬌賢惠，於是益發的爲她不平，道路傳聞，越來越廣，有些官府內眷，輾轉相告，都不齒焦鼐的行爲。浙江巡撫，是焦鼐的頂頭上司，撫台衙門，也設在杭州城裏，撫台夫人跟她的丈夫一說，浙江巡撫也覺得焦鼐未免過份，竟至鬧得聲名狼藉。一怒之下，便命有司訪查焦鼐還有什麼不法的情事。

這一查，竟查出了焦鼐侵吞公帑、收受賄賂……一共有十幾條罪狀，——其實，這多半是焦鼐的那羣狐羣狗黨，利用焦鼐貪戀窈娘的妖冶、蠱媚，疏忽公務，不常問事，於是打着他的招牌，在外面胡作非爲，鬧出來的亂子。然而杭州知府這個官却是焦鼐做的，有了過錯，他當然無法卸責。浙江巡撫正惱着焦鼐的沉緬酒色，凌辱髮妻，因此決定了要參他一本，把他的許多罪狀，申報朝廷，嚴加懲處。

焦鼐週圍的那些幕友清客，門路倒是蠻多，消息相當靈通，巡撫大人就要參劾焦鼐了，很快的便被他們聽到風聲。於是趕緊的通知焦鼐，叫他馬上設法，使巡撫大人打消這層意思，焦鼐聞訊，手忙脚亂，驚慌萬狀，他一向以爲「錢可通神」，因而便花了二千兩銀子，買一座玉鼎，一襲貂皮，打算獻給巡撫大人，求他包庇。

玉鼎和貂皮都買回家來了，放在內衙的花廳之上，準備找個機會，送進撫台衙門。兩件寶貝

是從下午起放在花廳上的，想不到晚間焦鼐親自來看時，打開錦盒，玉鼎竟已被打碎，貂皮也不知是誰，把它燒了三四個洞。二千兩銀子買了兩件廢品，居然一文不值，當時，焦鼐又急又氣，暴跳如雷，問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來暗中破壞，誤了他的大事，窈娘在房裏聽見他大發雷霆，便花枝招展的走出房來，探問究竟。焦鼐見了她時，劈頭便問：

「好好兒放在這裏的兩件寶物，是誰有這麼狠毒，統統給我弄壞？」

窈娘移門向前，瞟了那兩個錦盒一眼，故意裝模作樣，欲語又止：

「這個麼？……」

「妳快說，」焦鼐拍桌子大叫：「否則的話，東西是擺在妳房門口的，妳不肯說時，妳自己就脫不了關係！」

好個心黑手辣的窈娘，明明是她私下弄壞，一心嫁禍嬌嬌，却偏在這時，忸怩作態，吞吞吐吐的說：

「我若直說出來，老爺可不要再打她，可好？」

「說呀，說呀！」焦鼐盛怒之下，捉住她的肩膀，一陣搖撼：「妳若不說，我還要殺了妳哩！」

於是，窈娘便像無可奈何，吐了「實話」似的，她說：

「我看見夫人方才……」

「好哇，狗賤人嬌嬌！」焦鼐怒火三千丈，放開窈娘，順手抄起牆上的皮鞭，翻身入內，去尋嬌嬌。他一邊走，一邊恨聲不絕的說：「妳謀殺親夫於前，又破壞我的寶物，逼我丟官問罪於後，我今天找到了妳時，非把妳活活的打死不可！」

花廳上的這一幕，早有丫環傭婦，看得眞切，聽得仔細，而且心知這一定又是窈娘的陰謀詭計，她在借刀殺人，將夫人置之於死。因此，便有一名丫環先焦鼐一步，跑到後房，十萬火急，告訴嬌嬌，請她趕快躲避。當時，嬌嬌還在爲焦鼐綉鞋幫子哩，她得着消息，從容鎭靜，不慌不忙，祇是眼圈一紅，搖頭苦笑的說：

「看起來，這裏眞是不能住了。」

丫環怕焦鼐趕了來，嬌嬌會喫大虧，急得伸手去拉嬌嬌，聲聲的催：

「夫人，妳再不走，老爺可就要趕來了呀。」

「好，我走，我走」。嬌嬌把焦鼐的鞋面，往茶几上一放，她徐徐起立，走去開箱取衣，意味深長的又說一句：「這是我們都該走的時候了。」

一語未畢，焦鼐已經一陣風似的捲了進來，看到嬌嬌，不及說話，猛揮鞭，劈頭便是一記，皮鞭掃下，他才惡狠狠的說道：

「賤人，今天便是妳的死期！」

再也沒有想到，嬌嬌竟會不躲，不避，她一伸手，迅若鷹隼，輕易的便將這一鞭接住。嬌嬌把鞭尖拈在手裏，慘然的向焦鼐一笑，說道：

「官人，好聚好散，不必做出這副兇狠模樣。我既然要走，就沒有再挨你打的理由。」

就憑這一伸手便接住了猛掃而來的皮鞭，手快眼尖，那得要極高强的武藝，方可辦到，焦鼐萬料不到弱不禁風的嬌嬌，居然會有一手絕招，當時，如中霹靂，呆住了，瞠目結舌，不知所措，却見嬌嬌兩指一彈，把鞭尖彈開老遠，焦鼐的那隻右手，居然閃過了一陣痠麻，他又是一驚，倒退三步，於是嬌嬌方說：

「請你先出房去，我不要你家一衣一物，換上我來時的嫁衣，我自會走的。」

焦鼐和那名趕來報告的丫頭，恍恍迷離，簡直疑心自己是在夢裏，聽嬌嬌這麼一說，便自動的連連後退，相率退出房去。

纔一眨眼功夫，嬌嬌換好了她嫁時所穿的衣裳，娉娉婷婷，也走出了房間，她經過焦鼐的身畔，不慍不惱，臉上還帶着笑容，柔聲的向他說一句：

「嗯，這樣多好，留個以後見面的餘地。」

當焦鼐如夢方醒，大呼小叫，急切的命人去追嬌嬌，這時，嬌嬌早已離開知府衙門，走得遠

了。

嬌嬌走後，焦鼐反而失魂落魄，整天的長吁短嘆，坐臥不甯，公私各事，天塌下來他也不管，簡直的變成了個白癡、傻子一般。窈娘施盡全身解數，阿諛獻媚，他也視而不見，不理不睬，狐羣狗黨來催他再辦賄賂，送給巡撫大人，他則喃喃答道：

「沒有用了，沒有用了。」

果然，一個月後，朝廷降下聖旨，杭州知府焦鼐賄賂公行，諸多不法，姑念他年事尙輕，給他個自新贖罪的機會，把他調到山東嶧縣，充任一名小小的縣丞。

連降三級的聖旨一下，狐羣狗黨，一鬨而散，幕友食客，紛紛捲起舖蓋，各奔前程，奴婢傭婦，一律的自動求去。焦鼐平時收取賄賂，虧空公帑，其實他自己並沒有落到多大的好處，多一半落了別人的腰包，因此當他要帶着一名窈娘，兩個忠心耿耿的傭人，千里迢遙，去山東嶧縣到差，途中所需的旅費，幾乎都湊不出來。沒奈何，祇好把些古董字畫，錦繡衣飾，蘿蔔不當小菜的賣掉，拼拼湊湊，共有一千兩銀子，一家四口，就此登程。

途中一連走了多日，一天，來到一處山林，筍石玲瓏，林木蓊鬱，乍看起來，似竟相識。忽然猛的想起，不正是嬌嬌的家，當年和她成親的所在嗎？於是焦鼐騎在馬上，汗流浹背，臉色大變，就怕闖上了岳丈、岳母和嬌嬌，興師問罪，有所責備，豈不是叫他慚惶無地，無詞以對，心

中又驚又恐，便催促窈娘所乘的轎子，命轎夫們拔步飛奔，一口氣衝出了那道叢林。

然而逃出林子以後，他又懊悔，爲人子婿，一別多年，又不知道嬌嬌已經回到娘家沒有？像這樣過門不入，更不探望一眼，未免太不成話，問心有愧。因此，焦鼐又命轎子停在路旁，喚一名家人，詳細的指明了路徑，命他悄悄的去打探一下。

等了半天，家人回來，兩手一攤的說：

「大石前後，找了許久，除了一道深澗，澗畔有一些老虎足印。那一帶連個飛鳥走獸都不見，何嘗有什麼三間茅屋呢？」

焦鼐一聽，背脊心上生涼，冷颼颼的，連打幾個寒噤，但是他還不相信，領着那名家人，騎馬前往探看。果不其然，曲澗幽靜，野草沒膝，莫說是兩年以前，祇怕從古到今，這處地方就不曾有過人迹。馬蹄踏在地面軟綿綿的，分明是多年的落葉，在這兒化作了絮泥。

怔怔忡忡，如中夢魘，焦鼐懷着偌大的一個悶葫蘆，重回大路，繼續行進，從此以後他神志恍惚，不言不笑，變成了個泥塑木雕的人兒似的。

嶧縣縣丞，管的是錢糧官倉，事情繁，薪俸薄，從金馬玉堂的杭州知府，降成這個芝蔴綠豆的縣署小吏。不僅焦鼐悶悶悒悒，抑鬱難伸，連那看慣了熱鬧繁華，穿慣綺羅綢緞的窈娘，也是聲聲埋怨，叫苦連天。青樓女子，原本就水性楊花，朝秦暮楚，窈娘眼看焦鼐每天借酒澆愁，不

醉不休，便和焦鼐手下管倉的一名少年，眉來眼去，打情罵俏，然後爽性私下商議好了，陸陸續續，將倉裏的錢糧，偷的偷，賣的賣，不及三月，便盜賣了一半。終於有那麼一天，焦鼐大醉過後，一覺醒來，床頭人窈娘早已杳然。他一驚而起，到處尋覓，當時窈娘已經和那名少年夤夜私奔，逃出山東省境之外去了。

天大禍事，接踵而來，愛妾被人拐跑了不算，城內官倉，監守自盜，一下子有五千兩銀子的虧空，焦鼐是負責管倉的人，職責所在，罪無可逭。這一回，朝廷下旨，焦鼐連續虧空公帑，不知悔改，惡性重大，遣往雲南充軍。

這時候，焦鼐的兩年官運，正像是一場春夢，不但兩年積蓄，一無所有，連開封家中的產業，也全部變賣充公，抵償虧欠。遣走了兩名忠僕，賣掉一匹駿馬，才得了二十兩銀子，放在身邊，充作盤費。

從嶧縣到雲南，路程足有七千多里，山東撫台衙門派的兩名解差，一個叫牟立，一個叫王勇，兩條彪形大漢，挾住一名自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的白面書生，晝行夜宿，沿途步行。焦鼐自己祇有紋銀二十兩，既不能車，又無法乘轎，而且解差沒有油水可揩，又怕旅程遷延時久，他們自帶的公家盤纏不夠，因此一路急急攢趕，心憂如焚，一不如意，便拿焦鼐來出氣，成天非打即罵，皮鞭連連揮去，就像是吆趕豬羊一般。

自山東穿過安徽、湖北，一連走了一個多月，焦鼐一輩子不曾喫過這種苦頭，兩隻腳板，直走得血肉淋漓，看得見骨頭，身上的衣服，被皮鞭撕成片片，一條條的新血痕，舊傷又加上創新，皮破肉爛，流膿生蛆。這一日走到了湖南、貴州兩省交界之處的鳳凰廳，萬山朝笏，高聳雲霄，當時又天降大雪，深可三尺，焦鼐身上疼，兩腳僵，又加上寒風刺骨，全身連一點兒暖氣都沒有。俄而看見又是一道大山，矗立面前，他心知自己是絕對無法翻得過去了，於是索性往地上一坐，號啕大哭。

這回他停步大哭，兩名解差，竟是不聲不響，站在一旁，緊瞅着他，直等他哭得聲嘶力竭，眼淚枯竭，那王勇方始上前說道：

「焦鼐，你這一坐一哭，想必是你已經受夠了苦頭，不想再活下去了。老實不客氣說，你能想得開，那是你自己的運氣。從這鳳凰廳下雲南，還有千山萬水，無限艱辛，我們看你也分明沒有幾天好熬，你又何必多受這幾天的罪呢？我這兒有鋼刀一口，借你一用，也好讓你死得痛快。只我們這就轉過身子去，你用鋼刀把脖子一抹，一了百了，我們兩兄弟一定給你挖個坑，深深的埋掉。待會兒我們轉回程，會在方才我們經過的小村，買些個錢紙，燒化給你，讓你在到鬼門關的路上，多少有點使費。姓焦的，我們待你，總算是仁至義盡了吧！」

焦鼐聽他一口氣把這一大段話說完，直如焦雷轟頂，嚇得魂不附體，混身猛烈的在抖顫。當

時他便跪倒在地，聲淚俱下，苦苦哀求：

「兩位大哥，八千里路都走了一半，何必非要我的性命不可呢？」

那牟立也岔進來勸：

「不是俺們非要你的性命不可，而是俺們不忍教你再受這個活罪。八千里路走了一半，不錯，可是你再往下去，便是八里路你也走不了啊。老弟，早死早超生，你便痛快點兒吧。讓俺哥兒倆少走個來回八千里，俺哥倆準保給你好好的埋葬，多多的燒紙。」

俗語說得好：螞蟻尚有貪生之念，何況人呢？所以焦雞哭號不已，跪地哀求，祇要兩位解差放他一條生路，他願來生變豬變羊，有所報答。正求時，牟立發出磔笑，說道：

「男子漢大丈夫，卻恁的不痛不快。也罷，你自已下不了手，便由我們來！」

一言訖，將他手中的鋼刀，高高舉起，眼見就要一刀劈下，於是，焦雞自知難逃一死，只索性閉上眼睛，等着刀風過耳，身首異處。他浩然一聲長嘆：

「想不到，我焦雞會死在這兒！」

一語未畢，忽的山風驟來，呼嘯澎湃，捲起了遍地冰雪，滿天飛舞，霎那間便成無數巨旋，盡兜着人轉，焦雞剛打了一個哆嗦，又聽見一聲虎吼，宛如雷霆霹靂，直吼得山應谷鳴，天地皆驚。這時，明明是牟立、王勇兩個，抱頭鼠竄，發聲極喊：

「哎呀不好，山大王來了！」

剛逃過鋼刀，又難免虎吻，焦雞驚悸過度，於是嚶然一聲，暈了過去。

「郎君，郎君！」

當他悠悠醒轉，耳朵裏聽到的，分明是結髮妻子嬌嬌的聲音。焦雞伸手揉眼，定睛看時，彎彎眉，橫波眼，嫣紅欲滴芙蓉面，那不是嬌嬌却還有誰？一歡喜，也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力氣，翻身坐起，伸張雙手便要把她擁入懷裏，焦雞轉又化喜作悲，他熱淚潸潸，哽咽着問：

「嬌嬌，妳我果然是在九泉之下重逢。」

「郎君，你還沒有死哩，」嬌嬌笑容可掬，美目流盼，「這是陽世，不是陰間，不信你看這漫天的風雪。祇是郎君啊，你那窮娘呢？還有你那些知已心腹，要好朋友，他們都到那兒去了？」

焦雞看看天，又看看地，知道嬌嬌所言非虛，他竟接連逃過了鋼刀、虎吻，居然保全了性命，還在人世。於是，深心恨，不盡悔，俯伏雪地，一次次的向嬌嬌磕頭，說是：

「嬌嬌，我知悔矣，我知過矣。」

「知過能改，便好，」嬌嬌嫣然一笑，曼聲說道：「郎君，」說時眼圈一紅：「這一回，也眞夠苦了你啊。」

提到苦，焦鼐恍然若有所悟，他急急的問：

「嬌嬌，那兩名解差呢？」

「被虎嚇跑了。」

「虎呢？」

長長的吁一口氣，嬌嬌喟然太息的回答：

「郎君，事已至此，我也不必再向你有所隱瞞，祇我便是虎，是虎化而爲人。而你在開封花一百兩銀子買下，親自入山縱放的，便是我的父親。我父女受你的大恩，無以爲報，所以才在你入京會試過路的地方，虛幻那麼三間茅屋，使你投宿，成就了我們的一段因緣。父親命我親侍巾櫛，服侍你一輩子，誰想你少年得意，躊躇滿志，會被那些奸詐之徒誆昏了頭。你喜新厭舊，凌辱結髮之妻，我一次又一次的忍耐，正是我謹遵父命，代他報恩。誰想你變本加厲，終於將我逐出家門。我有心和你一刀兩斷，從此互不相干，然而我又不忍視你遭此大難，所以我不惜顯露原形，嚇走解差，救下郎君你來，祇是郎君你現在曉得我是畜類，當然你又不會要我了，還是讓我護送你往有人烟的大路上，這便是我所能爲郎君盡的最後一份力了。郎君，人畜不能共處，此刻你要遠遠的避開我，我是絲毫全無怨言。」

詎料，焦鼐聽她說到這裏，反而心中發急，他暗暗拾起牟立遺落在地面的那一柄鋼刀，持刀

在手，高聲說道：

「嬌嬌，妳相信我，我不但不要遠遠的避妳，而且……」

且字猶在餘音嫋嫋，焦鼐乘嬌嬌不備，便猛揮刀，砍下自己的左手大拇指來。當下，鮮血四濺，焦鼐也痛極慘呼一聲：「哎喲！」嬌嬌覩狀，花容驟變，忙着撕下衣襟，替他裹傷。櫻桃小口，直在一叠聲的說道：

「郎君，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

「我斬了自己的這根拇指，」焦鼐痛苦呻吟的說：「正是向妳懺悔，莫說人畜不能相愛，依我看，有時候眞是人不如畜！若不是砍斷這一個指頭，我會深感永遠對妳不住！嬌嬌，這是我在贖以往的罪愆。」

當時，嬌嬌深心感動，連連柔聲的喊：

「啊，郎君！啊，郎君！」

驟然想了起來，焦鼐便問：

「嬌嬌，我的岳父、岳母大人呢？」

嬌嬌面容肅穆的回答：

「兩位老人塵緣已了，早就得道成仙。啊，郎君，我爽性和你說明了罷，輪迴六道，不分人

畜，都是前世有了罪孽，托胎投生，受足苦楚，然後才能重登仙境，完成正果。我父我母和我，都是因罪受謫，轉世為虎。當你看見我父『虎落平陽被人欺』，受盡屈辱折磨，其實正是他的苦楚將完。你將他搭救，反而躭誤了他重入輪迴的時間，不過他若是知恩不報，那便是他又生罪過，所以不得不牽出我們這一段姻緣來，郎君，我說得如此透澈，你可明白了麼？」

嬌嬌說的，大有醍醐灌頂之勢，使焦鼐對於前生後世，輪迴六合，全已有了如夢方醒的認識，於是，他連連頷首，若有所悟。當嬌嬌追問，他是想再入塵寰，厚爵高官，還是決意跟她一道入山修持，早成正果時，焦鼐便毫不猶豫的答道：

「嬌嬌，我願與妳同行，入山唯恐不深。」

聽他表明心志，跟自己的願望不謀而合，嬌嬌不由大喜，她執起焦鼐的手，和他穿山越嶺，如履平地。轉瞬之間，便到了高山之巔，一座石穴洞府，豁然開朗。洞門之前，焦鼐看見有三五位留長鬍鬚，打光脚板的彪形大漢，目光閃閃，虎虎生威。這幫人一見焦鼐與嬌嬌，拱手為禮，歡聲說道：

「大姑果然把郎君救回來了。」

焦鼐便悄悄的拉嬌嬌一把，低聲問她：

「這都是些什麼人呀？」

嬌嬌失聲而笑，附耳告訴他說：

「都是我父母為我留下的護衛、奴婢，他們是虎，可也是人。」

焦鼐靦顏一笑，嬌嬌便牽着他的手，躬身入洞，洞裏，桌椅几榻，鍋灶鼎臼，無一不是巨石鑿成。石洞曲折深邃，幾度盤折。嬌嬌帶領焦鼐走進最後一間屋子，但見高大寬敞，美侖美奐，正中安置一張象牙牀，茜帳低垂，雕綉精美，有栩栩如生的整台戲文，花鳥魚虫。大床正中，坐着一個肥胖可愛，正在牙牙學語，看來不到兩歲的小男孩。一見焦鼐，立刻眉開眼笑。嬌嬌一指這孩子，告訴焦鼐說道：

「這便是焦門之後。」

焦鼐一驚，旋即大喜，他撲向牙床，擁住了他的兒子，聲聲的喊：

「兒呀，兒呀！」

那孩子也眞是乖巧，見他父親，親熱之至，擁住焦鼐的脖子，嘻嘻的笑，父子天性，流露無遺。焦鼐抱着自己的兒子細看，方頭大耳，白胖可愛，眞是越看越歡喜，越看越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他問嬌嬌：

「取了名字沒有？」

「我叫他寅生，」嬌嬌答道：「這原是他外祖父的名字。」

「寅生也好，寅生，」焦鼐唸了兩遍，又說：「就用這個名字吧，一則倒還響亮，二則也可以紀念他的外公，如今我一想起他們兩位老人家，便是慚愧懊惱，苦無以報。」

嬌嬌抿嘴一笑，拍拍手掌，房外的兩名丫鬟，應聲而入。嬌嬌便關照他們：

「趕快預備湯水，乾淨的衣衫，郎君要洗澡，更衣。」丫鬟領命去了，移時，焦鼐洗過了澡，嬌嬌便用些草藥，敷治他潰爛的一隻脚，起先椎心刺骨的疼痛，藥一敷上，立刻爽然若失。待他換上了衣衫，神清氣朗，豐姿俊逸，又恢復了當年輕袍緩帶、雍容儒雅的舊模樣。兩名丫鬟擺好了一桌席，焦鼐過去一看，見是些茯苓餅、松花羹、野蕈，鮮菇、百花釀酒，都是人間凡世很難喫到的奇珍異味。嬌嬌笑着說道：

「郎君，山林深處，難有鷄鴨魚肉，但如你能喫得慣這裏野蔬野菓，天長日久，雖不能說一定可以得道成仙，延年益壽，祛病輕身，那是決不會成問題的。」

焦鼐失聲笑了起來，他說：

「我原是死裏逃生的人，有這許多美味，已經是一步登天，所謂『人間宰相府，天上神仙家』了，我還會擇食挑剔，不滿意嗎？」

從此，夫妻父子團聚，焦鼐每天靜坐、修持，心無外騖，一塵不染，嬌嬌則每天一早起來，督飭着丫鬟傭人，入山採藥，擷取食物，一有閑空，尤且用野蠶織布，縫製衣服。山居無事，日

子便容易打發，焦鼐有如花似玉的美眷，聰明活潑的愛兒陪伴，不愁衣食，不虞生活，逍遙快樂，有如人間天上，當然是樂不思蜀的了。因此，不知不覺，一晃便是三年，寅生已經五歲，焦鼐便拾樹葉作紙，燒些松枝作筆，開始教他識字、讀書，他每天以課子爲娛，然而寅生畢竟是書香門第，讀書種子，又能專心向學，所以進步神速，八歲就能對對子作詩，開篇寫文章。於是，一日，焦鼐和嬌嬌商議：

「孩子不比我們，戴罪逃入深山，一心修持，萬念俱灰。他老這麼離羣索居，恐怕不是辦法。」

嬌嬌欣然同意，她說：

「我也是這個想法，人生境界，孩子應該去閱歷一番，若不然便辜負了他到人間來走一遭。即使悟道成仙，那個『道』也應該由他自己去悟，何況他將來究竟該走公侯將相、富貴榮華的路，還是應循入山修煉，仙家門徑，都得由他自己決定。郎君，你我既不能帶着他重入塵寰，那麼，請你想想，中州家鄉，還有什麼可資托付的族人親戚，可以讓我們把孩子付託給他，代爲領養？」

焦鼐偏着頭想了想，說是：

「要麼，我有一位堂兄焦盉，他自幼和我一道讀書，情同手足。」

嬌嬌聽時便問：

「這位堂兄可曾受惠於你?」

「沒有，」焦鼐搖搖頭說：「他的家道也很殷實，所以不需我的濟助。不過，我前些年聽說堂兄堂嫂伉儷情深，遺憾的是伯道無兒，膝下猶虛，我堂嫂曾有意爲他娶妾，可是堂兄又恐分了夫妻的情愛，一直不肯答應。」

「那就好了，」嬌嬌歡聲的說：「他既無後，一定會把我們的孩子，視同己出。」

當時，就這麼決定了，將寅生送到中州，托付給他的堂伯父領養，或竟立爲子嗣。夜間，焦鼐使一幅白綢，寫了一封長信，備述他獲罪充軍，落難遇救的經過，說明他將隱居深山，不復再出，因此特地將親生骨肉送到中州，請焦盃代他養育。

第二天一早，焦鼐一覺醒來，看見嬌嬌已經在爲寅生打點衣物，收拾行囊。她脫下臂上的一雙金鐲，套在寅生的腕上，又雙手捧過一隻玉瓶，告訴寅生說：

「無論你要什麼，祇須在心中默念，伸手往玉瓶中一掏，就會有了。」

焦鼐便忙起身，送他兒子登程，洞穴之外，嬌嬌已先命人備一輛牛車，派一個鬢髮盡白的老僕護送。寅生自己爬上車去，手裏緊緊的抱着那隻玉瓶，他向父母告別，居然毫無悲戚之態，反是焦鼐塵緣未盡，心中酸酸的直在想哭。見嬌嬌作法，突的一聲大喝，那牛車竟破空而去，扶搖

直上，冉冉沒入靄靄白雲之中，這時候，焦鼐忍不住的雙手掩面，抽搐飲泣。

嬌嬌却在笑着勸道：

「郎君，兒子一走，你便難過得直哭，你怎的忘了，當年我父母送你我登程，不也是暗拋熱淚，强顏歡笑的嗎?記得我父母曾叮嚀你什麼來?爲什麼一當了官，你便立刻給我白眼。」

說得焦鼐破涕爲笑了，他伸出自己的斷指，請嬌嬌看，又自嘲的說：

「妳莫非是嫌這還不夠我受?要我再多砍一根下來?」

於是夫妻二人相視一笑，攜手並肩，雙雙回到洞穴之內。

那一年，焦盃已經四十歲，正爲猶無子嗣，焦急憂鬱。忽一日，門外駛來一輛牛車，見一名老僕，帶一個頭角崢嶸的小男孩，攜一封帛書，走進門來。老僕呈上書信，焦盃拆開來一看，果然便是失蹤多年，不卜生死存亡的焦鼐親筆，說明願將他的兒子過繼給自己爲嗣，當時眞是喜從天降，立刻望空拜跪，叩謝上蒼。他重賞老僕，將他送走，便興冲冲的攜着寅生，去見他的妻子。

焦寅生從此在堂伯父家住下，焦盃夫婦，捧着他有如天上掉下來的鳳凰，整日寸步不離，十分鍾愛。那焦盃又怕老師拘管嚴格，便親自敎他讀書。

這年冬天，焦盃因爲得了傷寒，臥病在床，其勢甚爲凶險，醫家都說，倘能得多天的西瓜，

吃了便好。却是中州非臺灣可比，那來的西瓜可喫？焦氏正在憂惶無計，焦寅生孝思不匱，却想起他母親給他的那隻玉瓶來，於是他暗中一拉他的伯母，進了臥室，摒退婢僕，焦寅生悄悄的告訴他伯母說：「我有辦法。」

寅生開箱取出那隻玉瓶，喃聲的唸：「西瓜，西瓜！」然後伸入瓶掏摸，果然奇蹟應驗，給他掏出了一只鷄蛋大小的西瓜來。往桌上一放，見風便長，霎時就變成十多斤重的一只西瓜了。焦氏大喜過望，忙剖開餵焦盃喫下，不幾天，焦盃的大病痊癒，身體完全復元。

當他聽說寅生的玉瓶，可以隨心所欲，予求予取，他便命寅生試試，看看可否取出金珠財寶？寅生試時，居然又告奏效，這麼一來，焦盃一家竟成中州的首富，但是焦盃却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卹貧濟老，修橋舖路，却是他將所有的功德，都用他堂弟焦鼐的名義，於是不數年間，焦鼐大善人之名，便不脛而走，傳遍天下。

寅生長大成人，應試赴考，連戰連捷，他由秀才而舉人，而中進士，為官勤慎廉潔；三十三歲便陞任大中丞。那一年焦盃夫婦，俱已年近八十，却仍健飯久視，耳目聰明，當雲南有變，焦寅生奉旨入滇平亂，啓程之前，焦盃夫婦再三叮嚀，命他到鳳凰廳，尋訪父母雙親。寅生過鳳凰廳時，扈衞簇擁，披草斬棘，居然被他找到了三十年前舊居之地，但是洞穴雲迷，野草萋萋，悵然不見人迹。他在洞外洞裏，徘徊躑躅，依依不肯離去。果然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在洞內一處石

壁，發現了他父母留下的一道偈子，詞曰：

「中州焦鼐，向蒙虎恩，
夫妻修持，卅載通神；
某年某月，白晝飛昇。
知兒已顯，慎毋獲罪，
來日前程，貴不可言；
人間天上，殊途同歸。」



毒姻緣

趙吉初見宋媚娘時，是在洞房花燭夜，那時媚娘艷光四射，宛如天仙⋯

趙吉再見宋媚娘時，她已在尼姑庵，衣不蔽體，全身紅癜，皮膚乾裂，

毒姻緣

臉上爬滿青色的贅疣……

這是一段曲折離奇的姻緣，一段

因毒解毒的奇聞！

一

伸出那雙皮包骨頭，簌簌顫抖的手，趙大娘一把拽住趙吉的衣袖。一錠銀子塞進了他的袖管。趙吉噙着熱淚，凝神傾聽他母親的臨終遺言：

「我死以後，你父親一定會再娶。娘所擔心的是：你後娘容不得你，萬一你在家裏躭不下去，那你就祇有遠走廣西天井關，投奔你的舅舅施海客……」

母親的遺言猶在耳邊繚繞，她老人家病死才兩年，果然被她不幸而言中。趙吉的父親趙伯實，由於自己忙於釀酒生意，中饋乏人，又娶了一位凶悍潑辣的劉氏續弦夫人。劉氏自己不能生育，却把個忠厚誠懇、書也唸得很好的趙吉，當作了心頭刺、眼中釘，一天到晚非打即罵。趙吉整日眼淚汪汪的熬了三年，熬到了十八歲，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好留一封信在他父親的枕頭邊上，帶了母親遺留給他的二十兩銀子，拎隻小包袱，開始了從安徽靈璧到廣西——雲南交界處鎭遠縣天井關的迢遙旅程。

跋涉千山萬水，經歷九死一生。足足走了三個月，趙吉好不容易抵達了萬山叢中桂滇孔道的天井關。可是他幾乎問遍了天井關上所有的人家，就偏沒有一個人聽說過施海客這個名字，更別說有人見過這位來自河南，因爲做生意發達了，就此在天井關落籍的異鄉人了。趙吉萬里投親不

遇，二十兩盤纏早已花了個精光。迫不得已，他就唯有自己編幾句道情，唱兩段蓮花落，大街小巷的挨門乞討起來。夜闌人靜，簷下露宿，他每每情不自禁的嗚咽啜泣，深切悔恨自己的造次孟浪，捨下父親，離鄉背井。如今眼見就要客死異地，再也回不了家鄉，見不着他爹，變成鄉關萬里的孤魂野鬼了。

有那麼一天，趙吉來到天井關東郊，檳榔樹下一道柴門的一戶人家。他敲起竹板，滿臉流淚，聲聲淒越的唱起：「可憐我，小兒郎，萬里漂泊到異鄉，山窮水盡路茫茫。悵望家園枉斷腸，今朝不知明日死何方？……」呀然一聲，柴門打開，一位鬚髮半白的老丈從門裏出來，眼望着趙吉詫異的問：

「小叫花子，看你長相倒是挺斯文的。唱的蓮花落，偏又這麼淒涼悲傷?!」

帶一腔悲憤、滿腹辛酸。趙吉哽咽的回答那位老丈說：「我唸了一肚皮的詩書，怎不斯文？如今到了這窮途末路，又怎不淒涼悲傷?!」

老丈倒也不以為忤，好言好語問趙吉的來歷，趙吉一一說了。詎料那位老丈偏頭想了想，忽又石破天驚的問他：

「你舅舅是否名叫施海客？白白的面皮，長得有幾顆細麻癍?」

趙吉大喜過望，連聲應是。又忙不迭問這位老丈可知道他的舅舅究在何方？老丈一聲長嘆的

答道：

「令舅來往滇桂兩地做生意，賺了不少錢。起先是在這天井關落了籍，祇是後來他娶了個青樓女子，搬到鎮邊縣城去住了。前年他得病身亡，那青樓女子趁機捲逃。還是我念在和他曾有杯酒之交，到鎮邊去給他辦理後事，把他葬在東門外蓮花庵旁邊的一棵大榕樹下。」

二

趙吉當下大哭一場，叩謝了老丈的營葬之恩。他連夜趕到蓮花庵，找到了他舅舅的孤墳，跪地號啕，痛不欲生。哭聲驚動了庵裏的老師太，給他吃了一頓飽飯，又指點他說：

「葬你舅舅的那位老丈叫辛博艮，他跟你舅舅合夥做過生意。你不妨去找他給你想個辦法，得一筆盤費回家鄉去。祇是你千萬別說是貧尼告訴你的，免得他怪我多嘴多舌。」

趙吉千恩萬謝，趴下地給老師太磕了個頭。再度找上辛博艮的門，一見面便喊他辛老伯。辛博艮大為驚訝，問他怎知道他姓辛，而且還以老伯相稱？趙吉祇好編了個謊，說他昨夜睡在他舅舅的墓旁，夢見了他舅舅，是他舅舅叫他來找辛博艮求援的。然而辛博艮卻一再堅持他跟施海客並無深交，而且他早已退隱家居，手頭那來的餘錢援濟趙吉？

雖然辛博艮一味推托，但趙吉委實是衣食無着，進退維谷。他祇好三番兩次央求辛博艮，指

點一條生路。辛博艮枝他糾纏不過，終於給趙吉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據辛博艮說：他有一位連襟，名叫宋禮鳴，是鎭邊縣的首富。宋禮鳴膝下有二子一女。他那個女兒閨名娟娘，長得是花容月貌，玉骨冰肌，尤且知書達禮，溫柔嫻靜。就因爲本身的條件太好，擇偶的眼光難免偏高，以至於蹉跎再蹉跎，長到一十九歲都還沒有許親。辛博艮說趙吉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又是個讀書兒郎，他認定了宋家一定會看得中他。因此有意寫一封信把他介紹到宋府去，看看他有沒有這個造化，能夠成爲宋府的東床快婿。

趙吉正在饑寒交迫，走投無路，聽說有這麼好的機會，焉能不喜？他向辛博艮連聲道謝，穿上件辛博艮送給他的半舊長衫，滿懷熱望的到了鎭邊宋府。一看那門牆高大，畫棟雕樑，不禁有點膽怯畏縮。當他遞上辛博艮的親筆信，眼睛長在額頭上的門房，僅祇冷冷的說了句：「到台階下去等着。」趙吉當時就想不如扭頭便走的好，大可不必就在那兒自討沒趣。可是等不了多久，就看見兩位衣冠華麗、氣宇軒昂的少年，由四名家人簇擁着迎將出來。一見趙吉便彬彬有禮的躬身一揖道：

「奉家嚴之命，恭迎先生。」

趙吉怔了一怔，嘴裏嗯嗯啊啊的不知道都應答了些什麼。他跟在那兩位宋公子的後面，過轎廳，越庭院，穿迴廊，直到一座豪華堂皇的大廳上。一位濃眉大眼、虎背熊腰的中年

男子，挺直的站在白石台階正中央。趙吉不待介紹便上前行禮，必恭必敬的說聲：「宋員外在上，學生趙吉謁見。」那宋員外也不跟他客套，坦然受了他深深一揖，隨口漫應：「好好，廳上坐。」便領着趙吉，到廳右一張太師椅上坐定。一名行動敏捷的家人捧上了一杯蓋碗茶。又聽見廳後一聲高喊：「夫人到！」趙吉連忙站起身來，兩名俏麗的丫鬟，扶着一位渾身珠光寶氣、綺羅綢緞的半老徐娘，轉出屏風，來到大廳。趙吉又是一揖及地，剛剛站直身子，一眼瞥見那位秀麗端莊的宋夫人，用她好不銳利的目光，從上到下把自己仔細的打量了個夠。

起先以爲宋員外夫婦要從他的姓氏、年貫、家世、學歷問起，從詳盤問他的來歷。趙吉頭天晚上就整整想了一夜，應該如何措詞回話。然而臨到這最緊張的一刻，宋員外兩夫婦居然連一句話都沒問。趙吉祇聽見宋夫人在向宋員外低聲耳語：「辛家妹夫眼力果然不差。」宋員外在喉嚨口應了一聲：「唔。」接下來便是宋夫人斬釘截鐵的說：「那就讓他們今晚成親吧！」

趙吉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先是倏然一震，然後便恍恍惚惚的宛若置身夢中，就憑宋員外這麼一面、宋夫人那麼一眼，他居然會成爲鎭邊首富、門第顯赫的宋府唯一乘龍快婿？這未免太不可思議。然則接踵而來的一連串事實，卻又是千眞萬確，半點不假，絲毫不容置疑的。

宋府眞稱得上是一呼百諾的鐘鳴鼎食之家。打從宋員外一聲令下，頓時便如魔杖一揮，奇跡顯現般的展開了盛大隆重的婚禮。大廳上變戲法似的高懸喜幛，燃起紅燭，地面鋪起一直伸展到

內室的大紅氈毹，桌椅榻几一概繫上了錦綉圍被。不知從何處來了一班樂手，笙管齊奏，音樂悠揚。男女傭人喜洋洋的跑前跑後，忙碌緊張。趙吉髣髴一觔斗摔進了青雲裏。走遍大街小巷，求爺爺告奶奶討一碗剩飯殘羹的異鄉乞丐，被好幾個笑臉相向，滿口吉祥話的男僕，捧隻鳳凰似的擁到一間堆金積玉的臥室，翻箱倒櫃的取出一套簇新的吉服，袍服冠帶一應齊全。男僕們七手八脚的給他換上，再擁他到巨大的穿衣鏡前照一照；喝！正好應了一句俗話：「人是樹椿，全靠衣裳！」鶉衣百結、灰頭土臉的一個小叫花子，硬給打扮成了一身金碧輝煌的狀元郎。

再以後就更像是做夢一樣，趙吉脚不點地的被一大堆人擁過來又擁過去。他在華麗大廳臨時佈置而成的喜堂，和一身鳳冠霞被、滿頭珠圍翠繞的宋媚娘小姐，行過繁文縟節的交拜禮，正式結爲夫妻。又被一陣音樂，無數喜娘丫鬟，前呼後擁的送進了洞房。

紅燭高燒，暗香浮動，洞房裏的橘麗馥郁，眞彷彿是人間天上。趙吉和宋媚娘接受過一批又一批人的道賀，坐床撒帳，喝過了交杯酒。一對新人在牙床上坐定，又臨到了關係趙吉一生幸福與否的重要時刻；——趙吉在婚禮前後，一直都在忐忑不安，疑惑不定，心想世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這位宋府千金小姐，倘若不是奇醜無比，多半也會身有殘疾，要不然怎麼會就這樣輕輕易易的嫁給他了哩？該揭開紅羅蓋頭，讓他和他的終身伴侶正式見面了。趙吉鼓足勇氣，先做個最壞的打算，準備接受殘酷的事實。倒要看看他這位新婚妻子是麻是瞎，是盤鳩荼還是羅刹女？他

那顫抖的雙手終於揭開了媚娘的蓋頭了，——哎呀！趙吉脫口一聲驚呼，接連倒退三步。他的妻子宋媚娘，居然會是一位天仙化人，艷光四射的美女！不論是大千世界，仕女圖上，甚至於連趙吉做夢、遐思，也想像不出會有像宋媚娘這樣美麗標緻的絕色女子！

眼睛一亮，心花怒放，趙吉喃喃的唸叨了聲：「祖宗保佑，謝天謝地！」狂喜之餘，他還沒有忘記向媚娘作個長揖，輕輕柔柔的說：

「娘子，讓我來給妳卸粧。」

媚娘伸出她柔若柔荑的纖纖小手，虛攔一攔。

趙吉還以爲她是在害羞，再上前一步。鼻孔裏嗅入一股醉人的幽香，他忘情的再伸手過去。這一次，是他自己怔了一怔，縮回了手的。因爲，他清清楚楚的看見，媚娘那一對晶瑩閃亮的横波眼，湧出了兩滴淚珠！——是她在嫌他魯莽？孟浪？居然在生氣了？趙吉深切自責，滿面慚惶，他正想用最溫柔的語調去向媚娘認錯、賠罪。驀地，媚娘突然站起身來，輕移蓮步，筆直走向門口。她挺緊張的向左右探望，直到她已然確定附近無人時，這才扭轉嬌軀，熱淚泉湧，跟呆立原處不知所措的趙吉說：

「難道——，你眞不曉得你的死期已近?!」

宛如晴天霹靂、焦雷轟頂，趙吉如中雷殛般，也不知道僵立了好久，他恢復神志，轉臉望着坐同床沿的媚娘，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回答了媚娘剛才的那一問：

「我……，我不曉得……」

媚娘一聲長歎，伸手揩去了眼淚，她問明白了趙吉的來歷，這才鶯聲嚦嚦，有條有理的說出一番話來。直聽得趙吉心膽俱裂，頭皮發麻，三魂驚走兩魂，七魄只剩一魄。他幾乎就給媚娘的這一番話給嚇壞了。

三

原來，媚娘坦白的告訴他說，她是個痲瘋女！當年，在桂滇邊境，向以盛產美女聞名。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美女都有與生俱來的痲瘋惡疾。得了這種惡疾的人，在從前是無藥可醫的，相傳唯一的辦法，就祇有在痲瘋女長成以後，給她找一個不明就裏的異鄉人來，誘使他和痲瘋女結爲臨時夫妻。當地人名之爲「過毒」。倘若過了這段青春發動期都還不曾過毒的話，那麼，痲瘋女的惡疾一發，臉龐、四肢，乃至臀部，都會出現桃紅色的斑紋，皮膚乾燥有如龜裂，痲痺浮腫，如癬如癩，終至知覺脫失而死。古時候，甚至稱這種險惡的病疾爲天刑！

異鄉人貪戀美色，和痲瘋女一度春風。三天後，頸子上就會長出紅斑，七、八天後便遍體奇

癢難當，從此開始發痲瘋病。充其量，最多也祇能活個一年半載。而那位毒已過盡的痲瘋女呢，她惡疾已癒，除了喪失貞操，和一般的少女並無二致。到那個時候，她才能夠論婚、定親，正式嫁人。從此以後永無復發之虞。

趙吉聽到這裏，眞驚得魂飛魄散，混身猛烈抖戰。他雙膝一軟，跪倒在媚娘跟前，眼裏流下淚來，苦苦哀求媚娘道：

「娘子，我隻身一人，家鄉遠在萬里之外。務求娘子可憐我流落異鄉，幫我逃出這條性命去。我一輩子不會忘記娘子的大恩大德……」

「郎君，」媚娘也淚眼漣漣的，一面扶趙吉起立，一面懇摯的對他說：「不是我不肯幫你逃走，而是——我們這一帶很難找得到異鄉男子。毒沒過盡，是斷然不會放他走的。不信你可以自已出去看看，外面有的是拿刀拿槍的男傭人，你能逃到那裏去呢？」

趙吉一急，頓時放聲大哭，他哀哀切切的哭着說：

「我死不足惜。可憐我那高年老父，如今他還在苦苦的等我有朝一日回去團圓呢。」

這時候，反倒是身染惡疾、命在旦夕的宋媚娘，她從容鎭靜，神情肅穆，再度扶起趙吉，正色斂容的指點他說：

「我雖然是個女孩子，可我也懂得女子以名節爲第一的大道理。我一向以家鄉的這種風俗爲

憾恨，所以早就下定決心，寧爲貞女而死，不願爲失節之婦而偷生。郎君，你不妨跟我和衣而臥三夜。我自會向我父母要一筆錢，給你作盤費回家鄉去。至於我，痲瘋一發我必死無疑。我祇求你回家鄉以後給我立一個牌位，上面就寫結髮元配宋氏媚娘之神主。使我能嫁作趙家人，死爲趙家鬼。那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

聽得趙吉心如刀割，淚下如雨。他不顧一切的擁抱媚娘，悲憤交集的說：

「啊老天！我們一成夫妻我就會死，不成夫妻妳又活不了。倒不如去找瓶毒藥來，讓我們吃了一道死去，也許還能在來世再續良緣！」

「不，郎君！」媚娘感動的流着淚說：「我不許你再說這種傻話。這會兒我只要你寫下你家的地址，等到我死以後，我的陰魂自會找到你家去。那時候——，只求你能給我供一碗白米飯，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禁不住媚娘一再的央求，趙吉揮淚寫下了家中的詳細地址。媚娘特地去找來針線，當着趙吉的面，把那張紙條縫在她內衣的夾縫裏。更柝聲響由遠而近，都二更天了。趙吉和媚娘緊緊摟抱的睡在床上，軟玉溫香，含苞待放。那一陣陣的輕憐蜜愛，一次次的耳鬢廝磨，叫情竇初開、一輩子沒有近過女色的小伙子趙吉怎生按捺得住？他一再的衝動，不惜一死想要成其好事，可都被嬌喘吁吁的媚娘婉轉勸止了。與此同時，就從那夜開始，媚娘一遍遍吐出她那暖馥柔膩的舌尖，

在趙吉頸部舐舔。癢兮兮的，還醮着點兒顫上來。一連三夜，趙吉的頸項上果然出現了好幾塊桃紅色的斑點。

三日之期屆滿，到了趙吉、媚娘生離死別的那一天。一對同床三夜、擁泣三天的小夫妻倆幾於哭乾了眼淚，哭斷了肝腸。媚娘脫下了她的一對金鐲、一條瑪瑙項鍊，塞進趙吉的懷裏。她先到大廳去見父母雙親，才一盞茶功夫就有一名家人來請趙吉。趙吉急急忙忙趕到廳上時，媚娘却早已先行避開，以免她父母發現趙吉和她居然動了眞情。宋員外夫婦驗明白了趙吉頸上的紅斑，果然誤信媚娘毒已過盡。

自此對趙吉改容相向，神情冷淡，就好像他是毫不相干的路人一般。宋員外使個眼色，另一名家人捧上一只紅漆托盤，托盤上有五百兩銀子。趙吉道過了謝，才把銀子收好。宋員外就祇說了一句話：「好了，你可以走了！」

趙吉苦苦思念宋媚娘，他哭腫了眼睛離開宋府，直在悔恨自己爲什麼沒有勇氣和媚娘一道去死。彷彿天井關上的人全都曉得了他已經被「過了毒」。人人視他爲洪水猛獸，妖魔鬼怪，一見到他便趕忙避開。趙吉誠心誠意的去向辛博良和老師太道謝，還準備送幾兩銀子給他們的。誰知辛博良一看到他便縮回屋裏，使勁的揮手叫他快走。老師太見了他更是如遇蛇蠍，死命的把庵門關上，說什麼也不肯打開。趙吉唯有聲聲苦笑，他親手掘出他舅父的骸骨，總作一包揹在背上。

一步一淚的離開了天井關，踏上了永別媚娘、傷心淚盡的萬里歸程。

趙吉終於回到了家鄉，和他老態龍鍾的父親久別重逢，相擁大哭。父子二人互敘離情，趙吉這才知道他離家兩年間。他那位兇悍的後母先已感染時疫不治身亡。他父親正因爲孑然一身，沒個幫手，連釀酒生意都做不成，唯有閒居在家，苦苦度日，父子相見，恍若夢中，趙吉將他和媚娘的那一段情全部隱瞞。他把剩下的四百多兩銀子交給他的父親。趙伯實還以爲是他妻舅施海客臨死時的贈與哩。兩父子厚葬了施海客的遺骸，趙吉想用自己未來的成就，報答媚娘捨命相救的摯情。他開始閉門苦讀，一年以後他便中了一名秀才。他還在鍥而不舍，繼續努力，決心成舉人，點進士，將來大大的做一番事業。把他所有的成就全部歸功於他朝思暮想、片刻難忘的宋媚娘。

就在趙吉從靈壁到安慶去應鄉試，考舉人的那一個月上。有一天下午趙伯實正搬張凳子坐在門口晒太陽，忽然來了一位衣不蔽體的少年女子，乍一看可把趙伯實給嚇了一大跳。那少女毛髮枯乾拳曲，週身紅瘢如癩如癬，皮膚乾燥厚結，顯出一道道的裂紋，青灰色的贅疣滿佈顏面，把眼耳口鼻全給扭曲成可怖的奇形異狀。趙伯實從來就沒見過這麼醜陋恐怖的人，他連忙掏出幾文錢來，丟在地面，叫那個女叫花子拿了就走，離開他家越遠越好。

可是那個令人不忍卒視的女叫花子却開口說了話，她深切感喟的說道：

「令郎趙吉在天井關欠了小女子大筆銀兩，不是這幾文制錢所可以還得了的……」

趙伯實驚得直跳起來，他一疊連聲的問：

「妳怎知趙吉是我兒子？我兒子趙吉又是怎樣欠了妳的錢的？」

那女叫花子這才一字一淚，說出了她和趙吉之間那一段纏綿悱惻的往事，直聽得趙伯實也情不自禁的洒下了兩行同情熱淚，他十分懇切的對痲瘋女宋媚娘說：

「我知道妳決不會編這套謊話來哄我，可是妳所說的故事委實太離奇了。何況我兒子從來就沒有跟我提過這些事。我看我還是先安排妳在此地住下，等我兒子應試回來再作計較。」

宋媚娘點點頭答應了。趙伯實就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尼庵，送了一兩銀子給那位雙目已盲的老尼姑，請她代爲照料媚娘的飲食起居。十天以後，趙吉考場得意，興沖沖的從安慶府回到家中，一聽他父親說起媚娘已到，拔脚就往尼姑庵跑。趙吉、媚娘原以爲今生今世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一旦意外重逢，趙吉顧不得媚娘惡瘢遍體，腥臭難聞，他緊緊擁住媚娘和她放聲痛哭，媚娘邊哭邊訴，她說自從趙吉去後，不久她的痲瘋病開始發作。由於駭怕痲瘋病會得傳染，可能連累全家。宋員外在一怒之下命人把媚娘送到痲瘋局。那痲瘋局裏男女混雜，聽任那些痲瘋病患住在裏面自生自滅，可怕得像是人間地獄。媚娘連一天都住不下去，她心想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沿途乞討到安徽靈壁去找趙吉。她憑恃無比堅强的意志，抱定必死的決心。一路餐風露宿，忍饑耐寒，居然給她抱病完成了這項幾乎毫無可能的旅程。

媚娘和淚以俱的正告趙吉，她身罹惡疾，自慚形穢，隨時隨地都會死去。因此她從未想過要跟趙吉重爲夫妻。她飽經千辛萬苦來到靈璧，祇圖再見上趙吉一面，等她死後能夠歸葬於趙氏祖塋，那她就於願已足了。趙吉聽她這麼說時，愈發覺得萬箭攢心，心頭滴血。他痛哭流涕的抱住媚娘說：

「不，媚娘！妳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妻子。萬一妳眞有個三長兩短，我也會終身不娶。」

趙吉堅持要媚娘搬回家去同住。媚娘却抵死也不肯住進正屋。她說她決不能把痲瘋病傳染給趙吉全家，使自己成爲罪人。趙吉說她不動，祇好和她一起住進屋後的一間小小倉房。倉房裏有着十幾隻大小不一的酒罈。裝的是趙家自釀的米酒。趙吉給媚娘搭了一張小床，他自己就在小床之前席地而眠。日日夜夜，片刻不離。

靈璧人聽說趙家住得有一個痲瘋女，經過趙家門口時都會繞道而行。親戚朋友也是從此決不上門，連家裏僱的長工傭人都一哄而散。趙伯實兩父子簡直就與世隔絕了。趙吉却能始終如一，盡心盡力的服侍媚娘。一應飲食藥餌，全由趙吉親手餵到媚娘的嘴裏，換下來的髒衣服也由他代洗。到了媚娘的病勢日趨沉重，連她的大小便都得由趙吉躬親處理。就在那一年上，趙吉高高的中了擧人。報子趕來報喜，都寧可捨了賞錢不要，把報喜單遠遠的一扔，扭頭撒腿便跑。

秋去多來春又到，轉眼已屆趙吉晉京會試之期，這是一個讀書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項考

試。倘然獲中進士，就此順利步入仕途，爲官作宰，光大門楣。媚娘一連幾次催促趙吉啓程赴考，趙吉却每每搖頭苦笑的答道：

「縱然有天上掉下來的狀元，也不能讓我置妳於不顧！」

打這個時候起，媚娘有了不如自己早早一死，免得躭擱趙吉錦繡前程的念頭。

那夜，天色如墨，風雨交加，趙伯實在他房裏忽然喊起肚子疼來。趙吉不得不暫且捨下媚娘，到他父親房裏去侍疾。媚娘當時就心想，這下機會來了。她竭盡全身之力爬下小床，打算手脚並用的爬出門去投水自盡。方才爬了兩步，驀地聽見樑上颼颼一聲，媚娘的驚呼駭喊還沒來得及出口，乍抬頭看時，祇見一條兒臂粗細、一丈多長的大黑蛇，尾部盤繞樑上，蛇頭正在冉冉伸向那只頂大的酒罈。媚娘不禁喃喃低呼：「蛇啊蛇啊！你乾脆把我喫了。讓我葬身在你腹中，也好讓趙郎對我死了這條心呀！」然而那條大蛇却根本就沒聽見，牠只顧伸向酒罈掀開罈蓋，就此唧唧喋喋的偷喝起酒來。媚娘睜大兩眼，眼瞧着那條大蛇啜飲許久，越飲越多，偌長的蛇腹都脹成了水桶般粗。這時候那蛇彷彿想起該縮回樑上，鑽隙逃走。牠整條蛇身使勁的往上抽縮，却由於肚皮裏裝的酒太多了，不但縮不回去，反倒尾部一鬆，筆直的往下墜沉。媚娘又聽到啪噠一聲巨響，大蛇恰好掉進了酒罈。緊接着便是一陣翻騰攪滾，那蛇急切間無法鑽出罈外。精疲力盡之餘，終於聲響頓止，大蛇就此淹死在酒罈之中。

媚娘是南國少女，心知像這樣大的黑蛇，必定會有劇毒。於是她又把心一橫，氣喘咻咻的爬到罈邊，發出一聲淒呼：「郎君，永別了！」訣別過後，她毫不遲疑的用雙手掬酒，連連的喝了好幾大口。然後她就躺囘地上，靜靜的等待毒發身亡！

說也奇怪，媚娘等了許久，不但不見毒性發作，反而漸漸覺得神清氣爽，耳聰目明。身上的鬱熱散盡，滿心的焦燥全消。就祇覺得奇癢難當，恨不能把全身皮膚盡行揭去。媚娘癢得直在地上打滾，甚至於把那一大罈連蛇帶酒都給撞灑了出來，蛇酒潑上了媚娘的身子，奇跡顯現了，媚娘的奇癢立刻止住。這時候，留在趙伯實屋裏的趙吉聽到聲響，連忙跑到倉房裏一看，他頓時就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

媚娘彷彿脫胎換骨，再世爲人。她娉娉婷婷的站起身來，拳曲蓬鬆的亂髮，一變而爲漆黑柔潤，雲鬢霧鬢。那厥狀可怖的贅疣癩癬，居然一掃而空。龜裂乾皺的肌膚，忽然晶瑩如玉，美若羊脂。一雙柔荑，又復成的嫩筍尖芽，翹起蘭花。——痲瘋女一旦痊癒，她會變成絕色中的絕色，美女中的美女。是大黑蛇的劇毒入酒，以毒攻毒，根治了媚娘的惡疾，痲瘋盡去，天刑解除！眞愛感天，苦盡甘來。這一對曾經經歷過千刼百難的有情人，終於締結了美滿姻緣。



小王爺福康安

小王爺，究竟是何方「神聖」，是否眞有其人？若就其身份而言，旣爲小王爺又是大將軍，時代背景復在前清乾隆。那麼，似乎也就祇有追封郡

王的傅恒之子，自己本身亦曾由嘉慶君晉封郡王的福康安一人足以當之。

小王爺福康安

福康安可以說是有清一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享盡榮華富貴，最富傳奇意味的一位人物。他的身世，就是一個人言言殊，爭議多年的謎。稗官野史，頗有不少說他是乾隆皇帝和富察氏皇后之嫂——傅恒夫人的私生子。倘若此說屬實，那麼此一醜聞，便是前清繼博爾濟古特氏皇太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康熙納姑爲妃以後，乾隆敢作敢爲的滿清皇室第三宗亂倫案了。

博爾濟古特氏是清太宗之后，滿清入關後第一位皇帝順治之母。她以皇太后的身份正式下嫁多爾袞，那是以嫂嫁叔，以叔援嫂。當時的順治小皇帝（六歲登基）曾經爲此下過一道聖旨，宣示天下。且由史官列入史籍。乾隆年間給大學士紀曉嵐（昀）看到了，他跑去跟乾隆皇帝說：「這是什麼事情？也能傳諸後世，出盡皇帝的醜呀！」乾隆倒也從善如流，當即把順治這道聖旨給抽掉了。因此後世之人，極少能夠讀到這篇皇帝兒子嫁掉太后親娘的千古妙文。筆者特予抄錄於此：

「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能不養志。使聖母以喪耦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爲中國第一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着所司預辦。」

順治有個妹妹，是清太宗的么女兒。當順治駕崩，由他的兒子玄燁繼位，是爲康熙。康熙登

基，仍舊把他這位姑姑留在宮裡，遲遲不嫁。羣臣請康熙及早爲皇姑婚配，免得就擱了她的青春。康熙却直率的答道：「還說什麼嫁人?·朕早已把她納爲妃子了！」斯語一出，羣臣不禁爲之駭然。當時也曾有人據理力爭，奏道：「宮闈之內，王化所基，所以倫常斷不可亂！·今宮主於皇上爲父輩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爲妃！」然而康熙竟會强詞奪理的說：「不然！所謂同姓不婚，係指母親、姊姊或自己所生之子女不可婚也。姑母既不是我母親，也不是我的同胞姐妹，更不是我的女兒。納之爲妃，有何不可?」

據稗官野史記載，綜合而言。乾隆和傅恒夫人初次見面，係在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當年乾隆三十二歲，正值天下承平，擴建圓明園告成，奉皇太后遊園。降旨自后妃以下，但凡公主福晉、宗室命婦、椒房（皇后）眷屬一起入園遊覽。是年傅恒正任內務府大臣，兼管圓明園事務，得算是乾隆的總管家。而且傅恒夫人又是富察氏皇后的親嫂嫂。有此兩重資格，自亦在遵旨遊園之列。據說這位傅恒夫人容貌長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面不脂而桃花飛，腰不彎而楊柳舞。眞是個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在那麼許多滿漢美女之間，唯有她被乾隆一眼看中，暗戀不已。由而亦可見她是「美豔冠絕羣芳的一代佳麗。」

一縷情絲，牢牢繫住。乾隆朝思暮想之餘，自然要找個機會，再見上傅恒夫人一面，甚至於跟她多多接近。遊園之後不久，欣逢富察氏皇后生日，於是便由乾隆主動建議，召傅恒夫人進

宮，暢飲一日。富察皇后彷彿有點知覺，乾隆另有企圖。神情之間，頗爲不悅。乾隆便乾脆自己降旨，召傅恒夫人入宮赴宴。是日也，傅恒夫人似乎經過刻意修飾，益發顯得艷光四射，風華絕代。乾隆、富察后、傅恆夫人乃在皇后住的坤寧宮坐席，乾隆居中，姑嫂二人左右相陪。杯觥交錯之際，乾隆頗有脫略形迹之嫌。傅恆夫人連飲數杯，不覺酡顏半暈，星眼微餳。美人醉態，益發撩人。乾隆又詩興大發，提議聯起句來，這首由一帝一后一夫人合作的即興七絕，語意之間，大可玩味。因爲乾隆首起的一句是：「坤闈設帨慶良辰」，富察后續的是「『奉命』開宴款嘉賓」。傅恆夫人再接一句：「臣妾也叨恩澤逮」，乾隆爽性便露骨來了個結局：「兩家併作一家春」！

乾隆殷殷勸飲，傅恆夫人果然薄醉，乾隆親命宮娥，把她送到別宮「暫寢」。不一會兒，富察后就找不到乾隆了，她追問宮娥，宮娥笑而不答。派人去看傅恆夫人時，回報傅恆夫人臥室緊閉，喊它不開。因此，等到一宵過後，翌日一早，傅恆夫人來見富察后叩辭。富察后頓時便沉下臉來，冷冷的說了句：「嫂子大喜！」直把傅恆夫人羞得臉紅耳赤，倉皇而去。

從此以後，乾隆和富察后便一改往日恩愛，變得經常反目相向。乾隆內愧，富察后更是耿耿于懷，無時或忘。有謂往後富察后之死，就由於她和乾隆在南巡的御舟上，再度提起乾隆和她嫂嫂的不正常關係。富察后尚且頻加譏誚，使得乾隆老羞成怒，一脚把她踹到河裡淹死了的。也許，這是十全老人乾隆一生最大的憾事之一。他諡后號孝賢，並且由他口述，命學士汪由敦作了

一篇相當沉痛的碑文。

乾隆、傅恆夫人邂逅二十五年後。乾隆三十二年間，傅恆奉旨帶他的兒子福康安入覲。乾隆一看這孩子就喜歡得不得了。立授三等侍衞，命在乾德門行走。從此展開了福康安富貴榮華，位極人臣的一生（清制，武狀元授頭等侍衞，第二、三名授二等侍衞。中武進士者，始得授三等侍衞）。福康安所受到乾隆的恩寵，實已到了空前絕後，冠蓋古今的地步。短短十年間，便從一名三等侍衞陞到八面威風的大將軍。乾隆中葉的封疆大吏，福康安當過四川、雲貴、浙閩、兩廣四任總督。中樞六部，他當過工部、戶部、吏部、兵部四部尚書，尤其繼他父親傅恆之後，做過內務府大臣。就只差禮部、刑部非他之所長，而沒有來得及做。封爵封到無爵可封，乾隆會追封他的老子，恩賞他的兒子。加官加到無官可加，再給他三個六品藍翎的缺，讓他去賞他的傭人。古今中外，眞是找不出第二個像福康安這樣奇中又奇的幸運兒了。

福康安以三等侍衞起家，兩年後陞二等侍衞在御前行走。才一年便又陞頭等侍衞，御前侍衞與皇帝，如影之隨行，非常親近，可謂武將最好出身。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福康安的父親傅恆病逝，乾隆軫念功臣，愛屋及烏，立授福康安戶部右侍郎、鑲藍旗副都統，儼然方面大員了，兩年後乾隆二度征金川，再授福康安爲領隊大臣，派他到金川軍中去送印。這原是個頂體面風光的閑差事。可是征金川的副帥是阿桂，阿桂有感於傅恆的知遇之恩，投桃報李，勸福康安這

位貴介公子留在金川立功。撥幾百名勇將精兵給他。福康安初試啼聲，居然一鳴驚人。他連打幾次勝仗，一舉攻克榮噶爾博山的七道險峯。阿桂報捷，乾隆大喜，賞他嘉勇巴圖魯封號。從此「嘉勇」二字便成福康安專有的封爵佳號了。

二次征金川之役大獲全勝，叛酋索諾木就擒。福康安也高奏凱歌而還。乾隆曾親赴良鄉，爲這員小將行最隆重的郊勞禮。賜御用鞍轡，在紫光閣設慶功宴。給他畫功臣圖，由乾隆親筆製圖贊，陳列在紫光閣上，還封他爲三等嘉勇男。福康安所受到的寵遇，讓滿朝文武全都看傻了眼。

乾隆格外愛寵，阿桂一心讓功。不數年間，就使福康安屢出靖邊，立功無算。阿桂一手提拔的名將，一生訓練的精兵，幾乎全歸於福康安的帳下。這才是他一輩子裡「戰必勝、攻必克」，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的最大本錢。由於一次次的勝仗，使福康安的官爵爺扶搖直上，事業燦爛輝煌。平甘肅逆回田五，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林爽文鬧臺灣嘉義，福康安以大將軍的崇銜揮師入臺，解嘉義圍，擒林爽文，又晉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乾隆甚至下詔，命在臺灣郡城和嘉義縣城，爲福康安建立生祠。

海蘭察是乾隆年間的第一名將，黑龍江人，面色如鐵，天生神力，打起仗來驃悍勇猛，無人可敵。往後道光年間的史地學者魏源所著「聖武記」一書中說：「天生海蘭察，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隱指福康安用兵非其所長，完全是依靠海蘭察而因人成事。其實這個說法未必見得公

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福康安、海蘭察平林爽文之役後，乾隆召見少司空德成，月旦當代人物。便曾問到福康安的將才比較阿桂如何？德成便舉個例說：「阿桂能從容指揮海蘭察，而福康安則必須極力周旋，才能得海蘭察之力。」言下之意，當然是福康安不如阿桂。可是乾隆卻爲福康安辯解道：「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只不過是他麾下的一名小兵。是阿桂一手提拔，海蘭察方能由一名末弁，屢次升遷到方面大將。海蘭察感激阿桂，當然願供驅策。不像福康安，平金川之役時海蘭察已經貴爲參贊，福康安纔祇一名領隊而已。尙且當時他還曾在海蘭察的帳下，聽他指揮。其後福康安後來居上，驟然成爲海蘭察的主帥，他就不能不謙虛自抑，倚海蘭察爲干城。阿桂和福康安處境不同，你說福康安不如阿桂，朕倒要說正由於福康安善於周旋，他才能使海蘭察爲他出力，屢屢平賊！」

事實上，則福康安初期作戰時，衝鋒陷陣，十分驍勇。後來他貴爲大將軍，爲一軍的統帥，也能謀定而勇，雍容鎭定，不時發揮他將略之才。平林爽文之役，福康安奉旨往解嘉義之圍（當時嘉義猶名諸羅），他命海蘭察率隊先發，他自統大軍在後續進，前隊後軍相距一百里，是夜大雨傾盆，天色如墨，伸手不見五指。福康安把大隊人馬帶到一座土山上團團坐定，等待天明。忽見火把千萬，漫山遍野而來。那正是林爽文遣出作威力搜索的大隊。林軍從火把亮處張望山頂，黑影幢幢，分辨不出是人是樹，拉起大砲火銃便是陣陣猛轟，清軍正要還擊，福康安先已一聲令下不許出一聲，不許動一下。清軍果然人人鴉雀無聲，紋風未動。林軍轟擊良久，毫無動靜，又復整隊離去。及至天明，大雨方止，海蘭察差人前來報捷。前隊業已攻進嘉義縣城。福康安檢查所部無一死傷，方始下令進發。下山的時候，大隊人馬眼見山腰裡盡是槍砲轟擊的痕跡，不禁爲之舌撟不下。由此可見福康安的機智權變，軍令如山。這不是一般不知兵的將校所能輕易辦得到的。

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乾隆命福康安入西藏征廓爾喀（卽尼泊爾），攻抵一條長達一里有餘的險惡隘道。廓人大隊據隘北，居高臨下嚴陣以待，福康安一聲進攻，勢將但有招架之功，絕無還手之力。當下只見福康安先把大軍紮在隘南三十里開外，再派兩支人馬暗暗埋伏在隘道的東西兩側。繼將大軍分爲五隊，用車輪戰法，輪流進攻隘北廓軍。從早到晚，猛撲數十次，屢退屢進，衝刺不已，於是這又成了誘兵之計。廓軍連勝數十陣，由於迭次追擊，位置漸漸移前。整日鏖戰到深夜二更過後，福康安再裝模作樣的發動一次總攻，將五隊人馬全部投入戰場，廓軍揮隊力抗，難免又乘勝追擊。福康安直把廓軍從隘北誘到隘南。這才一聲令下，號砲連響，狹谷中的廓軍驚見東西兩側火把盡燃，照耀如同白晝。福康安東西兩路伏軍團團滾滾的衝向北隘隘口。廓軍唯恐歸路截斷，抽兵急退，以致全軍陷於谷底。這時候福康安霍的上馬，自領大隊回頭猛攻，與此同時，北隘隘口的伏軍也轉身夾擊，反使廓軍擠在隘道裡背腹受敵。福康安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這一仗直殺得廓爾喀軍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清軍從而也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屢戰屢勝，功在社稷。福康安少年得志，又有乾隆的全力支持，驕侈之氣，在所難免。他是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三國袁紹，四世三公，史稱顯赫。殊不知清朝的福康安，更是五世三公二王！他子孫的封爵，尚不計算在內。福康安的高祖哈什屯，便是滿洲入關前後的所謂從龍之士。曾隨清太宗征瓦爾喀，戰功卓著。順治初升內大臣、議政大臣，加太子太保。曾祖米思翰，當過康熙的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祖父李榮保，任察哈爾總管，五代顯宦之中，也只有他是個二品官。不過在福康安立功之後，他祖父李榮保也被追贈一品了，至於福康安的父親傅恆，尤曾敉平大小金川之亂，征緬甸剿準噶爾獲捷。積功官拜大學士，封一等忠勇公。尤因福康安之死，追贈郡王銜。福康安的兒子德麟，封貝勒，孫子襲貝子，曾孫以後封鎮國公罔替。難怪後人艷羨福康安，有謂：「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賜，雲綸漢綍之褒。爲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世臣被恩至此，清朝第一人也。」其實即使歷朝歷代，古今中外，也很難找到這麼顯赫的世家。

前文提過福康安的驕侈，確實也是嘆爲觀止，聳人聽聞。福康安行軍作戰不騎馬、不乘車，他坐八人大轎。顧名思義，八人大轎原該八個人抬，唯有福康安的大轎是由三十六名轎伕輪流接班。其中一人領轎，八人抬轎，每一名轎伕還得另備四匹駿馬，供他們在輪休時騎在馬上跟着大

轎走。屈指算算，福康安每一出門就得三十六名轎伕，一百四十四匹駿馬，外加隨行官員、家將侍衛，盛大扈從全副執事。這一個隊伍可眞夠瞧上老半天的了。

前文表過，福康安的傭人之中，就有三名由乾隆特賞的藍翎，比知縣還要大一級。可是只要當上一名福康安的轎伕，就可神氣的了不得。有一件眞人眞事，福康安入藏征廓爾喀的那次，一名領轎闖入苗人家裡，强搶一個丫頭的首飾。當時被巡視的都司徐斐撞見，上前制止。那名領轎竟然把都司大人揪下馬來，將他的官服撕破，揮拳就打。

領轎行刼，都司挨揍。事爲專管軍風紀的候補道姚令儀所知。姚令儀認爲此風斷不可長，便去大將軍行轅禀告福康安。行轅司閽居然是一位林姓按察使的胞叔，他大而化之的說：「大帥這兩天太累，心裡正煩。這種小事，你不妨自己做主，辦了就是。」

姚道臺得了大帥門房的指示，回衙就多派人手，去把那名搶刼毆官的領轎逮了來。殊不知大帥轎伕何曾把一名候補道看在眼裡，他竟當衆破口大罵，咆哮公堂。姚道臺一怒之下，喝令拖翻了打他四十大板。福康安的傭人、轎伕素來驕橫，公堂上的衙役捕快銜恨甚深。他們不打板子，改成飽以老拳。整整四十拳打過，再把躺在地上的領轎拖起來看時，——糟糕，居然已經死翹翹了。

姚令儀唯恐事情鬧大，親自再上行轅出面禀福康安。幸喜福康安當時心情還好。聽說以後，

僅祇淡淡的答了句：「搶刼毆官，是該重辦！」接下去便是吩咐司閽另外選拔一名領轎了。

姚令儀篤定放心的打道回衙，自以爲從此無事。然而兩天之後，大帥移營，儀從列隊，大轎停妥。福康安臨出轅門，赫然發現三十六名轎伕一人不見。忙派人去傳齊，這幫轎伕來是來，但却列隊整齊跪在福康安跟前大磕響頭，由一名領頭的高聲禀告：

「奴才們捨命奔走，原祇侍候大帥一人而已。如今是一名候補道也可打殺奴才們，奴才們還能幹這抬大轎差使嗎？」

福康安早把這樁小事忘了，當下便問：

「是誰把本帥的轎伕打死了？」

姚令儀侍立一旁，抗聲答道：

「是卑職姚令儀！」

回話的聲音稍微大了點兒。福康安佛然不悅，沉下臉來就說：

「本帥這就撤了你的差！」

姚道臺就此罷官。

福康安之侈，足令文武百官爲之震驚。他常年南征北討，每過一處地方，地方官莫不以供應食宿各物的所謂辦差爲苦。因爲稍一不如福康安的意，頓時就會丟官。而福康安的炊金饌玉，服

用豪奢，又不是一般州縣小官所能想像得到的，因此乃有無從措手之感。

光緒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福康安統兵入藏，途經川邊一個小縣。當地知縣聽說福康安將到，須供午餐一頓。他也是不知如何措辦是好，急得一個勁直哭。他的一個親戚不忍坐視，就問這位知縣：「你能籌得出三十兩銀子來嗎？」知縣說：「能」；這人便請知縣放心，一切由他代辦。

時值六月溽暑，天氣炎熱似火。這人在縣裡找一所頂大的敞房，糊上染成古銅色的壁紙。又用油核桃仁，把桌椅熏成黑色，活像最名貴的烏木。他再找來幾張民家用過的竹蓆，蒸洗一過。按其大小形狀，做成一方方的引枕靠墊，兩層竹蓆之間，夾以一文不值的玫瑰花瓣與楊花，然後用藍緞子縫一道邊。屋裡的簾幔，一律用深綠色的蝦鬚細竹編成。——最精彩的是從街口到敞房行舘的門口，搭一道一里多長的蘆蓆天棚，天棚頂上再舖一層厚厚的松針。又派人到山中去砍了幾百株松柏矮樹，夾道植立。妙在還採集了大批的夜來香、茉莉花，暗暗藏在松柏樹後。

飲料則準備兩種。用紗布濾西瓜汁爲主。加上氷糖、薄荷水。茶葉則用北方產的蘭牙雪瑞，氣香味厚，茶色尤其清冽。泡好後便湃在冷水桶中，取其不冷不燙。

福康安行將抵步。這人又請知縣去借了幾百隻水桶，徵幾百名民伕，站在天棚兩側和敞房三面。用唧筒一遍遍的把冷水洒上棚頂屋頂和外牆上去。

那一天福康安坐在大轎裡趕了一上午的路，正是渾身是汗，熱渴難當。一到行舘，由知縣恭

迎入內用餐。既不見張燈結綵，披紅掛黃，但覺濃陰碧綠，滿目清涼，尤其一進天棚，陣陣香風迎人，偏不知茉莉夜來香究在何處？一里多長的甬道，兩旁松柏陰森，洒水而來的涼意，更是沁入心脾。一重重蝦鬚綠簾，尤其賞心怡目。及至進到大廳，坐上座墊，居然又是軟滑清香。連他自己都說不出那些簾幔座墊的名貴。祇知道桌椅全是川中罕見，最稱名貴的烏木。

午筵既開，知縣親自上菜。既沒有山珍海味，也不見四盤八碗。祇有滷鴨、醉雞、凍參、雪裏紅四味。甚至酒都不備，飲料祇是釅茶與透心涼的西瓜汁。吃喝得福康安暑熱全消，胃口大開。他連稱舒坦舒坦，爽快爽快。回顧那位知縣說：

「本帥出都以來，日夜不得休息，風吹日晒，千里攢趕。直到今天才算是走進了洞天福地。本帥原來祇打算在你這兒打個尖的，這會兒本帥可得住上一夜，好好的享受一番。」

福康安享了半天一夜的清涼福，翌日依依不捨的啓程。他一開賞便是二萬兩銀子。不久他又保舉那位知縣陞任監司。那位知縣從此宦途得意，一帆風順。——任誰也不相信他祇花了三十兩銀子本錢。

提到福康安的賞賜之厚，那也是出了名的驚人大手筆。他在死後八年，都還引起一段公案。也可以說是他的盛名之累，一生榮寵美中不足的瑕疵。福康安之死，更有一段傳奇。嘉慶元年（一九七六）四月，他正在川黔征苗軍次連戰連捷，已經進抵背子坡地方，忽然感染瘴癘，連日瀉

痢。但他仍然奮勇督隊前進，是日，背子坡驟降大霧，對面不見人影，福康安心中焦燥，下令全軍使用槍砲向天空猛轟。轟了一陣，果然驅散濃霧，露出萬里無雲的大好晴空。全軍上下正在雀躍歡呼，驀地晴空裡又響起一聲霹靂，將營盤前的一塊巨石，震爲粉碎。當下福康安的臉陡變，衆將校也在私忖這是不祥之兆。福康安在他所部將校苦勸之下，終於應允暫時中止開拔。當夜，便有一顆大星墜落於營盤西北。發出一道强光，又是一聲轟然巨響，遠近百里可聞。翌晨便驚聞福康安薨於大營。——先是，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七月福康安晉封貝子爵銜。照宗室貝子例，所有護衛官員，准他在家中選委，自此時人都尊稱他一聲福貝子。而福康安病死之地地名偏偏就叫背（貝）子坡。再前一站又是打狗河，福康安他正好生肖屬狗。

乾隆在執政六十年後，禪位於皇子顒琰。是爲清仁宗嘉慶君，乾隆自居太上皇。所以福康安死時，飾終之典非常隆重。晉封郡王，推恩乃父傅恆亦予追贈郡王爵銜。兒子德麟加恩晉襲貝勒。傅恆、福康安尚且父子二人雙雙配享太廟。前清自康熙年間三藩之亂後，除非皇室，從不封王。乾隆當國時還說：「福康安進封爲王，天下或議朕厚於后族。」却是福康安一死，他便示意嘉慶，封傅恆、福康安父子二人爲王。因此，清史諸臣封爵世表序文中，還曾指責：「惟福康安非有殊勳，竟贈眞王。襲降之制，一視天潢亦云濫矣！」可是，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乾隆駕崩，廟號高宗。嘉慶君頭一個就把乾隆的第一文臣和珅開刀。和珅賜死，抄沒了他的家財八萬萬兩。

和珅當了二十年宰相，他的家財正好是二十年國家總收入的一半。因此當年曾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歌謠。

乾隆崩後五年，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嘉慶君忽又下了一道聖旨，把屍骨早寒的福康安重新提起，狠狠的鞭了一次屍。這道聖旨上說：「從前歷次用兵時，領兵官員，原無格外犒賞之需。自福康安屢次出師，始開濫賞之端。任性花費，毫無節制。於是地方承辦之員，迎合備送，累萬盈千。以及銀牌綢緞，絡繹供支。不過以賞兵爲名，亦未必實惠盡逮戎行也。即如以德麟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儀，並備賞等銀四萬餘兩。外省祇知逢迎，紈袴乳臭，卑鄙惡習，實出情理之外，竟非人類所有。德麟收受銀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兩，着罰令賠繳八萬兩，以示悖入悖出之天理，爲治世所不容！」

福康安爲前清東征西討，開疆拓土，建立無數汗馬功勞。死後他兒子收了四萬來兩銀子賻儀，嘉慶君還要在八年後痛加斥責。罵德麟和贈賻者「紈袴乳臭，卑鄙惡習！」「實出情理之外，竟非人類所有。」除此之外，尤且逼令德麟把那筆賻儀充公，再賠出將近四萬兩銀子來，合成八萬兩之數。這就未免有點小題大作了，殊不知清代軍中犒賞，原就是嘉慶君之父乾隆首開先例。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九月，首征大金川之役，是乾隆頒賜花翎二十、藍翎五十、銀十萬兩給傅恆，備犒賞軍前各將校之用。尤有甚者，倘若嘉慶君曉得福康安在世的時候，他最大的一

筆賞賜是紋銀二百萬兩，那嘉慶君還不知道會氣成什麼樣呢？

一賞二百萬，也是一宗傳奇，似可用來作本篇之末。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福康安入藏征廓爾喀凱旋返京，有一位膽大包天的戶部書吏，花十萬兩銀子本錢，買通了福康安的門房，上刺求見。講明了他要向這位老戶部尚書道喜請賞，要不然的話，福康安的軍費報銷只怕就很難辦。福康安一聽這話直把他氣得三屍暴跳，七竅生煙。他拍桌子罵道：「么魔小吏，居然也敢向本帥索賄？」可是他轉念一想，又自言自語的說：

「這小子有恁大的膽，一定有他的一套說法。不妨傳他進來問問看。」

戶部小吏被帶到福康安跟前。先挨了福康安一頓臭罵，再責問他：「憑什麼敢來向本帥索賄？」詎料那名小吏却仍不慌不忙，振振有詞的答道：

「小的萬萬不敢索賄。小的要向大帥討個大大的賞賜，那完全是在爲大帥着想。大帥這次西征，軍費花了好幾千萬。報銷的賬册簿積，多如山積。倘若大帥能賞小的一大筆錢，由小的拿去多僱若干名快手，在幾個月之內就能整理完竣奏請報銷。那時節皇上還在西征大捷的興頭上，準會龍筆一揮，全部核銷，否則由戶部現有的人手辦這麼龐大的報銷案，少說也得花上三、五年的工夫；三五年裡，廓爾喀會不會又有變局，還在未定之天，即使西藏平安無事，而皇上在三、五年裡，今天聽說西征報銷，明天又聽到還有一批西征報銷。久而久之，必定厭倦。到那時候，萬

一有人趁此機會，落井下石，放幾句謠言，參大帥一參。說不定還會興出一次莫須有的大獄呢！這是小的心腹之語，敢請大帥三思！」

福康安一聽這一席話，大爲激賞。一來嘉許這名小吏的有膽有識，敢在他的盛怒之下侃侃而談。二來也佩服他能夠洞悉乾隆帝心理。福康安一高興之下，立命糧臺：

「賞這小子紋銀二百萬兩，讓他去給本帥辦報銷！」

嘉慶君切責已死福康安的那道諭旨之中，曾謂：「悖入悖出之天理，爲治世所不容。」言下之意，彷彿乾隆雖有十大武功，然而征戰連年，財盡民窮，似乎也得算是亂世了。如福康安這等盡情揮霍，一賞二百萬的驚人之舉，我們姑且不妨視之爲亂世的怪現象吧！

強盜低頭

春秋時代有八齡童子汪踦，爲了捍衛國家，抵抗齊國大兵，慷慨戰死於疆場。孔夫子曾經讚揚他說：「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弗殤也，不亦

可乎！」清朝初葉也有一位神童李光地，在九歲那年，爲保全桑梓不惜捨身以赴，他的遭遇光怪陸離，曲折離奇。

强盜低頭

一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悍匪李鬍帶領的五百名殺人不眨眼的强盜，聽說已經殺到了安溪縣興二里村寨外的百葉林墳場了。寨子裏的鄉紳、商家、各族族長，仍還擠在鄉團長李日埕的前廳上驚惶失措，議論紛紛。有人主張立刻派人進縣城請兵，有人要求李日埕親率鄉勇出寨夜襲，把五百名强盜一傢伙給攆走，李日埕正在拿不定主意，他的夫人吳氏在屏風後面慷慨激昂的發了話：

「安溪城裏只有三百名官兵，我們寨子裏的鄉勇通共不到七十名，縣城官兵遠水難救近火，鄉勇更是寡不敵衆。你們是要我丈夫帶七十名鄉勇去送死，還是……」

吳氏一語未竟，外間一聲刺耳的尖嘯，二更天漆黑的夜空裏，一支火箭破空而起。頓時又聽到遠遠的有人在驚呼駭喊：「强盜進寨子了！强盜進寨子了！」

一廳的外客，當下就發聲喊，一鬨而散。

神情凝重的李夫人從屏風後面轉了出來，跟在她身畔的是九歲的李光地、六歲的李光坡、襁褓中的三兒子李光型正沉沉的睡在她的懷抱裏。遠處大夥强盜粗獷的吆喝聲，和捲雷般的奔跑聲越來越近，李日埕看到這母子四人，忍不住心中一陣慘然。他滿臉憂急，連連的頓着脚，揮着手

在叫：

「快！快！你們趕緊躲到地窖子裏去！」

「那——，」李夫人其實是在催促的說：「老爺，你呢？你總不能叫我們母子四個丢下你不管吧?!」

李日埕不忍說出强盗之來，民無噍類，他打算跟這座寨子共存亡的話，李夫人却在一個勁兒的陳說李日埕目標太大，他才應該趕緊逃出寨子去避一避。賊兵將到，死生不容間髮，兩夫妻還在相持之下，就在這時，眉清，目秀毫無驚懼之色的李光地開口說了話：

「阿伯，阿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强盗進了寨子，頭一個就會上我們家來！倒不如等在這兒，看他們怎麼個說法?!」

一句話，留下了這一家。連男女傭人都逃了個精光，就只剩下李日埕陪着他的妻兒四人，留在廳上，等候强盗上門，看他們要殺要剮。

奇怪的是，李日埕一家五口，居然會在前廳上平安無事的坐了一夜。既不見强盗殺進門來，也沒聽到外間有焚燒刼掠的聲音。李鬍帶着他手下五百慣匪長驅直入的打進了寨子。除了入寨之初那一陣奔跑吆喝，反倒使整座寨子風平浪靜，鴉雀無聲。寨子裏的人恰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任誰都猜不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人人抱着個謎團，提心吊膽的挨過了這最漫長的一

夜。

謎團在第二天鷄鳴時分方才揭曉。有兩名衣着整齊，面帶笑容的小强盗來到鄉團長李日埕的住宅，由於李宅傭人逃避一空，他們只好不由通報，逕直來到前廳，挺客氣的向李日埕說：

「我們首領有請李鄉團長，到李家祠堂去商議要事。」

李日埕自知難免，他淒然的望着他的妻兒，脫口而出的問：

「可是我的家小……」

九歲的李光地却不等他父親說完，就聲清氣朗的接了腔：

「阿伯，既然是他們首領請你去議事，他們就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李日埕只好點點頭，跟着那兩名小强盗走了。兩名小强盗在臨走以前，深深的打量了小小李光地一眼，其中之一還喃喃自語的說：

「這小孩子口氣好大！」

吳氏美麗端莊的臉上，掠過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二

李日埕隨着兩名小强盗，心惴惴然的來到李家祠堂。一路上他很留心的注意到，李鬍的五百

名悍匪對於寨子裏的人家果然秋毫無犯，全不騷擾。那五百名强盜多一半駐紮在李家祠堂裏外，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好整以暇的在啃他們自己帶來的乾糧。

仍舊懷着忐忑不安、驚疑不定的心情。李日垾臨到家祠享堂前的天井，他一眼瞥見一位身材魁梧的壯漢背向自己而立，彷彿他在望着享堂裏供奉的李氏列祖列宗牌位出神。在他的左右又有八名背揷紅纓大刀的强盜，那一定是李鬍的衞士。聽到背後脚步聲響，閩南大盜李鬍機伶的轉過身來，正好跟李日垾打了個照面。

李日垾怔了一怔，因爲他觸目所見的大盜李鬍毫無猙獰凶悍之色，相反的他竟會是神情愉悅，笑臉相向。只有他領下的一蓬絡腮鬍子，依稀是他的標記。雙方通過姓名，李鬍彬彬有禮的把李日垾讓到廂房客座，小强盜奉過了茶，李鬍還直在說這會兒他是鵲巢鳩佔，喧賓奪主很對李日垾不起。人以禮來我以禮往。李日垾也只好把自己一臉的敵意抹掉，相當親切自然的和李鬍談了起來。

李鬍首先聲明，姓李的五百年前是一家，何況他的家鄉距離興二里不遠。兎子不吃窩邊草嘛，所以他絕沒有上興二里來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的打算。李日垾也說，從昨夜李鬍率部入寨，直到當時爲止，以他的所見所聞，他信得過李鬍這話其實不假。

李鬍高興的嘀嘀笑了。緊接着下來他又奉承的說：他久仰興二里李鄉團長是一門的地方領

袖，英雄好漢。他竟然會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

「令尊李先春老先生大號克建，十二歲那年就能到縣衙門裏去擊鼓鳴冤，讓知縣大老爺大爲驚奇，把遭了寃枉的令祖大人從大牢裏放了出來。其後他被地方父老推選爲貴處的鄉團長，又先後擊敗過人多勢大的賊帥張六角。那一年駟馬山上的股匪來强行割稻，也是令尊大人帶隊爬上駟馬山去燒掉了股匪的老巢，驚得駟馬山股匪從此不敢騷擾興二里。如今令尊大人仙逝，興二里地方上果然又推你閣下來當鄉團長了。」

話到這兒倏然一收。李日垾不免謙遜了兩句。安溪興二里李家「父是英雄兒好漢」，父子兩人同爲興二里鄉團長的這一段佳話，在閩南泉州一帶誠然是傳誦遐邇，人人耳熟能詳。只不過，當時他自己因爲勢單力孤，無從禦賊，居然眼睜睜的望着李鬍糾衆揚長入寨，佔據李家宗祠，那正是莫大的諷刺。更何況，李鬍兜了半天圈子，還沒有把這一夥巨賊的來意說出口呢。

果然，圖窮七見，先禮後兵，李鬍夥賊攻入寨中不燒不搶，里閈不驚。但當李鬍說明他們的來意，提出他們的條件，馬上就讓李日垾心頭一緊，暗呼一聲大事不好，兩道劍眉，頓時就緊緊的皺了起來。

李鬍提出來的嚴苛條件，要比他們爽性把整座寨子一搶而光更加糟糕；他依舊扮着笑臉跟李日垾商議的說，他和他的五百名强盜決定在興二里住上一段時期，他保證他的手下決不動興二里

的一草一木、一戶一人。只不過，他需要與二里的一百零五家居民，充份供應他那五百個人的糧食、開銷。包括一天三餐飽飯、鷄鴨魚肉、足夠的酒，還要比官兵多上一倍的所謂「餉銀」。

聽到這裏，李日埕不需盤算，他唯有把心一橫，連連搖頭的答道：

「辦不到！」

李髾先是一愣，接着他便哈哈大笑。他笑時，屋裏的八名强盜衞士便也磔聲的笑了起來，那陣陣聲震屋瓦的笑聲讓李日埕深感好不刺耳。於是他霍然起立，緊板着臉，笑聲果眞戛然而止。

李髾趁此機會也站起身，換一種近乎調侃戲弄又夾雜些兒恫嚇威脅的口吻說道：

「李鄉團長，你能不顧這與二里一百零五家人的身家性命，就這麼輕飄飄的說出一聲辦不到嗎？」

巨大的壓力壓下來了，李日埕只好把心頭的一腔怒火勉力壓抑下去，再用打商量的態度，解釋的說：

「這些年來，泉州一帶又鬧饑荒，又鬧兵炎。與二里一半以上的人家都遠走他鄉謀生去了。剩下的這一百零五戶，經常缺衣少食，今年冬天只怕多半很難過關，怎麼養得起你們這五百名彪形大漢？還說什麼發給比官兵多上一倍的餉呢？」

「可是，」李髾狡獪的笑笑，又道：「如今這答不答應，其實關係與二里一百零五家的生命

財產，難道你就不要跟他們去盤算盤算，商量商量？」

李日埕一聽，這話說得倒也有理，他便勉强同意的說：

「那麼，就讓我去邀集寨子裏的一百零五戶的當家男子漢，大家一道商量商量看。」

在他以爲傳齊戶長，從長計議，至不濟也算得上是個緩兵之計。然而，正當他要往外走，李髾却又伸手虛攔了攔，笑着說道：

「鄉團長，不勞你去到處找人了。就在你來我這兒時候的，我已經命我手下，分頭傳話。這會兒一百零五家的一百零五個當家男子漢，早就在祠堂外頭恭候你了。」

三

李日埕懷着極其沉重的心情，由李髾等人陪同，邁步走到祠堂門口，果不其然，一百零五名當家男子漢早已到齊。只是，令他大爲驚異的，則是他那九歲大的長子李光地，赫然站在黑壓壓一片人羣的前面，他當下就急切的問：

「光地，你小小年紀，到這兒來幹嘛？」

那時節，跟在李日埕身後的李髾，十分訝異的看到眉清目秀、唇紅齒白、模樣兒好不聰明伶俐的李光地，振振有詞的回答他父親說：

「阿伯，强盜要一家來一位當家做主的男子漢，阿伯你不在家，當然得由兒子來走一趟了。」

斯語一出，連强盜帶村民，人人嘖嘖稱奇。一席話說得李日埕啞口無言，他唯有暫且不管他的兒子，站在石臺堦上，面對衆人，把李鬍迫令與二里人長期供養五百名强盜的要求一說；人羣之中，頓時就有如平地捲起一聲焦雷，把衆人震得呆了傻了，等到這一幫人神智恢復，哭聲喊聲驚呼聲和嗡嗡議論之聲，馬上就如鼎如沸的響了起來。衆人都說，長期供養强盜，事實萬難辦到，李鬍的苛刻條件，對於與二里民而言，無疑是死路一條。

有人憤慨的在大聲抗議：「眞要我們長期供養，那還不如此刻就把我們殺了吧！」有人涕淚縱橫，跪地哀求：「李頭兒啊，求您務必要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這七、八百條性命！」在場的一百來人，只有小小李光地了無懼意，石破天驚的說了一句話：

「其實，這有什麼爲難？」

李日埕驟聽之下，臉上變色，他瞟李鬍一眼，忙不迭的高聲喝斥李光地道：

「光地，你一個小孩兒家，那裏曉得這裏頭的厲害，你竟敢在這兒胡言亂語！」

然而，兩隻眼睛一直在盯住李光地看的大盜李鬍，他先已聽清楚了。這時候，他又擱了擱李日埕，拾步下階，和悅的摸摸李光地的頭，眉開眼笑的問：

「李光地，好孩子。你是在說：你們與二里，養得起首領我這五百人馬？」

「不，」李光地昂然的一抬頭答道：「我是在說，就算我們與二里養不起你們五百個人，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你們不能讓我們活活的餓死，到時候你們自會來養我們！」

聽得李鬍一時糊塗了，他急急的問：

「李光地，你這話怎講？」

「咦，首領爺，」李光地口齒清晰的回答：「你們不是已經佔據了我們的寨子嗎？那——你乾脆叫你的手下把我們的東西統統搶走。搶走以後，我們什麼都沒有了。要是你們還要在這兒長住，豈不是就該由你們來供養我們了嗎？」

三言兩語，簡單明瞭，居然就能把生性狡獪的大盜李鬍，說得張口箝舌，無詞以對。他們再也說不出要與二里民長期供養他手下的話來了，他一面親暱的在輕撫李光地翹起兩條小辮子的丫角頭，一面眼望着滿面驚疑不定的李日埕，嘴裏直在喃喃的說：

「這個孩子太可愛，這個孩子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過半晌，想了想，李鬍方始當衆高聲的宣示說：

「今天，我就看在這位李小弟弟的面子上，不再要你們與二里長期供養我的五百名手下了。我只要你們答應我三件事，我就馬上帶我的手下走。而且我願意當天立誓，從今以後，決不踏進

你們興二里寨子一步！」

當一百多興二里民歡呼雀躍，以為一寨子人都從鬼門關口逃回性命來了，連李日埕也在愁雲盡去，笑逐顏開的請問李鬍，他要興二里民答應他那三件事？李鬍立刻回答，他所要的是——五十石米、一百兩銀子，外帶李光地。他說他愛煞了李光地這個孩子，一定要把他帶回山寨，收為義子。

條件並不苛刻，興二里的百姓聽了如逢大赦，唯有李日埕，如中晴天霹靂，要他把自己最鍾愛的長子送給大盜李鬍當義子，簡直是在要他的性命，他說什麼也不肯。於是，生死關頭，羣情惶惶，一個最最感人，同時也使李鄉團長最最為難的場面出現了。一百零四名興二里當家做主的男子漢，外加上他們陸續喊來的父老諸姑、老弱婦孺，齊齊的跪在李日埕、李光地兩父子的面前，由李家九十歲的老族長，李日埕的祖父輩，顫巍巍、抖戰戰的流着眼淚在向李日埕苦苦哀求：

「日埕，照說這是太不近乎人情的事。可是我們的寨子已經給李首領他們佔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況且你又是地方上的鄉團長，保境安民，職責攸關。你把光地這孩子送給李首領，救下這一方七八百條性命，那就是天大的一場功德！」

這時候，李光地他精明強幹，堅毅果敢的母親——李日埕夫人，也帶着李光地的兩個弟弟聞訊趕來了。在左右為難，心如刀割的李日埕走投無路，問計於她時，這一位明大義、識大體的偉

大女性，她毅然決然的說：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家鄉能夠得救，你我就只當沒生光地這個孩子吧！」

人人都感動得哭了，七、八百位興二里民，就地轉過身來向李夫人跪拜，李夫人慌忙跪下去答禮。趁此機會，熱淚盈眶的父親去問李光地一句：

「兒啊，你道如何？」

伶俐曉事的李光地，先抬起頭望李鬍一眼，這才意味深長的回答他父親說：

「我唯我父之命是聽。」

李鬍恪遵諾言，奇蹟果然出現。却也是普天之下，古今中外最奇特、最不可思議的一樁交易，安溪興二里得免浩刼，七、八百條性命倖獲保全。當天，李鬍收下興二里民五十石米、一百兩銀子的奉獻。帶着李日埕、李光地兩父子，和他那五百名窮兇極惡的強盜，撤離興二里，開回他的老巢翠屏山去。

四

李鬍連帶的把李日埕也給請到他的強盜窩，那是因為他一時興起，要跟李光地行父子之禮，由李光地的生父李日埕親自把這孩子交到他手裏。那一天，李鬍在他的分金聚義廳張燈結綵，大

開筵席，擠滿了一大廳的强盜賀客，在衆目睽睽之下，他跟他的强盜婆葉氏高高上坐，由李日堤把李光地帶到他和他老婆跟前。李日堤讓李光地三跪九叩首，李光地便行禮如儀。李日堤讓李光地喊爹喊娘，李光地就照喊不誤，直把李鬍兩强盜夫婦喜得手舞足蹈，樂不可支。

李鬍夫婦原有一個寶貝兒子，名叫李長生，比李光地小一歲。因此李光地爲兄，李長生爲弟，在李鬍的命令之下，李長生又畢恭畢敬的跟李光地行過了拜兄禮。

典禮完畢，淚眼漣漣的李日堤哭別愛兒，由李鬍派人護送回興二里。李鬍興高彩烈，一聲令下開席，五百名强盜手下就坐滿了四、五十桌，大碗酒，大塊肉，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李鬍的强盜窩裏從來就沒有這樣熱鬧過。使李鬍最歡喜的是，他老婆也把李光地視爲瓌寶，極其鍾愛。她不時的把李光地摟入懷裏，口口聲聲的喊他心肝寶貝。再加上他手下爭先恐後的逢迎討好，人人都在誇李光地聰明伶俐，又懂得孝道，將來一定成大器，可以給李鬍一家榮宗耀祖，光大門楣。李鬍夫婦聽了儘在嗬嗬的笑，酒過三巡，李鬍開懷暢飲，逸興遄飛。他站起身來，一伸手把李光地摟到自己的身邊，然後仗三分酒意，壓下了衆人的談笑喧鬧，他親暱的跟李光地說：

「來來來，乖兒子，你再當着這些長輩的面，親親熱熱的喊我一聲看！」

滿座强盜都在準備湊興的高聲喝采、熱烈鼓掌了。李光地在衆人注視期待之下，他這一聲喊居然會是冷漠淡然的：

「李首領。」

李鬍夫婦一時還沒有會過意來，尤其是李鬍，他仍然喜孜孜的笑著，又長長的「咦——」了一聲又道：

「乖兒子，你錯了。這李首領是別人對你阿伯的稱呼，你喊我，就該喊——」

葉氏趕忙就提醒了一聲：「阿伯！」

可是，李光地偏就又喊了一次：「李首領！」

「光地！」李鬍一怒，厲聲一喝：「你莫非忘記，剛才我們已經行過了父子之禮?!」

李光地却侃侃然的答道：

「那父子之禮是我奉我父之命行的。」

李鬍直給這九歲大的孩子氣得暴跳如雷，他用近乎咆哮嗓門在吼：

「你剛才不是已經叫過我阿伯了嗎?」

李光地一挺胸膛答話：

「那一聲阿伯也是我奉我父之命而喊。李首領，我早就說過：『我唯我父之命是聽。』我的父親是興二里鄉團長李日堤，他叫我行禮我就行禮；他叫我權且喊你一聲阿伯，我就權且喊你一聲。這會兒我父親已經回家去了，你就休想我再跟你行禮，喊你阿伯了。」

當下，李鬍直氣得三尺暴跳，七竅生煙。他想不到這九歲大的孩子居然會當衆捉弄他，讓他在他的手下面前丟人現世，蝕盡面子。於是，李鬍硬逼，葉氏低聲下氣說好說歹，連騙帶哄，只求李光地再喊他們一聲父母。然而小小李光地却咬緊牙關，說什麼也不肯再喊。一直鬧到李鬍發了急，他非把這個面子扳回來不可，不惜下令把李光地關進黑屋子裏。怎料李光地年紀雖小，膽氣却壯，他不怕黑，更無懼於獨處囚室。李鬍無奈，再斷絕他的飲食，李光地却寧可饑渴而死也不屈服。最後，李鬍由於顏面攸關，悍然使出殘暴的手段，他叫人把囚室的門窗緊緊關上，從窗縫裏猛灌濃煙，弄得整間囚室煙霧迷漫，難聞的氣味足以把人燻死，可是李光地既不嗆咳，也不討饒，繼續堅持如故。葉氏實在看不過了，是她命人打開囚室，這才發現李光地好不機伶，他懂得煙霧是往上升的，便整個身子面朝下的趴在地上，居然就沒有被煙霧燻着。

九歲的李光地就能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大無畏精神。使殺人如麻、手段毒辣的大盜李鬍也對他無計可施，徒呼負負。於是，深受感動的葉氏，便趁此機會懇切的勸她丈夫，她說：

「我看這孩子決非尋常人物，他不但聰明絕頂，而且命大福大，我實在不忍心再讓你這麼折磨他了。你最好還是放他回去吧。」

大盜李鬍無可奈何，只有聽從他老婆的勸告，決定捨了李光地，讓他回家。然而，令他再也無從想像的是，李光地在告別前夕，居然會入情入理的說出了一番大道理，他像個小大人似的說：

「家父從小就告誡過我，人生在世要恩怨分明。我承蒙首領夫婦錯愛，要收我爲義子，這才免了我家鄉的一場浩刼。首領夫婦於我有私恩，我才敢好言奉勸，你們屈身爲盜，將來一定不會有好結局，不如馬上散夥，讓家父陪你們上縣城去自首，說不定還能保住你們的性命。」

赤子之心，一片純懇，連大盜李鬍也爲之深切感動了。他一聲長嘆，眞誠坦白的回答李光地說：

「你的好意我心裏明白，只不過我手下有五百人之多，即使我有心自首，他們也不容許我這麼做，只這就是所謂的騎虎難下、悔不當初之局。」

只是，他和葉氏一商量，却決定了聽從葉氏的主張，把他們的獨生子李長生和光地一道送到興二里李家，鄭重托付給李日埕。請李日埕秘密的收李長生爲義子，代爲撫養。將來他夫婦二人事敗授首，還可以留下一脈血胤。

這一樁眞人實事，至此又是峯廻路轉，柳暗花明。由於李光地的不屈不撓，大盜李鬍不能如願以償的把他收爲義子，反倒把他的獨子李長生送到了同宗的李日埕家。李日埕夫婦都把李長生當作親生子女看待，李光地三兄弟也能對他視如同胞手足。那李長生在李家跟着李光地三兄弟一道讀書，若干年後，閩南官兵大舉搜捕股匪積盜，李鬍夫婦果然被官兵捕獲明正典刑。他們基於

和李光地的一段因緣，總算留了個後，李日埕特地在李氏族譜後面列上了李長生的這一支，世世代代的遞傳下去。

這一位捨子保鄉、義薄雲天的興二里鄉團長李日埕，往後他曾在康熙中葉自告奮勇擔任清將拉哈達的嚮導，剿平了盤踞安溪的賊帥劉國軒，又康熙皇帝上平海五策，康熙曾予嘉納。並且任他爲臺灣副將，李日埕在臺灣又捕獲了巨寇陳辛，由而升任永州總兵。至於他那位捨身保鄉的寧馨兒李光地，他可真正應了「八歲看終生」那句老話。李光地後來不但成爲一代大儒，著述頗豐，尚且以進士出身，官拜直隸巡撫、文淵閣大學士，蔚爲清初名臣。康熙皇帝對他極爲欽重。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他以七十七歲謝世，康熙至表震悼，予諡文貞，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賜葬安溪百葉林，康熙尤曾降旨褒揚，中有語云：「知之最眞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由此亦可見康熙大帝與李光地，君臣之間相知之深了。



拳匪怪談

庚子義和團之亂前，傳出諸葛亮留碑，張天師預言，這些謠言使拳匪形成勢力龐大的組織，從而釀成大亂。

前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在陝西省天道山，掘出來一塊古碑。據說那是諸葛亮留下來的警世預言。讀那碑文，可不把人嚇一大跳——

「天有眼，地有眼，水翻石亦翻。癸未乾，不算乾，丁亥子丑才算乾。貧者一萬留三千，富人只留一二三。世人未必行善念，未把作惡事情添。人不存好意，死字在眼前。五穀高山種，平地起火煙。東一搬，西一搬，搬來搬去無人煙！」

其後不久，據說江西龍虎山上的張天師也發表了聳人聽聞的談話。張天師說：就在亥、子、丑三年，北方將有大亂，尤有十可愁。這十可愁是：「一愁長安不太平，二愁山東餓死人，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煙，五愁貴州遭大難，六愁處處不得安，七愁有飯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有路無人走，十愁難過亥子丑年！世人若過這三年，也算長生不老仙。」有人請教，要怎樣才能逃過這一場浩刼，張天師的回答很簡單：「行善者可免，作惡者難逃。」再三追問可還有什麼禳解之法？張天師叫人逼不過，這才洩露天機的說：「用黃紙畫符，帶在身上，可免災難。供在神前，可保平安。還有每逢八月初一、十三、二十五，不可挑水吃。又每月十九日，不可用穀米餵鴨，否則就悔之晚矣。」

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居然由於庚子義和拳之亂，引起了八國聯軍之役，釀成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禍！事後查明，所謂諸葛亮留碑、張天師預言，全是義和拳妖

言惑衆，造謠生事，玩出來的把戲。

自古邪教異端，愚人迷信，小而可致家破人亡，大而可以亡國滅種。圭亞那大慘案，和此篇眞人眞事，應該可以使那些沉溺於一貫教、鴨蛋教之類的傻瓜信徒發一猛省了。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陰曆四、五月間，天津城郊一帶出現所謂「紅燈照」者。由一些老年寡婦設壇授法，各自邀請三幾十個十三、四歲到十八、九歲的少女，穿紅衣紅褲，梳雙丫髻頭。左手拎一盞紅燈，右手拿一條紅紗巾，一把全紅摺扇。每天圍着一個老年寡婦如醉如癡，嘴裡喃喃有聲的在畫符唸咒。這一練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授法期滿，據說可以得道昇天，騰雲駕霧。昇天之法是小姑娘用手裡的紅摺扇輕輕的搧向自己，搧着搧着的小姑娘便能雙脚離地，飛向天際。而且越飛越高，漸去漸遠。小姑娘在夜空之中漸漸的化身爲星星，閃閃生光，忽隱忽現，光亮比天上的星星略大。三幾十個小姑娘聯袂「夤夜飛昇」，有時候聯成一線，有時候簇聚一處。引得天津城郊百姓，萬人空巷，都跑出去大呼小叫，奔走若狂，人人興高采烈的去看「紅燈照」。

這些個「紅燈照」小姑娘飛上天去幹什麼呢？據她們自己說是她們能在半空中拋擲火種，去燒洋人的房子。由於距今八十年前，歐風東漸，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士大批的到中國來，設立教堂，普遍傳教。當年我國風氣蔽塞，把天主教、基督教當作舶來的異端邪教。又以其全面推翻中

國數千年來的禮教倫理，傷害社會人心風俗，從而深惡痛絕，羣起而攻。因此全國各地，洋教士與中國官民之間的糾紛層出不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庚子年間，紅燈照、義和拳出現，公然打起「天兵天將，扶清滅洋」的旗號，到處張貼告白，指斥「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要求全體國民「如有教民，急速驅逐，自逞將教堂及伊等房屋，俱各延燒毋留。誰若抗違招留隱匿信主之人，吾等到處，一例問罪！」

紅燈照說她們能夠騰雲駕霧，拋火種燒洋人的屋子。事實上却從來沒有人看到過她們把自己搧上天去的眞情實況，也沒人研究過她們昇天被火以後又到那兒去了？一般人所見到的僅祇是夜空之中昇起的閃燦星星。據筆者揣想這多半是在大陸民間相傳已久的孔明燈。利用空氣燃燒去氧存氫的原理，使一盞盞的小燈飛上天去 。惟如前文所引義和拳的告白，脅令「各省集市村莊人等」一體驅逐教民，延燒教堂及伊等房屋，在拳匪舉事，北五省一片大亂期中，各地百姓縱火焚燒的「洋房」，紅燈照就毫不客氣的列爲她們所立的「功勞」了。

五月中旬，天津北門外又到了一位「黃蓮聖母」，她乘坐一艘四週裹上紅綢子的大船，還帶了「三仙姑」和「九仙姑」兩位徒弟。黃蓮聖母揚言她有仙術，能夠手到病除，起死回生。於是拳匪紛紛把他們受傷的夥伴抬來請黃蓮聖母急救。聖母少不了又是畫符唸咒，再在傷處敷上些香灰。幾天後，傷處未見癒合，反倒生出蛆來，加速了這些倒楣拳匪的死亡。

戊戌（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政變以後，慈禧太后從光緒手中奪回政權，重出垂簾主政。她開始痛恨洋人支持維新黨，對光緒更是深惡痛絕。她想廢立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爲大阿哥（滿州話：太子）。由於各國公使私下表示頗不贊成，使慈禧、載漪仇洋心理，益更加深。慈禧、載漪以及清廷守舊派人物都想利用義和拳的「扶清滅洋」打擊洋人、驅逐洋人，動亂便益發鬧得不可開交了。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心討好巴結慈禧、載漪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遂而成爲拳匪最有力的支持者。「黃蓮聖母」原本是個騙局，裕祿竟以堂堂廟堂柱石、疆臣領袖之尊，袍服頂戴，盛大扈從，親自把黃蓮聖母迎入直隸總督衙門，向她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禮。再給她立兩桿黃旗，大書「黃蓮聖母」字樣。用一支樂隊吹吹打打，把她送到天津侯家垵的一座神堂裡。讓這女騙徒端坐神龕之中，垂以黃幔，供奉香燭，接受萬千「善男信女」的頂禮膜拜。這位黃蓮聖母和她的兩名女徒弟，在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棄廟而逃。半路上遇到散兵游勇，很受了不少罪。事後還被綁赴都統衙門，被洋人强要了去載到歐洲，出乖露醜，任人參觀。與紅燈照初起的同時，義和拳的拳匪已經在漸漸的往天津集中。義和拳原先自稱「義和神拳」，起自山東，曾經受到昏憒顢頇的山東巡撫旗人毓賢的鼓勵支持。後來焚教堂、殺教民，鬧得越來越不像話，清廷始派袁世凱爲山東巡撫。袁世凱對付拳匪的辦法簡單明瞭，乾脆了當。拳匪不是說他們能唸咒降

神，槍砲不入嗎?袁世凱就來個當衆測驗，一排鎗轟死了好幾個「大師兄」。驚得山東拳匪一哄而散，爲首有案的拳匪紛紛逃到河北境內。有一天，有幾個小孩正在天津南門外瑞和成機器磨坊後面的空地上練神拳，還有幾名拳匪在旁邊指指點點；忽然來了一個高大白胖、相貌堂堂的中年漢子，停下脚步望着練拳小孩深沉的笑，有人問他笑什麼，他便大不喇喇的道：

「你們練的是假神拳！」

拳匪之中有人不服氣，問他可有什麼眞法術。衆人但見那中年漢子順手撿起一根高粱桿，往地上一丢。再拿一張黃裱紙蓋在高粱桿上，霍的拔出一把明晃晃的七首，面目猙獰的說：

「你們有誰能把這根高粱桿舉起來，我馬上就割下自己的腦袋！」

在場的拳匪跟小孩子全給他震懾住了。沒人敢擔着血海關係眞去撿起那根高粱桿。拳匪之間，彼此都在玩騙術，使神弄鬼，目的祇在博得無知百姓的信任。於是又有幾名拳匪過去裝模作樣，幾條大漢假裝着抱不動那根給神符壓住了的輕飄飄的高粱桿。反而興奮莫名，大呼小叫：

「這是眞神術！」

「大師兄到，大師兄到了呀！」

附近百姓聞聲趕來，聽說了剛才的那一幕。言者鑿鑿，果然信以爲眞。於是拳匪發動大衆，將大師兄擁入一幢巨宅，好酒好菜，殷勤招待。大師兄便利用這個機會，在靜海縣獨流鎭成立了

「義和神拳天下第一壇」。

這位大師兄便是往後著名的義和拳匪首張德成，他是白河溝人，在玉河與西河之間撐船擺渡爲生。他在獨流立壇，樹起兩面大旗，左曰：「天兵天將」，右曰：「扶清滅洋」。更散播謠言，到處張貼仇洋的告白，使各地拳匪，成羣結隊的去投奔他。張德成設壇授法，作法時先向東南方作三個揖，閉上眼睛默唸咒語。唸完以後身體僵直往後便倒，仰臉躺在地上。——旁邊的人屏息等待。不一會兒，作法者忽然一躍而起，像個瘋子似的手舞足蹈，亂蹦亂跳。這時候就會有人問他：「是那位仙師下山?」作法者隨口答出一位仙師的名字。答話的聲調完全採用平劇的道白。據說作法時能夠刀槍不入，還能施展神奇的破敵法術，直到有人一拍他的頭頂心，方始霍然清醒。

義和團隨時可以請到的仙師，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譬如說他們有一套咒語的全文便是：「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猪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昇，五請濟顚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凡是戲文小說裏名氣響亮的，他們都能「隨傳隨到」。

拳匪稱洋人爲大毛子，敎士爲二毛子，敎民爲三毛子。他們遇到這三種人立刻就來上個殺無

故。認眞跟洋人交兵對仗，人人都在身上帶一張小黃紙，上面印一幅怪神像。有頭，沒脚，尖指甲，頭部四週有光。從耳下到腰部，彎彎曲曲畫兩條線，又在胸口以下印一行字，是爲：「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大師兄又叫拳匪在衝鋒陷陣的時候高聲唸咒：「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拳匪還眞以爲照此佩像唸咒槍砲不入呢。然而實際上却是咒沒唸完，洋人一聲開槍，拳匪們馬上就一排排的死在地上。

投奔張德成的拳匪越來越多，張德成一天到晚鼓動他們去跟洋人挑釁。洋人見拳匪勢大，相繼避入租界，地方官員乃在各大小教堂的門上加一把大鎖。張德成的徒衆又散播謠言，說教堂裡藏有地雷火藥，洋人要定期轟燬天津城。天津鼓樓東教堂的鐘樓特別的高，張德成叫他的徒衆在夜裡四處嚷嚷，嚷說東教堂鐘樓發出火光，附近百姓爭先恐後的去看，拳匪就趁這一陣子亂，放把火將東教堂燒了個精光。

燒掉了東教堂，拳匪的膽子越來越壯。他們一不做二不休，打開監獄放出囚犯。聚衆齊赴總督衙門，要求裕祿發給槍砲盡滅洋人。裕祿無可奈何，祇好下令打開軍械所，讓拳匪自己去拿。

拳匪得了大批槍械，偏又不敢進入租界攻打洋人。推說河東一帶的民房與租界爲鄰，難免窩藏得有洋人的奸細。逼迫居民把他們房子全部燒光。又叫天津百姓家家戶戶燒香，供一碗清水，五個饅頭，幾個青銅錢，一根貼上紅紙的高粱桿。供上五天，用這根高粱桿去打洋人，高粱桿一

揮，洋人的腦袋就會「自個兒掉下來」。

不敢進租界，張德成也有他言之不成理的理由。他當衆打了個盹，當衆醒過來說：「剛才本大師兄的元神到了紫竹林，瞧見洋人正在拿些女人開膛剖肚，把女人的穢物取出來塗在洋樓上。這是洋人的魘制神拳法，咱們暫時還不能去攻打。」拳匪問他：「若洋人打過來又怎麼辦？」張德成大言不慚的說：

「不要緊，待會兒我的元神會再到租界裡去，把洋人槍砲裡的機關全給拆了帶回來！」

然後他率領衆家拳匪到獨流鎮外，繞行一周。張德成拿根枴棍在泥地上劃了三道長線，指指點點的說：

「好了。本大師兄已經在獨流鎮外砌了一道土城，一道鐵城，還有一道銅城。試問，有了這三道城牆，洋人還來得了嗎？」

天津城郊拳匪鬧得天翻地覆，北京城裡更出了拳匪殺死德國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館書記官池山彬的驚人事件。英、法、美、日、德、俄、意、奧八國，決心對清廷用兵。天津首當其衝，戰雲瀰漫。八國軍艦紛集大沽口外，天津居民一夕數驚。張德成說：「這有什麼要緊？」他傳授一道閉火門神咒，咒文是：「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台，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砲火不能來。」於是家家戶戶全都把這張神咒貼出。結果是聯軍進攻，槍砲齊轟，直轟得天

津城裡一片瓦礫，遍地屍骸。天津官民遭了空前未有的浩刼。張德成又說不必驚慌，他讓天津百姓當砲火來時，用大拇指緊掐中指頭，男左女右，這是義和神拳的避火訣，於是天津又出現大批掐着指頭中彈而死的官民屍首。

聯軍進攻益急，拳匪祇顧到處趁火打刼。張德成還在大言炎炎，狂吹亂蓋。他說他請到了一位得道高僧，法名海乾，能使海口堆沙，橫亘五百里開外，攔住軍艦不讓進來。然而聯軍軍艦照來不誤。他又派人唆使關帝廟的一名廟祝，把冰塊塞進關公神像的神冠，冰塊化成了水，沿着關公的額頭彳亍流下。張德成便說這是關公顯聖助戰，遏阻聯軍進攻，累出了一身大汗。使得關帝廟香火鼎盛，人人爭相羅拜。有了這一場熱鬧，張德成的兩名徒弟，居然起而傚尤，爭說是關公附體。兩位假關公爭執之下，鬧到張德成的跟前，張德成一聽緣由，大發雷霆，當衆狂吼：

「本大師兄才是眞關公附體！你們倆兎崽子，膽敢冒充，還不給本大師兄拖下去砍了！」

五月底，有直隸省的四位道台，結伴進入天津，坐船經過獨流，給一羣拳匪逮了個正着。拳匪把四位三品道台大人的行李一搶而光，揮刀便砍。四位道台連忙磕頭，連聲極喊饒命。拳匪把他們押到神壇，由大師兄張德成親自審問，問明白了他們果然是四位大官，張德成不但毫不駭怕，反倒要這四名道台給他傳話，讓直隸總督裕祿發給他二十萬兩銀子的軍餉，由他盡起各家弟兄，直赴天津，盡滅洋人。

當時天津軍事節節失利，裕祿正在焦頭爛額。一聽大師兄張德成肯出兵了。對於他的縱容部屬刼官戕官，敢向總督大人勒索軍餉，居然一點都不怪罪。他立刻派人送信給張德成，請他到總督衙門面談。頭一封信送去，張德成置之不理，接二連三的再下請帖，竟會激怒了這位拳匪頭目，張德成出語不遜的說：

「大師兄我一不當官，二不作吏。裕祿憑什麼拿他總督的威風壓我?!」

裕祿聽說，居然謝罪認錯。派出他的八人大轎，到獨流去迎迓拳匪頭目張德成。大轎抵達，直隸總督衙門大開中門，由裕祿親率文武官員迎出門外。裕祿以貴賓之禮隆重接待張德成。對於張德成的要求，一一欣然應允。不但立刻撥付二十萬兩銀子的軍餉，尙且申奏清廷，極力推許張德成：「年力正强，志趣向上」。更代張德成誑報戰功，請清廷破格任用，賞給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以區區一名船伕，一個拳匪頭目，也能在一夕之間成為位極人臣的一品大官，從古到今，祇怕才只有張德成一人而已。

裕祿命手下文官武將作陪，在總督衙門大開盛宴，熱烈款待張德成。請他上坐，杯觥交錯，備極綢繆。而這位一步登天的張德成，竟然會在冠戴袍服，蹌躋一堂的盛大宴會中，鼾聲如雷的當衆睡着了。在場的文官武將看了莫不大驚失色，面面相覷。裕祿尷尬已極，輕輕的喊他幾聲，張德成竟置若罔聞。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兩手一伸，打個哈欠，從衣袖裡掏出幾件洋礮上的機

括，告訴在座的直省大吏說：

「我剛才元神出竅，到了洋兵的大營，把洋砲的機關全偷來了。列位從此儘管可以放心，洋兵的槍砲，從此以後一聲也響不了。」

衆文武將信將疑，偏有裕祿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儘管洋槍洋砲照舊日夜轟個不停。可是張德成却從此沐猴而冠，戴起紅頂，插上花翎，身穿補服，掛着朝珠。在直隸總督衙門裡跟裕祿稱兄道弟，平起平坐。二十萬兩銀子的軍餉領到了手，他手下的拳匪仍然還在從事趁火打刼，焚殺擄掠的勾當。然而，張德成這一股拳匪最大的罪惡，仍在於挾嫌陷害，徒為親痛仇快之舉，逼死了一代名將聶士成。

聶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他是李鴻章麾下的淮軍宿將，滅太平天國，平捻匪之亂，剿朝陽巨匪，他幾於無役不從，建立了極其輝煌的戰功。同治年間，聶士成即已積功洊升提督，成為最高職級的軍官。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之戰（公元一八九四年），清軍水陸兩路俱敗。唯有聶士成率部扼守遼寧摩天嶺，大敗日軍，可以稱之為中華民族英雄。

中日和議告成，聶士成出任直隸提督，統率武衞左軍。拳匪之亂，引起八國聯軍之役，聶士成可以說是腹背受敵，而且首當其衝。拳亂之起，他親率武衞左軍駐防蘆台。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四月，拳匪鬧事，縱火焚燒黃村。聶士成職責所在，派一小隊馳往鎭壓。拳匪不由分說，

施予迎頭痛擊，聶部死傷數十人，當時聶士成也曾奏報清廷，清廷電覆「相機剿撫」。聶士成乃親自率隊西行，這一支部隊進抵落垡，正好碰上三千名拳匪瘋狂破壞廊坊鐵路，聶士成竭力阻止無效。拳匪突然猛撲聶軍，聶士成迫不得已下令還擊，致使拳匪死傷甚多，從此以後拳匪把聶士成視為心頭之刺，眼中之釘。

聶軍與拳匪發生衝突，原是拳匪主動聶軍被動，迫而開槍自衞。可是拳匪正獲慈禧太后和端王載漪大力支持，來上一次惡人先告狀，反誣武衞左軍濫殺無辜。清廷竟然不分青紅皂白，降旨嚴責聶士成。一代名將含冤負屈，無處申訴。在天津的直隸總督裕祿又為匪張目，勒令聶士成帶隊回蘆台。士成經過天津，恰好與張德成的手下劈面相逢。張德成手下高聲喊殺，持刀挺矛直取聶士成，可憐這位一代名將為宵小所扼，不敢與抗，他逃到了直隸總督衙門。而張德成之輩猶在氣勢洶洶，揚言非殺聶士成不可。堂堂直隸總督裕祿總不能眼看着他手下的第一員大將，讓拳匪殺死在自己跟前。他祇好卑躬屈膝，拚命的幫聶士成說好話，總算張德成看在裕祿的面上，暫時放過了聶士成。

那時節嘯聚在天津城郊的拳匪總有兩萬餘人，聶士成的武衞友軍，人數只有一萬左右。全軍將士大都是燕趙慷慨悲歌之士。久經陣仗，戰鬥力很強。尤其是滿清新建陸軍北洋武衞五軍之一。練的是洋操，擁有當年最新式的配備，和八國聯軍一樣使用洋槍洋砲。照說聶士成的這一支

武衛左軍，很可以在天津抵擋一陣。不會想到就祇因為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得罪了胡作非為的拳匪。被拳匪慫恿載漪、剛毅、裕祿這一幫親貴大臣多方的排擠傾軋，迭施打擊。甚至勒令武衛左軍把抗敵禦侮的槍械毀棄不用，逼他們用刀矛棍棒、血肉之軀去跟八國聯軍拼。在天津的兩萬多拳匪又不斷的在找武衛左軍尋仇生事。一遇到武衛左軍，綁起來就殺。聶士成內外受敵，兩面作戰，仍然抱定他忠君愛國的主張，決定力拼到底。他曾非常沉痛的上書武衛全軍統領榮祿說：

「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為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剿，如職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辭。」

事實上，則時間不容許他抱必死之決心，痛剿拳匪。因為八國聯軍迅即猛攻天津，來勢洶洶，武衛左軍奉令守楊村，屢次擊退八國聯軍的進犯。接着又奉命攻打天津租界，一連十幾次血戰，殺傷聯軍甚多，連聯軍將校都說：「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但是裕祿却把聶士成的血戰功勳全部記在拳匪帳上，而拳匪又在詆譭聶士成膽小怕死，擁兵自保。他明明日以繼夜的在戰場上拼命，清廷反倒一道又一道的降下聖旨，命他火速進兵。聶士成悲憤交集，無以自解。他留下了三句壯烈的遺言：「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

打從這一天起，聶士成便親自領着他的武衛左軍左衝右突，攻堅摧銳，那兒戰鬥最烈，他就趕到那兒去，而且他自己總是跑在隊伍的最前面。這時候他的部下已經看出來他是在自求速死，

時刻都在小心的防範。可是到了七月十四日，聶士成正在與聯軍鏖戰，忽有家中傭人來報，拳匪闖進他家，把他母親和妻子全綁走了。聶士成這一聽，急怒攻心。他帶了幾名將校，躍上馬背，一路飛奔的趕去探看。拳匪見狀，頓時就齊聲高喊：「聶士成造反！」引來大批拳匪，從四面八方開槍射擊。聶士成一行且戰且走，都退到了八里台。聶士成怒髮沖冠，目眦幾裂，他勒馬頭要衝向團團滾滾湧來的拳匪，他部下的一名將校拉拉韁繩不讓他去送死。聶士成不惜手起一刀，將那名將校砍倒在地。聶士成驟馬衝刺，衆將校人人拼命。一場血戰，聶士成終於因衆寡懸殊，傷重殞命。他死時遍身是傷，連腸子都湧了出來。一代名將，和他的幾名心腹將校全都死在拳匪的手中。

聶士成死後三日，天津失陷，他那一支百戰勁旅武衛左軍，就此土崩瓦解，潰散無遺。而袒護拳匪，釀成大禍的裕祿，也在他從北倉退楊村，再退蔡村的路上，畏罪拔鎗自殺。

天津失陷，北京告急，拳匪頭目張德成却撈了一大票金銀財寶，帶着幾個從人，及時逃出天津。他逃到了叫做王家口的一個小村莊，勒令一名姓王的鹽商負責招待。王鹽商派頂轎子去迎接，張德成居然還會大發脾氣，指着王鹽商的鼻子破口大罵：

「本大師兄在天津，總督大人用八人大轎接我，我還不一定肯去。這會兒你竟敢用兩人小轎來接我大師兄，你這就是不敬神明！」

王鹽商無可奈何，連聲謝罪。小村莊那來的八人大轎？祇好把關帝廟關老爺出巡用的綠呢轎子請出來，派八名年輕子弟，抬着個張德成進了自己家門。不等張德成開口，趕忙吩咐家人準備一桌酒席。酒席擺了出來，鄉下沒什麼好菜。張德成過去一看，臉色馬上就變。他一伸手把桌面給掀翻了。嘴裡又吐出一大堆髒話，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時便惱了王鹽商家的幾個青年子弟，大夥兒一擁而上，七手八脚把張德成綁上。張德成一看情形不對，他見機而作，跪在地上猛磕響頭，一面求爺爺告奶奶的苦求饒命。人叢中有人說了句：「試試看他眞能刀槍不入嗎？」好幾個小夥子拉起刀來就是一陣猛砍，把貽禍無窮的張德成砍成了一堆肉泥。



腥風血雨

英國傳教士卜魯克在馬背上聽到腦後脚步聲響，回頭一看，但見六名大漢惡狠狠的揮刀趕來。

那曉得這個洋人不但不策馬逃跑

，反而霍地跳下馬來，就在大路上嚴陣以待，打算以一敵六……

自鴉片戰爭後，歐力東漸，西洋傳教士大批東來。由於華洋禮俗之不同，觀點的歧異，矛盾之產生在所難免。從而所謂之教案便不絕如縷，越演越烈。早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二月九日，清廷即曾請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爵士（Sir Rutherford Alcock）轉致英方「傳教節略」，其中痛陳：「教士濫收教民，不善者倚恃教勢，欺凌人民。雙方仇怨既深，教案疊出。為免釀成大患計，應妥定章程，使民教相安。同時教士須受地方官管轄，如中國之僧道等教。」

在此一距今一百一十年前由清廷提出的傳教節略中，附有清廷擬訂的八項傳教章程。重點在於教士教民宜遵守中國法令風俗，服從地方官約束。教士不得干涉訴訟，或袒護教民、抗官凌民。教民有罪，教士不得庇護藏匿。否則將教士撤回本國，或依法懲辦。

由於當年的歐西列強囿於驕傲與偏見，對清廷提出的傳教章程率爾加以拒絕。法國公使羅淑亞甚至傲慢的指斥傳教章程之提出是一種「挑釁的行為」。遂使中國官民對教士的敵視益見加深。若干外國教士也因而愈趨驕橫，他們以戰勝國的列強大國民自居，恃條約為護符，仗砲艦作後盾，尚且享有不受中國法律約束的領事裁判權，進而包庇訴訟、干涉內政、袒護教民、欺凌百姓。誠如八條傳教章程中所形容的：「教士自立門戶，違抗中國法令，僭越權柄。猶如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專自主者。」當年部份傳教士的利用特權，橫行霸道，已將明末清初以降耶穌會教士的苦心孤詣，宣揚福音，所留給中國官民的良好印象破壞無遺，激起了中國官民極大的

反感，乃至於鳴鼓而攻。一八七〇年當國的恭親王奕訢即曾大聲疾呼：「若再不籌善後之方，將使教中之氣燄愈張，吾民之怨憤愈積，禍患正不知所止！」三十年後的庚子(一九〇〇年)前夕，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義和團事件轟然爆發！

義和團拳匪之亂所殺的第一位西洋傳教士是英國籍的卜魯克，地點在山東泰安，時間是公元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那一天，有一名拳匪頭目孟光文，由於當時的山東巡撫袁世凱派隊痛剿平原拳匪，孟光文僥倖逃出性命，滿腦子都是亟於找洋人出氣的報復心理。他在肥城的南郭，額上紮塊紅布，四處招徠匪徒，前後給他招來了五名同夥。三十日，六人行從肥城走到張家店，找了家棧房住下。三十一日一早，正在店堂裏吃早餐，一眼瞧見卜魯克騎了匹高頭大馬，打客棧門前經過。孟光文一聲令下，帶着五名彪形大漢各執鋼刀，出棧就追。一直追到村口，卜魯克在馬背上聽到腦後腳步聲響，回頭一看，但見六名大漢正在惡狠狠的揮刀趕來。

這得怪卜魯克過於自信，他並不策馬奔逃。反倒霍地跳下馬來，站在大路上嚴陣以待，打算以一敵六。轉眼間孟光文當先趕到，覷準了卜魯克劈頭便是一刀。洋教士卜魯克起初倒也身手不弱，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將孟光文的鋼刀奪下。可是胡方正、胡景明、龐延幾、張姓、王姓五名拳匪接踵而至，一陣亂刀砍擲。卜魯克面頰、額頭、手臂頓時中刀數處，血流如注。他這才一聲哎呀不好，拋落了手中鋼刀逃進路旁的一間民房。孟光文領着五名拳匪直追進去，把個滿口討饒

的卜魯克一把拎了出來。先加綁，再剝衣裳。在十冬臘月，遍地積雪的嚴寒天氣，將卜魯克剝得只剩一身內衣褲，讓他凍得渾身簌簌發抖，打起光脚在一尺來深的積雪上走。

叫罵聲和討饒聲驚動了張家店的居民，可就沒有人敢上前營救。張家店的地保劉秀義，跟着這一行人往西走了六、七里地，始終鼓不起勇氣出面干涉。他折回村裏，跟當地父老商議了一陣才去縣城報官。肥城知縣趕忙派人去追，却是已經遲了一步。

孟光文一行牽着卜魯克往西走了十幾里地，走到一處名叫下城子的小村莊。他們把凍得半死的卜魯克綁在樹上，六個人找一家小茶館去喝茶。店主人李大椿看卜魯克好不可憐，給他喝了碗白開水。打下城子再往西走五里，六名拳匪到馬家舖吃中飯，算是賞了卜魯克白粥一碗。飯後孟光文念頭一改，又牽起卜魯克扭頭折返張家店。路上又經過下城子，卜魯克說他實在是走不動了。求爺爺告奶奶的讓孟光文給他鬆了綁。又說他在大官莊有好些教友，如果拳匪們肯把他押到大官莊，他就能湊一大筆銀子贖命。孟光文倒是答應了。殊不知卜魯克他是在用計脫身，往大官莊走沒多久，覷個空他就拔足飛奔。孟光文一怒，帶着五名手下快步追上，六刀齊舉，一陣猛砍。卜魯克頓時慘死於亂刀之下。拳匪還割下他的腦袋，一脚把卜魯克的屍身踹進路旁溝中。

這是拳匪之亂後的第一宗血案。六名兇手，翌年都由山東巡撫袁世凱捕獲正法。連卜魯克在內，一共是七條性命。

拳匪仇洋，公然殺害教士，這已經稱得上是天下奇聞了。然而奇中更奇的是：堂堂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撫，居然也會連殺三名洋主教而面不改色。甚至於公開宣稱：「義和團的首領有二，一是李秉衡，一是我毓賢！」他不但一手釀成拳禍，而且，山西一省的教士和教民，幾幾乎全給他殺光了。

毓賢，號佐臣，滿洲正黃旗人。光緒年間，他由山東曹州知府，陞任山東藩司。他的頂頭上司山東巡撫，正是他一向最親近，而被他稱為另一義和團首領的李秉衡。

李秉衡，奉天人，號鑑堂，光緒年間從冀州知州界官山東巡撫，他勤政愛民，懲貪革弊，是出了名的清官。只可惜食古不化，一味仇洋。他任山東巡撫時，大刀會初起，以仇洋教為號召，就很得李秉衡的暗中鼓勵與支持。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深夜，有八名大刀會徒到曹州鉅野張家莊德國天主堂搶劫，德國教士方濟、韓理開鎗擊傷兩名會徒，却被其餘的刼匪一擁而上殺死在地。德國為此大起交涉，藉機進佔我膠州灣。並且要求清廷將李秉衡革職永不敍用，清廷反而調升他為四川總督，以李秉衡的死黨毓賢陞任山東巡撫。德方為此大為不滿，一再脅迫清廷。終於將他革職。庚子（一九〇〇年）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之役，李秉衡也曾募集丁壯，北上勤王。他在慈禧跟前一力主戰，奉旨統率各軍在天津楊村河西務迎戰聯軍，一戰而潰。最後的結局直落得畏罪吞金自殺。

毓賢繼李秉衡之後巡撫山東。他對大刀會公開大力支持。大刀會有一名頭目朱紅燈喊出了滅洋教的口號，尤其能投毓賢之所好。表面上他派濟南知府盧昌詒查辦，朱紅燈的徒衆却在毓賢的包庇之下氣焰萬丈，反倒殺死殺傷官兵數十人，從此自號義和拳，豎起保清滅洋的大纛。毓賢一高興，不計一切後果的公然出面，出個告示，改義和拳為義和團。義和團衆索興立一面毓字黃旗，而毓賢也就以義和團的首領自居了。

義和團從此在山東各地大為猖獗，經常聚衆掠教民，焚教堂，鬧得山東一省一片大亂。教士屢請查辦，毓賢置之不理。清廷下令保護，他也陽奉陰違。直到法國公使一再提出嚴重抗議，清廷方始把毓賢召回北京，另派袁世凱為山東巡撫。

毓賢晉京，見到了清廷守舊派的中堅份子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他盛讚義和團槍砲不入，忠勇可恃，定能盡驅洋人，確保大清。時值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不久，慈禧重出垂簾聽政，痛恨洋人支持光緒，載漪更在深憾外國使節干涉內政，阻止他的兒子溥儁當大阿哥（太子）。因此亟欲爭取義和團這一股「滅洋保清」的力量，於是慈禧降旨改任毓賢為山西巡撫。毓賢的任命一發表，在京師的各國使節無不異口同聲的驚呼：「糟了！糟了！」

因為，以毓賢過去公開支持義和團，極端仇洋，不惜揚言滅洋的紀錄來看，他在洋人脅迫清廷罷黜他山東巡撫一職後，很快的又出任山西巡撫，他必定會對散佈山西全省各地的外國教士，

濫施殺戮，盡情報復。往後的事實證明，毓賢走馬上任，他自稱義和團總領，大清山西巡撫。他帶的數十名衛隊，清一色是義和拳匪。自玆而後，義和團在山西發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拳匪在全省各地設壇收徒，散播謠言，鼓動民衆仇洋反教。拳匪們說，他們能剪紙爲人，作祟洋鬼子。又在家家戶戶大門上抹一片紅，聲言誰敢抹去，全家人都會生病。更在井中下毒，推說洋敎士是下毒者，極力煽動民衆的仇洋心理。毓賢尤其自掏腰包，打造鋼刀數百把，分「賜」拳匪，勉勵拳匪大開殺戒。山雨欲來風滿樓，遠近皆知，山西一省卽將展開殘酷無比的大屠殺了。

散佈各地的洋敎士悚悚自危，朝不保夕，偏又一時無法逃離居留地。太原東郊的壽陽傳敎會有一位畢敎士，連同妻兒外帶一位葛斯女敎士總共是四個人。畢敎士在英國的家屬爲了要救這四個人的性命，央懇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致電毓賢。只要毓賢答應讓這四個人離開山西，畢敎士的家屬願意繳納五萬英鎊的贖金。然而毓賢置之不理，急得英國總領事不惜虛聲恫嚇，嚴詞警告：「英國敎士在山西者計有某某某等六十餘人。倘有一人遇害，大英政府唯貴巡撫是問！」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陽曆六月二十六日（下同），毓賢從直隸請來了義和團的大師兄，就在巡撫衙門前面的廣場設壇傳授義和拳，有一批批的流氓地痞踴躍參加。他們假借仇洋反敎名義，學了幾招義和拳後先去搶刼殷實商舖，殺了不少無辜的百姓。與此同時，毓賢下令家家戶戶懸掛紅燈，再貼上一幅黃底紅字的門聯，聯曰：「義和拳神用，功成扶大清」，以證這一家人與洋人無關。不上十天，全省各地幾乎家家戶戶全都掛上紅燈貼上門聯了。

山西布政使李廷簫和毓賢一鼻孔出氣，這兩位山西大員接見僚屬，所談的幾乎全是殺洋人、滅洋敎的事。各地市面，街頭巷尾，更是掀起了一片殺洋鬼子發洋財的熱烈聲浪。各地洋人人人自危，公推天主敎的主敎謁見毓賢，哀哀上告，可是毓賢拒絕接見。如此這般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山西境內的大屠殺終於揭開慘不忍睹的序幕。

首當其衝的果然便是家屬願獻五萬英鎊，贖命被拒的壽陽敎會畢敎士全家，和女敎士葛斯。大批暴戾凶橫的拳匪在六月二十七日上午縱火焚燒壽陽敎會醫院。火光一起，毓賢旋卽帶着他的拳匪衛隊趕去「彈壓」。壽陽敎會座落太原東郊，東郊百姓萬人空巷隔街看火。在巡撫大人親自坐鎭之下沒有一個人敢去搶救。夏日炎炎，天乾物燥，熊熊烈燄直冲雲霄。醫院裏幸好沒有病人，只有畢敎士一家三口和葛斯女敎士在大火之中奪路而逃，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驀地衆人見到兩條黑影衝出火燄，葛斯抱着畢敎士的孩子跑在前面，她的背後已經着火，一團烈火驅使着她沒命的奔向大街，她口口聲聲的在悲號：

「救命！救命！我……我當醫生救過你們好幾百個中國人，你們中國人也該救救我啊！」

駐足而觀的太原東郊百姓，有不少人在不自覺的流淚。

緊跟着逃出來的是畢敎士，他混身上下有好幾處都在熊熊燃燒。因爲他的頭髮、鬍鬚、衣裳

全給燒着了。他衝上大街就只好滿地打滾，想把身上的火一一壓熄。他一面打滾一面在尖聲求救：

「救救我，救救我！你們要想想我們的好處。去年災荒，我還給你們募了好幾萬英鎊啊！……」

一眼瞥見羣衆之中有人「蠢蠢欲動」，躍躍欲試的打算去救畢教士和葛斯。毓賢一皺眉頭，低沉的下令：

「扠回克！」

拳匪侍衞齊齊的應了聲：「喳！」如狼似虎，連推帶拉，又把畢教士和葛斯扠進了火窟。人叢中響起深沉的歎息和掩抑的飲泣，毓賢做個手勢表示他要打道回衙。出乎意料之外的，葛斯女教士又鬼哭神嚎的直奔出來。她兩手空空，顯然已經放棄了畢教士的孩子。她的頭髮已經着火，一陣濃烈的焦毛臭，她在用最後一股力量迸發出她的抗議：

「你們——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

山西巡撫毓賢的回答則是，咬牙切齒的一聲令下：

「扠！」

隨着拳匪衞隊應答的一聲喳，衆匪齊上，葛斯女士二度沒於火窟。壽陽教會裏的四名洋人全都被燒成一堆焦炭！

午後，毓賢在巡撫衙門秘密召見義和團大師兄，有所指示。法國天主堂的教士涕淚横流的請求謁見免死。毓賢假惺惺的派武巡捕去傳個話：必定保護，不要駭怕。然後，他親赴駐防旗兵營，親手點查硫磺、火把等等縱火用具，再下令製造局趕工打造利刄二百柄。是夜，太原英國耶穌堂果告失火，山西巡撫毓賢再下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得往救。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大風暴前後之間的一個風平浪靜之日，拳匪自動約束，毓賢僅只下令發兵嚴守省城太原的六座城門，嚴禁教士教民出入。太原的教士教民，至此業已成爲甕中之鼈，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隨時隨刻都有生命的危險。幾乎所有的教士都到房屋堅固的范新教士家去避難。生死間于一髮，人心惶惶達於極點。於是又有人建議向毓賢呈遞稟白，請求保護。這一次，毓賢乾脆不予答覆，他在當晚派兵封鎖天主堂，嚴禁出入。二十九日，風暴又起。毓賢下令全體教士教民叛教，否則的話：「全家性命難保」。太原城裏的教士教民一連幾天相擁哭泣，不知何適何從。六天後，七月五日毓賢又派太原首縣陽曲知縣白昶進入天主堂，曉諭主教：「官兵到此駐守保護，相當不便。不如把你們各位暫時搬到一個地方，改天再送回來。」當時主教只有唯唯聽命的份，自然連聲答是。那白昶還怕會有漏網之魚，他親自點名，寫下了一紙名單。在天主教堂避難的計有主教、司鐸、修士、修女等一共是二十七人。當天就把這二十七名男女洋教

士押解到猪頭巷鐵路公所。抗啷啷一聲響，牢牢的鎖上了鐵門。

這二十七名洋敎士在抵達鐵路公所以後方始發現，那兒先已有十位神父被覊押。

七月六日，又陸陸續續的捕獲了耶穌會的男女敎士七名，外加上華籍敎民十七人。扣押在鐵路公所的華洋敎士敎民，總數已達六十有一。太原城郊的敎士敎民幾已一網打盡。於是，大屠殺又起，一通毓賢的奏摺揭露了他的毒計，毓賢奏報淸廷說：「奴才恐其一旦亂行，滋蔓難圖。遂設法令中軍參將首府縣，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以下則爲莫須有之罪）乃該洋人又復與敎民等潛相勾結，希冀擾亂省城，以圖一逞。奴才於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猶敢拚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之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惡相濟之敎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卽綁赴市曹，同時正法！」

毓賢狂吹猛蓋，撒下了這個瀰天大謊。其實事實眞相則爲——七月九日午後，毓賢身穿便服，騎匹駿馬。率領他的拳匪衞隊，前呼後擁，鳴鑼開道，直奔鐵路公所。將六十一名待宰羔羊的華洋敎士敎民，列隊押解到山西巡撫衙門。

在山西巡撫衙門大堂，毓賢顧盼自豪，洋洋得意的坐上公案。拳匪、捕快、親兵、衙役齊整列隊，齊喊堂威。六十一名華洋敎士敎民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簌簌發抖。但見毓賢猛可一拍驚堂木，當下便是一聲巨喝：

「跪下！」

神父、司鐸、修士、修女在這性命關頭，焉敢不從。華洋人等一概屈膝，黑壓壓的跪了一地。於是毓賢便指着一位鬚髮蒼蒼的艾主敎問：

「你是那一國人？」

艾主敎顫聲回答：

「英國！」

毓賢再斥問一位富主敎：

「你到咱們大淸國多久了？」

「三年。」

「這三年之內，你一共作了多少惡？犯了那些罪？」

富主敎膽子大些，他抗聲答道：

「我們是傳敎士，我們的罪都蒙主洗雪淸楚了，我們那來的罪？」

一句反詰，惱怒了毓賢。他霍的起立，拔劍在手。一邊厲聲咆哮：「我先殺了你這個英國人！」起手一劍，紅光崩現，英國籍的艾主敎首先身首異處，栽倒在地，連一聲哎呀都不曾喊將出來。

山西巡撫在大堂上親自動手殺洋人，掀起了庚子拳亂的最高潮。大堂上的六十一名教士教民，頓時嚇得魂飛魄散，鬼哭神嚎。有人高呼饒命，有人直磕響頭，有人嚇暈過去，有人喃聲禱告。夫妻情侶相擁而哭，父母兒女噙淚訣別。毓賢見血，殺得興起，又是一聲尖嘯，一劍砍下富主教的腦袋。又一劍將另一名洋教士揮爲兩段。他連殺三人，狀至亢奮，便厲聲下令：

「把這些妖魔鬼怪全給砍了！」

拳匪衛隊，衙役捕快齊聲應「喳」，人人綽刀在手，衝過去便是揮刀亂砍，大肆屠殺。巡撫衙門大堂一時間哭喊震天，血肉橫飛。六十一名教士教民全被砍得斷脰刔腹，血流遍地。哀哭號叫，歷久不歇，大堂變成了一座屠場。華洋教徒，男女老幼，相繼被殺，無一倖免。而毓賢猶在瘋狂下令：「梟首！」「剖心！」於是一大羣殺紅了眼睛的劊子手，又把一具具的屍首清理出來，不論已死未死，一概捺壓在地上，揮刀剁下一顆顆的人頭。再將無頭屍身拎起，當胸一豎一橫，連劃兩刀，深及內臟。然後把定屍身，猛可一脚踢向後背。那顆還在躍動的人心，就從十字傷口直跳出來，滾向撲鼻奇腥的一地血泊！

這一天，毓賢所下的最後一道命令是——把六十一顆人頭，分別掛到六座城門樓上去「示衆」！

翌日，更大規模的辣手摧花接踵而來。毓賢下令，將法國天主堂的二百餘名華洋修女，一概

押到桑棉局。在桑棉局前院搭起天棚，遍掛神像，燃燭焚香。由毓賢親自監臨義和團大師兄作法，迫令二百餘名修女叛教。

大師兄齜牙咧嘴，又蹦又跳，做出各式各樣猙獰恐怖的凶惡之狀。然後高聲的唱起了義和拳歌——

「天下奉教多，不把情理說。欺天子，滅神佛，拆廟宇，免香火，捨善書，反理說。問妳們曉得麼？如今感動人心，槍刀排，扶保大清不壞，信洋教的。一律處死！惟念爾輩年幼無知，玉皇大帝網開一面。是悔悟的，快來神前跪拜。發個誓，喊一聲：『往日錯了，改過自新，不敢再信耶穌教！』大帝垂憫，可以饒妳們性命。」

義和拳叛教歌一唱完，兩百餘名修女抱定必死的決心，絲毫無動於衷。只是有的在禱告。有的被嚇得飲泣不止。却是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發誓叛教。大師兄氣得七竅生煙，三尸暴跳，他請准毓賢，當場處決兩名修女，來上一次殺鷄儆猴。毓賢乍一點頭，兩名洋修女就從前排給揪了出來，行刑拳匪揮刀便砍，斬下兩顆血淋淋的少女人頭。修女們駭極尖呼之聲拔地而起，咕咚咕咚一連嚇暈倒地好些個人。可是依舊沒有人敢作叛教的表示。大師兄火冒三千丈，喝令拳匪搬一具飲馬槽來，倒吊起兩具無頭女屍，讓碗大頸口湧出來的鮮血注入飲馬槽裏，再叫兩百多名修女每人去喝一口犧牲者的血。

居然有十六名「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敢修女，爭先恐後的跑過去把那些鮮血大口大口的喝光，使得剩下的修女免去了「喝血」的酷刑。大師兄無計可施，勃然大怒，他叫拳匪把那十六名修女全給倒吊起來。厲聲追問：「誰？誰先站出來發誓離教？」

兩百多名修女的回答，仍舊是啜泣與禱告。

毓賢磔磔大笑，起身離去。大師兄瞭然這一個暗號，又是一聲令下，窮凶極惡，瞇起色眼的大隊拳匪便衝向那二百多名無助的修女。人慾橫流，獸性大發。他們伸手撕開修女們的衣裳，作出種種下流的動作。然而純潔的修女們拼死抵拒，驚呼駭喊與縱聲磔笑此起彼落，慘劇的進行為時不久，修女們無一順從，一個個被激怒的拳匪折磨至死。死得最慘的是一名法國籍的馬修女，她被挖掉了一對乳房，然後大剁八塊，慘遭分屍！

在毓賢的親自主催之下，山西全省各地掀起焚殺教堂教士的旋風。各地教堂幾乎全被焚燬，教士教民遇害者當在六千人以上。這眞是駭人聽聞，亙古未有的大慘劇，何況這僅只是山西一省而已。拳亂日亟，清廷向世界列國宣戰，拳匪與甘軍董福祥部日夜攻打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終告引起八國聯軍之役。天津失陷，清廷所練的新軍由李秉衡率領，在河西務一敗塗地，李秉衡吞金自殺。這時候的「義和團總領」毓賢方始有點着慌。但他仍色厲內荏，奏報清廷自願率部勤王，慈禧覆旨命他統兵入衞。他偏以山西百姓「籲留情切」而遲遲不敢成行直到慈禧光緒倉皇西

奔之際，方始匆匆就道，和慈禧、光緒在途中相遇，相對欷歔。反倒是毓賢把慈禧、光緒迎到太原去暫且避難了。

京師失陷，慈禧力促兩廣總督李鴻章北上議和，德皇威廉二世由於德國公使克林德在拳亂中被殺，頭一個提出懲辦拳亂罪魁禍首的條件。八國使節一致支持，並且舉出第一禍首是呑金自殺的李秉衡，第二名就是毓賢。以次是剛毅、趙舒翹、董福祥，載漪和載瀾。八國揚言不辦禍首便不開和議。於是慈禧降旨將毓賢革職，發配極邊，永不釋回。但是八國使節仍然認爲處分太輕。庚子年十二月，毓賢在充軍新疆的半路上，慈禧再度降旨將毓賢就地正法。當時毓賢已到蘭州，他的死黨部下山西布政使李廷簫時已陞任陝甘總督，他招待毓賢和他的一妾一僕住在十字觀。奉到聖旨處死毓賢，他便拿去給毓賢看。毓賢看後一聲長歎的說：

「我份內該死，倒是你閣下也是鼓動拳匪之人，不知會有什麼處分？」

李廷簫吃他一嚇，第二天大年初一便服毒自殺了。

清廷派何福堃到蘭州監斬。毓賢在死前逼他的小老婆自縊殉葬。十分沉痛的作了兩副自輓聯。其一爲：

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老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

我殺人，朝廷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聖明恩。

其二則爲冠冕堂皇的——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

君恩吾負，君愁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需早慰兩宮心！

辛丑（一九〇一年）陰曆正月初六，何福堃直抵蘭州十字觀，綁起毓賢，就地行刑。劊子手幾曾殺過一品大員？難免心驚手軟，一刀砍下去，刀鋒卡在毓賢的頸骨上了。鮮血迸流，痛得毓賢滿地打滾，哇哇怪叫：

「快！趕快再賞我一刀，讓我早點死吧！」

是跟他充軍的那名老家人，滿臉流淚，幫着那位不知所措的劊子手，兩人合力，硬把毓賢那顆腦袋切下來的。從毓賢這一篇奇特的故事裏，可以讓我們深切體會到聖經上的一句至理名言：

「上帝令人毀滅，必先使其瘋狂！」

清聖祖與高士奇

俗話有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意指拍馬屁一道是永遠不會穿幫的。史記佞幸傳序有云：「高祖至抗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籍孺與閎孺，可謂爲我們一部二十四史上最先出現之佞臣，以一無材能之二孺，能和皇帝與共臥起，可知其拍馬術之高明。前清康熙，爲西洋史家尊稱大帝者，他也有一位頗善逢迎的寵臣高士奇，他和康熙之間有許多新鮮有趣的小故事，可爲高明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

一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浙江平湖人。家貧如洗，功名也祇得了個監生。他因爲在家鄉存身不住，自己一肩膀扛了個舖蓋捲，千里迢遙的從平湖步行入京師。一脚踏入彰義門後，便找了個雞毛小店住下。所謂雞毛小店，乃是北京城裏最低級的旅館，住客睡的是統舖，蓋的是雞毛。睡到夜裏實在冷不過，便苦苦哀求店東，再抱一捧雞毛來撒上。雞毛難以禦寒，所以雞毛小店裏常有一覺醒來，赫然發現旁邊凍死了個人的。

人極聰明，也很有點兒心機。高士奇到北京謀差，他一沒資歷，二沒後臺，三沒門路，四沒活動資金。反倒落了個流落街頭，舉目無親，三餐不繼，乞討無門之局。他祇有一項本錢，那就是寫得一手好字。於是在走投無路，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給他異想天開的得了個亘古未有的鑽營門徑。他把身上所剩的錢，全部買了扇面和泥金紙，向雞毛小店的店東借來筆墨，埋頭苦寫了好幾天，寫好一大堆扇面楹聯。然後他分訪京師各權貴的門大爺（司閽），以自己寫的聯扇爲贄敬，卑躬屈膝，低聲下氣，懇請門大爺幫忙，替他謀個噉飯的地方。門大爺是下人，從古到今，無分中外，只有上門求門大爺他主人的，從來沒聽說過，也會有人去向門大爺求差使。高士奇便利用門大爺受寵若驚，沾沾自喜的這一層微妙心理，果然讓他打開了一條出路。權傾當朝的武英

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明珠的一名門大爺，一時興起，把高士奇請到他家裏去，敎他的兒子寫字。

高士奇當了明珠相國門房的家敎，他便趁此機會。三天兩頭的往相府門房跑。美其名給門大爺東翁幫忙，照應照應相府門房的事。其實是想借此跟明珠相國打個照面。多半是蒼天不負苦心人，有一天，高士奇巴望已久的機緣終於來到。

是日也，乃在大年頭上，明珠相國簽押房裏的師爺、書吏全部各自回家過年去了。詎料明珠相國偶然想起要寫幾封要緊的信，一時之間找不到人手，直在大廳上急得團團亂轉，門大爺一心想爲主子解決難題，便斗膽上大廳去禀告：

「奴才家裏請的一位敎書先生，寫得一筆好字。這會兒正好在門房裏。」

二

明珠一聽大喜，忙叫快請進來。於是由明珠口授，高士奇一口氣把那幾封要緊的信全部寫好。明珠接過去一看，不但文理通順，措詞得體，而且一筆字寫得無人可及。當下問明白了高士奇的來歷，頓時就派爲相府書吏。高士奇就此一觔斗跌進青雲裏去了。

高士奇一步登天，成爲康熙權相明珠的心腹親信。他自有辦法把明珠服侍得滿面春風，笑口常開，四肢百骸，遍體舒泰。但是他最高明的手法，厥在能把明珠哄得暈頭轉向，忘其所以。居

然會聽信高士奇的攛掇，保舉他供奉內廷，當上一名小小的詹事府錄事。清代的詹事府是：「掌坊局之政。凡充日講官，纂修書史，典試提學，與翰林官同。凡遇有會議，朝審諸大政，偕九卿科道預焉。」換言之，就是皇帝的文書侍從之臣。既清高，又有較多接近皇帝的機會。錄事雖說祇是芝蔴綠豆大的一名小吏，可是只要高士奇爬上了這層進身之階，他就自有辦法借步登高，升堂入室了。

三

京師官員，人人知道這小小錄事高士奇偏是權相明珠跟前的紅人，不但在明珠跟前說得進話，尚且還有言聽計從之勢。像這種人物在官場之中那個敢不巴結，何人不欲援納。於是乎高士奇便交遊日趨廣濶，紅包越收越多，手頭也愈來愈鬆動了。可是，這時候他雖有了錢，自己却偏不肯花，他還得作更多的官場投資。命金舖打了無其數的金豆，專門打點宮裏的小太監。每天早晨入宮當值，他便盛一荷包金豆進宮，再悄悄傳話出去，但凡能告訴他皇上起居，宮中隱密的，當場塞給金豆一枚。報一件事，賞一枚豆，多報多賞，重複無妨。引得那些太監、蘇拉（不淨身、也不得進入禁宮的雜役），每天爭先恐後的來給高士奇當耳報神。如此這般，不消幾個月功夫，高士奇還不曾見到康熙皇帝的面，就已經把康熙的性情脾氣、言行趨向揣摩得一清二楚，滾

瓜爛熟了。

準備工作一旦完成，高士奇再髈著明珠相國，把他擢升為內閣中書。其實也祇不過是個專管繕寫機密文件的小官而已。祇是，既管繕寫機密文件，那就有了接近皇帝，替皇帝辦事的大好機會。高士奇懂得康熙皇帝的心理，熟知康熙的好惡。同時他還在不斷的用金豆收買宮中的消息，連康熙今天吃了什麼點心，看了那幾本書，見了那些個人，辦了那些個事，一本賬，全部在他心裏。他自然而然的就能先意承旨，一言一行都能討皇上的歡心了。浸假時日，高士奇果然成為康熙時刻少他不得的一位紅人。

四

除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外，高士奇又忍人之所不能忍，開始嚴苛的自我訓練。他訓練出異乎尋常的兩項本領，其一，雖盛夏溽暑，盛服侍立，他能使自己不出一點汗。其二，他能憋住自己，從早到晚不上廁所，就憑這兩個能耐，不論他在康熙身邊侍候多久，他永遠都是中規中矩，從容自在，絕對不會神色不安，中途告退的。

由於高士奇每天都能探悉康熙看過那幾本書的那幾段，康熙揀幾段看，他便更進一步的首尾相連。不過這一層功夫，不論何時，康熙提起他看過的那一段書，高士奇必能引述原文，對答如

流。使康熙大為驚詫，誤以為高士奇把御書房裏堆積如山的書全都看完讀遍，而且爛熟胸中了。於是康熙便向羣臣讚譽他說：

「在朝廷上既博又雅，使朕可以跟他道古論今的，就祇有高士奇一人而已。」

所謂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何況還是康熙皇帝的面諭金口呢，高士奇着實抖起來了。文學侍從小吏，居然帝眷日隆。康熙准高士奇食六品俸，在西安門內賜他一幢宅第。在在都是亙古未有恩典，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康熙欽賜高士奇表裏十疋，銀五百兩，「以旌其勤勞」。十九年（一六八〇）授額外翰林院侍講。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升右春坊右庶子。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大清一統志副總裁，儼然明珠相國的副手了。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赫然升任詹事府少詹事，那就是堂堂詹事府的主管。前後十來年間，險些凍餓而死的一名監生，居然成為正四品京堂，掌詹事府府事，文學侍從的首腦人物了。

他不僅是文學侍從的首腦人物，尚且是揣摩康熙心理最透澈的近侍大臣。自古有言道：「伴君如伴虎」，朝廷大小臣僚對皇帝的一喜一怒，所好所惡，必須摸得清清楚楚。否則的話，冒冒然奏事應對，一個弄不好，輕則丟官，重則送命。高士奇成天到晚隨侍在康熙的身邊，在朝的大小京官，入覲的督撫將軍，誰不想跟他探問一下康熙的喜怒意向，心情好壞。從此，高士奇成為

紅得發紫、炙手可熱的大紅人。每天下朝歸第，他家住的那條巷子裏，滿是名公巨卿所乘坐的大轎，甚至於連權傾一時的明珠相國，也擠在排班恭候高士奇接見的隊伍裏。

五

高士奇自己定了一個規矩，那便是每日下朝歸第，他必定昂首揚臉，直入內室。將那些在大廳上恭候的大小官員視若無睹，連一手提拔他的權相明珠也不例外，大官們打躬作揖恭送他進去，他也傲然的全不回禮。直到他的身影穿過屏風，進了花廳。大廳上的鴉雀無聲，方始一變而爲人聲鼎沸。連權相明珠在內，都在暗中塞紅包，當面說好話，央求高宅的傭人進去刺探高士奇高大人都在幹什麼了。於是得了賄賂的高府家人在花廳與大廳之間往返奔走，跑進跑出。一會兒來報我家大人在洗臉呢，一會兒又報快了快了，我家大人已經洗好了臉這會兒在吃飯啦！一廳等得心急如焚的大官也在議論紛紜，還有人在暗暗數人頭，比官階，心中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着實擔心自已今天輪不輪得着見到高大人。

照例，高士奇每天接見的第一位大官，必定是他的舊主子明珠相國。這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相明珠總是邁着外八字步，如奉綸音般急急忙忙走進去。每次都是他和高士奇談話的時間最久，明珠相國辭出以後，高士奇便按紅包大小開始接見別的大官，如果他一聲覺得累了，高士

奇的家人便會出來高聲宣示：

「我家大人已經端茶送客了，列位明日請早。」

六

高士奇在康熙皇帝跟前，豈祇是文學侍從之臣的班首。那康熙皇帝連每次巡狩出獵都離不了他。康熙下詔，命高士奇：「同禁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由此高士奇有兩句得意洋洋的詩，有云：「翡翠叢中列，鵝黃隊裏行。」

高士奇的先意承旨，善於逢迎是曠古罕聞的，他隨侍康熙，其逢迎巴結都到了什麼程度。讀者諸君不妨從以下的幾則趣聞之中見微知著，舉一反三。某次，康熙率隊行獵，一不小心，駿馬野性大發，又蹤又跳，却是康熙力控馬韁，終將駿馬的野性壓了下去，毫髮未傷。但是康熙在衆家侍衞之前猶仍怏怏不樂。因爲滿清皇室一向自詡：「從馬上得天下」，康熙座騎無意之間的那一陣撒野委實是太不給面子了。這樁事被雜在後隊侍從之中的高士奇聽到，他不聲不響，乘人不備的滾鞍下馬，走到一處泥窪旁邊。用雙手掬起兩團爛泥，把自已臉上和一身新衣抹了一場糊塗，遍處泥漿。然後騎上馬去挨到康熙身旁，康熙一抬眼瞧見高士奇的狼狽模樣，當下便問高士奇這是怎麼一回事？

高士奇故作愁眉苦臉狀大發牢騷，他說：

「奴才這匹馬好不刁頑，牠早不顛晚不顛，偏偏要在個爛泥坑旁邊，一陣發瘋把奴才給顛了下去！」

話猶未了，隨扈的諸王大臣，衆家侍衞已爆出一陣大笑。連康熙皇帝也忍俊不住的朗聲大笑起來。康熙渾然忘却自己方才的狼狽之狀，他笑呵呵的直指高士奇說：

「你們南方人眞不中用，居然會讓這匹劣馬把你顛下泥坑去。就在剛才，朕這匹座騎也曾野性大發，可是任憑牠怎麼極力蹤跳，朕還是安安穩穩的坐在這馬鞍上！」

羣臣侍衞高呼萬歲，康熙果然懊喪盡去，他恢復了先前的興致，開始從事另一次必然滿載而歸的狩獵。

七

康熙皇帝下江南，在專制時代謂之爲南巡。權相明珠和寵臣高士奇仍然是一時不可或缺的隨扈人物。一行抵達杭州靈隱寺。方丈跪求康熙頒題匾額。明珠磨墨，高士奇展紙。康熙興沖沖的揮毫題下了個雨字頭。祇是這雨字頭龍飛鳳舞着實寫得太大了，足足佔了上下高度三分之二的地位，那雨以下的三口一巫也就無從再往下寫。康熙猛一下子爲之怔住，在衆目睽睽之下簡直不知

如何落筆才好。當其時只有高士奇感覺出康熙的那一份窘，他悄悄的在手心裏寫上「雲林」二字，覷個機會挨近康熙的身邊，將手心向康熙一揚。那康熙是何等聰明的人，頓時就懂得了高士奇的用意，他把靈字一改爲雲，雲字裏下面那個云字便綽綽有餘裕了。杭州靈隱寺又稱雲林寺，其原由厥在於此。

又一次，康熙往遊鎭江金山寺，寺僧循例跪求賜額。康熙一時才思枯澀，想了好半天還沒想出合適的題詞，也是高士奇給康熙打的派司（Pass），他在一張小紙片上擬了「江天一色」四字，用江天一色形容金山寺的美景，眞是貼切之至，妙到毫顚。因此康熙給金山寺題的那個匾額，特別的顯得筆飽墨酣，大氣滂薄。

由此可見，高士奇頗有相當的捷才。

明珠雖說貴爲一代權相，得寵於康熙爲時頗久。但是比起高士奇的應對得體，能愜帝心，那就不免瞠乎其後，相差太遠了。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某次康熙、明珠、高士奇一道站在偏殿之上，康熙偶然興起的問：

「今兒咱們像什麼？」

明珠脫口而出回答說：「三官菩薩。」高士奇聽了，連忙跪下奏道：「高明配天。」直到這時，明珠方才憬悟自己失言，險些惹上大不敬的死罪。因爲道教以天官、地官、水官爲三官菩

薩，明珠說他和康熙、高士奇像三官菩薩，由於三官菩薩地位相同，那就未免太抬舉他和高士奇。虧得高士奇運用急智，隨機應變，加上一句：「高明配天。」意指高士奇、明珠奉配天子康熙，試問這是何等的機智，何等的權變。難怪高士奇慌忙跪奏的時候，明珠先已急出一身冷汗來了。

八

高士奇顯赫一時，朝野側目。他在朝廷又廣結黨羽，除了明珠這座牢固的後臺靠山，他又和左都御史王鴻緒結爲死黨，又成兒女親家。復與科臣何楷結爲兄弟，與翰林陳元龍約爲叔侄。便由王鴻緒、何楷、陳元龍充任他的經紀人，在京的大小官員，在外的總督、巡撫、藩司、臬司、道員、知府、知州、知縣，紛紛的大送紅包，請他照應。有事時餽贈成千上萬，無事時也得照例奉送「平安錢」。有一名光棍老僉，橫行北京多年，作惡多端。老僉唯恐案發，把他的虎跳橋瓦房六十多間，足值八千兩銀子，一股腦兒奉送給高士奇。經過高士奇向有司輕輕一提，老僉果然能從容逃出北京城，潛往山東雒口定居。從而可見他的涵蓋面，赫然能從朝廷官擴展到平民百姓、地痞流氓了。因此，當時京師竟然會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的謠諺。澹人，正是高士奇的號。

大小通吃，多方搜括，高士奇的財產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他在浙江平湖家鄉買了十萬畝良田，又築了一幢豪華宅第。杭州西湖之畔，還有他一座頗饒林園之勝的西溪山莊。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南巡，即曾在這西溪山莊住過。康熙尤且賜他御書竹窻匾額。在北京順治門外斜街等處，他更用他心腹的名義買辦了大批的房產，以何楷代爲收租，錢太多了兼作生意買賣，在京師開一片大綢緞莊，再在蘇州、松江、淮安、揚州遍設分店，總資金在一百萬兩紋銀之上。當年扛個鋪蓋捲，入京謀一枝之棲的高士奇，儼然已是家財數百萬的大富翁了。

九

日中則仄，盛極必衰，高士奇既爲人人側目而視，到他最得意的時候，也就難免多行夜路必遇鬼了。有一名因貪汚黷職而被劾罷的巡撫張汧，法司逮問張汧時，問出來他在尙未被劾罷之前，曾經讓人帶了銀兩晉京打點。三法司嚴詞詰問他這大筆銀兩都送給那些人了。張汧起初推諉得錢的人太多，一時記不淸楚。直到被逼問急了，他方才吐實，說是祇有高士奇和徐乾學兩個。三法司存心扳倒高士奇已久，毫不容情的具摺奏明康熙。

康熙獲悉高士奇招權納賄，玆事體大。免不了要把他招來問個明白。不曾想到，這仗着聖眷正隆高士奇，居然會用一套巧妙的說詞，公然承認，却又能佞色的爲自己脫罪，他這一回答，一

時頗令康熙有啼笑皆非之感。因爲他說：

「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

這話的意思是在明說：送者自送，收者自收。反正皇上大權在握，我又不能進一言，改變皇上的主意。送紅包的白白的送了，皇上何不挑挑我，多賺點意外之財呢。

一〇

康熙畢竟是非常袒護高士奇的，他以四兩撥千斤之勢，輕輕易易的開脫了高士奇。一面降旨三法司，責令張汧不得滋蔓生事，羅織他人入罪，算是把張汧的嘴給封上了。一樁高士奇招權行賄案終告不了了之。一面訓了高士奇幾句，叫他寫一個避重就輕的奏摺，力辯入值諸臣：「從未於政事有所干涉」，他自己則「素未蒙皇上詢及，臣何敢輕進一言」。將入值諸臣連他自己的干政嫌疑推了一乾二淨。然後他再挺漂亮的以「供奉日久，嫌疑日滋」爲詞，請康熙開恩，把他放歸田里。

奏上，康熙輕飄飄的批答：「覽所奏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副總裁等項，着照舊辦理。」於是，高士奇入值如故，侍帝如故，其大紅大紫，聲勢顯赫亦如故。在康熙的帝力支持

之下，他有驚無險的安然渡過了這一關。

祇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春，明珠、高士奇隨扈康熙南巡，遊罷西湖回京師以後。同年九月，有一位左都御史郭琇，列舉事實，提出證據，狠狠的劾了他一狀。郭琇在彈劾高士奇、王鴻緒等人的奏疏中，一開頭就痛責高士奇、王鴻緒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尚且：「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又有所謂：「高士奇出身微賤，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任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乃計不出此，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這以後，便列舉罪證，如言高士奇「其罪可誅者」一也、二也、三也、四也。最後結論，厥如：「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

奏疏旣上，朝野同震，輿論爲之譁然。這一次寵信高士奇的康熙皇帝再也不能包庇他了。他降一道旨意，將高士奇和他的同黨王鴻緒、何楷、陳元龍、徐乾學等一概休致回籍。也就是仍以原官放回家鄉的意思。

一一

高士奇放歸故里以後，康熙身邊少了這麼個先意承旨，善體人意的妙人兒，難免有點心懷悒悒。因此，五年之後，他又想起高士奇，便出了個題目，命「大學士於翰林官員內，奏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大學士王熙、張玉書曉得康熙的心意，便具摺荐舉高士奇、王鴻緒、徐乾學。康熙欣然降旨，召高士奇等來京修書。高士奇重返京師，仍舊入直南書房。君臣再度相聚了三年，高士奇終以居高思危，唯恐重蹈覆轍，禍生不測。他急流勇退，以奉養高年老母爲由，具疏乞歸。康熙依依不捨的准了，還特授他爲詹事府詹事。歲月匆匆，又是五年，念舊的康熙復授高士奇禮部侍郎要職。怎奈高士奇在家鄉納福慣了，雅不願再度伴君如伴虎的生涯。他以母老侍奉爲詞，懇請豁免。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過半百的康熙南巡，高士奇特地趕到淮安接駕。然後陪侍康熙同遊杭州，這一次康熙算是把高士奇帶同京師去了，祇是同年六月高士奇便一病不起，逝於京寓。結束了他多姿多采，曲折離奇的一生。康熙聞耗至爲震悼。賜謚文恪。康熙在位六十年，他也祇有高士奇這麼一位巧言令色的寵臣而已。



清洪兄弟相遇，不但不存敵意，患難相扶。基於此，又有所謂「先清後洪，鯉魚跳龍；先洪後清，剝皮抽筋」的說法。這一說法又是什麼意思呢？

一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我家自蘇州入川避難，旅程迂迴曲折，足迹幾及半個中國。民國二十六年底，方始輾轉抵達四川西南邊陲，曾在犍爲與樂山間的五通橋，一住兩年。嗣後又因求學和就業的關係，歷遍成都、榮昌、永川、合江、重慶、瀘州、敍府、萬縣、涪陵等各地，分別住過一段時期。大城小鎭，山陬水涯，四川同胞的語言風俗與習慣，八年中我已見聞不少，其中最引我興趣者，厥爲發現了民間秘密組織——袍哥（亦即漢留）。勝利復員，沿江東下，人長大了，眼界稍寬，於是恍然袍哥只是幫會組織中的一脈，大江南北，全國各地，居然到處都有幫會的人物，他們講義氣，重然諾，早年以反清復明爲己任，晚近猶仍匡助國家民族的復興。三百年來，蔚然形成古今中外從所未有的民間秘密組織，遂引起了我探幽搜秘，正本清源，作一番有系統的研究。但是，由於幫會係屬一種革命組織，具有先天性的保密本能，所謂「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如欲瞭然其間種種，眞是談何容易?三十年來搜集網羅道聽途說，看過幾十本書，記下無數則故事。我之所獲，仍然是一鱗半爪，點點滴滴，自嘲爲「盲人摸象」，倒是庶幾近之。

一月前朵雲天降，得了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由於一位長者的介紹，謁見了一位在洪、清兩

幫，乃至理門，都有崇高地位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自十五歲起，迄今五十五年，堪稱半世爲革命效力，畢生爲幫會盡瘁。三百年來幫會史，他早已智珠在握，談將起來，歷歷如數家珍。蒙他不棄，見我暗中摸索，難有所獲，於是網開一面，許我和他兩度長談，但凡我所提出的問題，只要並非接觸核心，聊堪與外人道者，他都不憚其詳，一一解答。這是我平生罕有的快事，因爲在一問一答間，每每使我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感。

二

首先我請問：「所謂幫、會、門，這三者究竟應該怎樣區分?」

老先生呵呵的笑，說是你問得好，捨我之外，若是換一個人，只怕還不容易答得上來。簡言之，洪爲會，清爲幫，理爲門。這也就是說：洪門會、清幫、理門（習稱理敎）。因爲洪門是會黨的組織，清幫是漕運上的糧船幫口，理門的範圍不廣，人數較少，只可稱之爲門。洪門會也有簡稱洪門的，那是由於洪門會的始祖係明末抗清死難忠臣洪英，稱洪門者，洪英的門人也。

我再問：「洪門與清幫是否有所關聯?」

答案是：「有之。原來，清幫是洪門裏分出去的，『但見金盆開花，不聞清洪分家。』明末，史可法殉難，他的「參謀長」洪英，戰死於三汊河，歸天之前，吩咐他的五位部將蔡德忠、方大

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來日必須爲史閣部和他復仇，並且連絡志士，建立洪門，以反清復明爲不二職志。這五位部將便是洪門的前五祖，後來曾經到達臺灣，投奔鄭成功，再奉鄭氏派遣，潛回國內，在全國各地散播革命種籽，發展洪門組織。浸假到了乾隆年間，清廷鑒於盜賊遍地，漕運不通，於是貼出皇榜，招徠天下英雄豪傑，替他們承辦漕運，輸送糧米，乃有洪門弟兄翁德惠、錢德正、潘德林三人想出臥底反間之計，得到洪門弟兄的允許，公然揭了皇榜，歸順滿清，另組清幫承攬漕運。其實，他們做的是反間工作，供給情報，爭取財源，尤其可借清幫之名擴大組織，培養實力。佛教禪宗衣鉢相傳者凡六世，始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謂震旦六祖。六祖慧能法師俗姓盧（又謂姓羅、姓陸），新興人，辭母逕赴黃梅東山，得法後，回南海法性寺；開東山法門，後又歸寶林寺。有一天，他對僧衆說：『我從弘忍大師處受法要並傳衣鉢，現在我看你們信根純熟，不必再傳衣鉢了，就跟你們說些法要也罷。』」

翌年，六祖坐化，厝塔於曹溪，即今法華寺。

於是，清幫創始者利用「五祖傳六祖，六祖永不傳」的故事，直承道統，供奉羅祖爲祖師，遂組成糧船幫，亦即安清幫，簡稱清幫。清幫之下的每幫均設老官船一艘，供設羅祖的牌位。

翁、錢、潘三位洪門弟兄，自立門戶，組成清幫，陽爲清廷效力，實則培養羽翼，他們猶仍

不敢數典忘祖，自甘下流。於是提出「替天行道，帶髮修行」的口號。對清廷解釋：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暗底下的意義則爲替天下行道。帶髮修行，對清廷說是清幫中人本是羅祖弟子，原該剃去三千煩惱青絲，但是爲了協助清廷維護漕運，迫不得已，唯有「帶髮修行」，暫留着三千青絲裝裝門面。於是，清幫中人可以不薙髮，不留豚尾巴、長辮子。

有這麼一重關係，所以終清一代。清洪弟兄相遇，不但不存敵意，而且和衷共濟，患難相助。基於此，又有所謂：「先清後洪，鯉魚跳龍；先洪後清，剝皮抽筋」的說法。

「這一說法又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清幫的創始人，既然是甘願投靠滿清，去做反間諜工作的，那麼，自此以後，兩邊的弟兄必須有個界限，不容騎牆跨幫，任意來往。從清幫跨入洪門，等於地下工作者搖身一變而爲攻堅執銳的先鋒，自有鯉魚一登龍門聲價百倍的意味。易言之，先在洪門而後入清幫，那便是陣前戰將表面上向敵人倒戈，自然要處以「剝皮抽筋」的酷刑。

我沉吟了一兩分鐘，方才大膽的提出了這一問：

由於洪門清幫都是政治意味極爲濃厚的秘密組織，您說的「鯉魚跳龍」與「剝皮抽筋」，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由於在洪門的弟兄任務危險，毫無保障，而清幫中人卻有「奉旨通漕」的幌子，有餉拿，有官做，得掩護，應公差，縱使被人察覺反間，按大清律例，充其量把頭髮剃光，

還我「羅祖子弟」之身，去當和尙，清廷也是將他們無可奈何。兩者相形之下，洪門弟兄自覺清幫安全穩妥，他們可能希望先洪後清，因此，洪門組織迫不得已的要用嚴厲律法，加以阻止。」

這位老先生目光閃閃的瞪着我問：

「你這一說，是否有所事實根據？」

我不安的笑說：

「我只是胡亂猜測而已，不過呢，以事實而言，洪門是反清復明，民族革命的主流，清幫僅只是一支反間部隊。但若估量兩者的聲勢，清末民初，卽已達到洪門清幫分庭抗禮的地步，一消一長，形勢乃見。世界上總沒有反間人員多過戰鬥部隊的道理。您是否以爲當年倡呼口號、嚴禁交流的那位前輩先生，確有防患未然的眞知灼見？」

久久，這位老先生喟然長嘆的說：

「你很聰明。」

「不敢當。」我誠心誠意的答。再請敎他老人家一個問題：

「爲什麼？清幫以師徒遞傳，而洪門却一字並肩，統以兄弟相稱？」

清幫源自洪門，照說，他們也應該像洪門一樣的不分彼此，一體兄弟相稱。但是，你需曉得，清幫是反間工作者，他們只能隨機應變的鬬智，不可任性恣意的逞能。旣然說是尊奉羅祖，

衣鉢相傳，便必須講究釋門的班輩。這一點，清幫和洪門，自然是大大的不同。

三

「請敎，洪門中人率以兄弟相稱，其間是否又有什麼掌故呢？」

當然有。事過境遷，我不妨稍事洩露給你聽。我先問你，你可曾聽說過：『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個說法嗎？」

「抗戰初起我便曾聽到有人這麼說。不過，後來兵役當局很巧妙的改爲：『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了。」

「你記得不錯，但是，你恐怕不曾想到，原先的那兩句，是統兵入關，奪我大明天下的清軍統帥多爾袞所散播的。」

「啊？」

當年，滿清爲了入主中原，減少抗力，不惜散佈謠諑，藉以瓦解華夏民族的士氣民心。多爾袞害怕炎黃子孫奮起從軍，驅除異族，特意散播「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說法。當時，鄭成功正自荷蘭人手中奪回臺灣，整軍經武，銳意經營，大明崇禎末科四十八名進士，如黃梨洲等均在他的帳下運籌帷幄，力圖匡復。聽到多爾袞的惡意汚衊，於是黃梨洲等人籌思對策，有一

天，黃梨洲興冲冲的告訴鄭成功說：

「不要緊，從此以後我們不招兵，我們招弟兄。」

「這便是洪門弟兄制的由來?」

「於是，鄭成功乃在金臺山、明遠堂，大開香堂，招攬弟兄，歃血爲盟，誓以反淸復明爲職志。轉瞬之間，臺灣豪傑爭相投效，跨海而來義不帝淸的孤臣孽子，絡繹於途。」

「除了淸幫、洪門而外，又有所謂漢留，不知又是淵源何自?」

「首創者還是國姓爺鄭成功。」

「可否詳予解說?」

「可以的。——當年，鄭成功在黃梨洲等人策劃經營之下，開金臺山，立明遠堂。他當時別出心裁，爲黨人志士定了三個派名。音同字不同，意義却各有所別。如漢劉，係指身份地位稍高的黨人，意指大漢皇裔劉備，如漢留，如漢流，等而下之，忠義則一。鄭成功以桃園三結義作爲仁人志士精神之鼓舞，用意至深，兼且對於洪門五祖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等人具有刺激鼓舞之作用。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三位異姓手足猶能分茅列土，在羣雄割據，天下滔滔中打開一個局面，五祖的人數比劉關張多了五分之二，何患大事不成?」

「淸洪二幫，爲了嚴守秘密，以策安全，幫會中人，講究口傳心授，對於宗旨、幫規、各種

儀式，聯絡暗語，儘量以不形諸文字爲原則，然則何以又有『有寶獻寶，無寶盤考』的一說?所謂『寶』，是否幫中人士所執的憑證?」

「是的，『寶』，亦云『金不換』，早先曾是幫中人士的身份證件。『有寶傳寶』，意思是聯絡時應該繳驗憑證。不過，後來在雍正年間，滿淸官兵全面捕殺幫會中人，他們搜獲了蓋在『寶』上的一顆印信，自此一抓到身上帶『寶』的，立刻就地正法，於是幫會中人失却了印，也就沒有了『寶』。無可奈何，只好用『口傳心授』的方式，訂下許多聯絡暗語，這便叫做『無寶盤考』。」

說到這裏，還有一段悲壯的插曲，雍正年間大事捕殺黨人，淸廷發現黨人之多，遍佈全國，他們前仆後繼，引頸就戮，殺得滿人心驚手顫，心想總不能把漢人全都殺光了吧。所以他們想出一個妥協之道，變通辦法，在州府縣廳，各級衙門，大門外放一隻木箱，不便公開揭示，却是暗中散佈消息：但凡有「誤」入幫會者，只要把所携的「寶」，投入箱中，就此免予追究。由這件事，便可知道幫會的聲勢是何等浩大。

四

何謂「衣鉢?」

「清幫人士所指的衣鉢，係由始祖達摩法師，從西方傳來中土，一宗法鉢，一件袈裟，如斯而已。達摩法師是南北朝時代的高僧，天竺人（按卽印度），梁武帝蕭衍曾經把他迎到金陵（今南京），大談佛理，後來他渡江到魏國，卓錫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羽化登仙，他是禪宗的創始者，同時也被清幫尊爲始祖。」

「爲什麼清幫尊稱達摩爲西方念九祖，東土第一祖？據說清幫開香堂收門徒的時候，在達摩位畔，要懸這麼四句七言詩：『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工夫；若尋紙上六字法，筆尖蘸乾洞庭湖。』」

「問得高明，問得內行！我願爲你細細解說。」

——第一，達摩祖師是印度香枝王的三太子，佛敎自創始者釋迦牟尼付囑佛門十哲之首的大弟子大迦葉（中國人稱爲領光勝尊），是爲第一祖。由大迦葉（時當我國周朝）再往下傳，凡二十八傳而至達摩祖師。因此，達摩祖師是西方的第二十九世祖。

第二，達摩祖師在我國南北朝時東來，他由印度乘船駛抵廣州，只携一宗法鉢，一襲袈裟，其後被梁武帝蕭衍迎到南京，轉赴嵩山少林寺卓錫，成爲佛敎禪宗的大師。同時他又是我國禪宗的首創者，因此，清幫尊他爲「東土第一祖」。

第三，你說的那四句詩，——正由於禪宗主張「佛之心印」亦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經典不必形諸文字，是謂「頓門」，又名「心宗」。故所以這四句詩是說達摩自西方來一字不帶，佛法傳授之間全憑心意（略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六字法」，指的是六字眞言，六字陀羅尼，亦卽我國人信仰的「南無阿彌陀佛」，不分僧俗，脫口而出，在此表示佛理。詩中說得很明白，禪宗傳授佛法，並無片言隻字，——你若是想從紙上去探求佛法，那怕筆尖把一望無垠的洞庭湖水全給蘸乾了，依然無法辦到。」

「清幫崇奉的始祖達摩是印度人，自達摩祖師以下，二祖三祖以至六祖，有否可傳的事迹呢？」

「二祖慧可，起先法號神光，南北朝時北魏洛陽人，達摩祖師在嵩山少林寺面壁潛修，慧可誠心求道，跪在雪地，夜間左臂凍僵，竟然斷掉。達摩祖師爲他的虔誠感動，收他爲繼承衣鉢的弟子，改名慧可，成爲禪宗第二代祖。

五祖弘忍法師，湖北黃梅人，先在破頭山當『栽松行者』，老化復生，遇見四祖方始得度。

六祖慧能，嶺南人，師事五祖弘忍法師，授受五祖卓錫的寶林寺，地在韶州曹溪山，因此他成爲『南宗』之祖，慧能法師的弟子最多，壽考最高，他死在唐玄宗時，享齡七十六歲，唐憲宗諡爲大鑑禪師。

這是禪宗六祖中聲名之較著者。」

五

「佛教禪宗又有南北宗之別，是否就從六祖起始的呢?」

「是的，佛教禪宗自五祖以後，傳到六祖，於是又有南宗、北宗兩大系統。南宗是六祖創始，其下分爲五派：即所謂臨濟宗、潙仰宗、雲門宗、法眼宗、曹洞宗。北宗呢？則爲神秀法師所創。南北兩宗得法雖一，而開導不同，因此有南頓北漸之別，又稱南能北秀。能，是慧能，秀，係神秀。」

「『南頓北漸』，作何解釋呢?」

「慧能法師卓錫韶州曹溪山寶林寺，地在嶺南。神秀法師則在北方宣揚佛法，神秀有一名門人叫普寂，他僭尊神秀爲六祖，自稱七祖。神秀、慧能都是五祖弘忍的徒弟，弘忍傳衣鉢給慧能，神秀自立門戶，他的徒弟普寂又僭越正統，使得禪宗有了僞六祖，甚至僞七祖。慧能不願肇起佛門的爭競，『兄弟』鬩牆，於是他甘於忍讓，將五祖傳授給他的衣鉢收藏起來，宣稱從此只授『法要』，不再傳衣鉢了。這樣一來，『南宗』顯已停頓，而『北宗』却大有浸漸之勢，就如此這般產生『南頓北漸』的名詞。」

「神秀法師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神秀法師是唐朝的高僧，他不曾接受五祖弘忍的衣鉢，却亦受了禪宗的心印。弘忍圓寂以後，他到湖北江陵的當陽山，道譽廣及四海，武則天請他到京師，乘坐轎子上殿見駕，甚至御駕跪迎。神龍二年神秀法師圓寂，勅諡大通禪師。

六

「清幫對於『天地君親師』，各有什麼詮註解釋?」

「清幫說天有八儀：日、月、星、宿、風、雲、雷、雨。地有八容：山、河、草、木、胎、卵、濕、化。君有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親有八恩：生、養、慈、覆、扶、教、培、寬。師有八道：訪、求、得、悟、修、守、成、了。凡此都可以說是清幫人士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稱之爲清幫哲學，也不爲過。」

「是不是還有另爲詮註的三句話，聽說是『正大光明，三玄三要，義氣千秋』?」

「有的有的，讓我一一說給你聽。『正』，正道普渡羣迷。『大』，大哉安清無比（清幫又稱安清幫，純爲瞞混敷衍清廷所使然）。『光』，光華照耀大地。『明』，明心見性無爲。」

「至於『三玄三要』，則爲『三』，三祖靈光尚在（指創始清幫的翁錢潘三祖）。『玄』，玄妙盡藏百骸。『三』，三幫九代根脈。『代』，要傳百年百代。

「義氣千秋」呢，是爲：「義」，義念六字大法（南無阿彌陀，表示是佛門禪宗一脈相傳。「氣」，氣象瀰放六合。「千」，千載一脈相同。「秋」，秋水長天一色。

清幫幫規，兩百多年來傳誦紛紜，莫衷一是。據我所知，則實有「幫規」、「旱碼頭十大幫規」、「禁止」、「戒律」、「謹遵」等五種，每種各有十條，對嗎？」

「對極了，不過，你搜集資料週全，仍還遺漏了一項，即爲「十二必須」。」

「能否逐一見示其詳，留供未來史家記載呢？」

「可以的。因爲凡此『幫規』、『戒律』，都是勸人爲善，嚴禁怙惡。你記下來，發表出來，對於世道人心，必將大有補益。」

「先說十大幫規——

一、不准欺師滅祖。

二、不准藐視前人。

三、不准扒灰搗籠。

四、不准奸盜淫邪。

五、不准江湖亂道。

六、不准引水代跳。

七、不准攪亂幫規。

八、不准以卑爲尊。

九、不准開閘放水。

一〇、不准欺軟凌弱。

再講「安清旱碼頭十大幫規」——

一、不准欺師滅祖。

二、不准不孝雙親。

三、不准藐視前人。

四、不准盜賣安清。

五、不准仗勢欺人。

六、不准引匪入道。

七、不准違犯國法。

八、不准搗亂幫規。

九、不准投拜二師。

一〇、不准記名入人。」

再說「安清十大禁止」——

一、禁止父子同拜一師。
二、禁止師過方徒又拜師。
三、禁止一徒連投二師。
四、禁止關山門再收弟子。
五、禁止徒不收之人竟由師收。
六、禁止兄長爲師弟爲徒。
七、禁止本幫引進本幫。
八、禁止進道徒辱罵同道。
九、禁止師過方徒代收人。
一〇、禁止香頭高不准自高。

且將「安清十大戒律」公開——

一、戒萬惡淫亂。
二、戒斷路行凶。
三、戒偷盜財物。

四、戒邪言咒語。
五、戒訟棍害人。
六、戒毒藥害生。
七、戒假正欺人。
八、戒倚衆欺寡。
九、戒倚大欺小。
一〇、戒貪酒吸煙。

再則，便是安清幫的十大「謹遵」了——

一、要孝順父母。
二、要熱心從事。
三、要尊敬長上。
四、要兄寬弟忍。
五、要夫婦和順。
六、要和睦鄉鄰。
七、要交友有信。

八、要正心修身。

九、要時行方便。

一〇、要福慧雙修。

最後，則爲「安清十二必須」——

一、子必須孝順。

二、親必須慈愛。

三、主必須恭謹。

四、客必須忠義。

五、夫必須淳良。

六、妻必須柔順。

七、兄弟必須友愛。

八、朋友必須選擇。

九、師弟必須恩厚。

一〇、佛聖必須敬事。

一一、祖師必須奉養。

一二、報應必須確信。」

七

聽說安清進幫也有證書？

「不叫進幫，叫做進道。進道是有證書的，證書又名『海底』，——也可以說它是『寶』。

「寶」、「海底」、「證書」，三位一體。」

「請問，它可有格式嗎？」

「怎麼沒有，你且聽我唸給你聽——

安清進道（海底）證書。

爲發給安清進道證書事×××字第×××號。」

「照得安清道係佛門臨濟禪師（按即慧能六祖派下的第一宗。源出六祖的弟子懷讓，懷讓傳馬祖，再傳百丈、黃蘗，黃蘗傳臨濟義玄禪師，他住在鎮州滹沱河畔，倡三玄三要之說，用棒喝。三玄者，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是爲三玄門。三玄中又各有三要門，即言前之旨理，究竟直說智，方便是也。）演派人世，持戒爲法，以綱常倫紀規矩儀注船隻旗號爲本，凡進道均須嚴格遵守，不得違背。祖訓今查□□□進道於玆，忠實虔誠，言行無過，資格品行尚屬相符，合行

此書，以資證明。須至安清進道證書者。

右給□□□幫□字班弟子□□□收執。

（附發通漕匯海一部）　引進師□□□簽認

本命師□□□簽認

傳道師□□□簽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發給。

請問，清幫金祖演傳的二十四代法字，亦即世俗所稱的排名輩份，是否就到「學」字輩爲止？再則，每一法字，究竟代表何種意義？

清幫法字不止二十四代，它分爲「前」「後」「續」三部分，每一部分各有二十四代，因此共有七十二代。每一代的代字，都有極深的涵意，試爲列述如下：

金祖演傳前二十四代法字：

清（清心秉正），靜（靜坐常思），道（道德修眞），德（德配天地），文（文昌化解），成（成其正果），佛（佛心皈一），法（法渡無邊），仁（仁義永遠），倫（倫常在懷），智（智勇雙全），慧（慧思普渡），本（本枝茂盛），來（來歷清白），自（自心悔悟），信（信用爲根），元（元初自始），明（明心見性），興（興家立業），禮（禮門義路），大（大發慈

悲），通（通行我國），悟（悟道誠心），學（學正修成）。

後二十四代法字則爲：

萬（萬教歸一），象（象註先天），依（依歸佛門），皈（皈敬三寶），戒（戒謹受規），律（律始黃鐘），傳（傳道自西），寶（寶象佛法），化（化及衆生），渡（渡衆善緣），心（心存正直），回（回頭是岸），普（普渡衆生），門（門路正大），開（開發善緣），放（放生爲善），廣（廣大無邊），照（照及萬方），乾（乾元爲首），坤（坤德載物），代（代代傳留），髮（髮繫大道），修（修身爲本），行（行孝爲先）。

還有王降祖（文隆）演傳的續二十四代法字呢——

緒（緒統義氣），結（結合善緣），崑（崑山美玉），計（計巧傳眞），山（山海似門），芮（芮藏玉蘊），克（克己復禮），勤（勤儉爲能），宣（宣揚道義），華（華夏維新），轉（轉運大法），忱（忱謝佛恩），慶（慶祝東土），兆（兆豐延年），報（報答天府），魁（魁星在極），宜（宜勤宜儉），執（執中守正），應（應知天命），存（存心濟世），挽（挽救狂瀾），香（香煙不斷），同（同舟共濟），流（流傳安清）。

和這位老先生兩度長談，爲時都在兩三小時以上，前述種種，都是筆者若干年來聞所未聞的幫會秘辛，相信前人也不會有過詳確的紀載，謹先錄下，用作讀者參考。

驚夢記

而她，卻在五月艷陽的照耀之下，佇望着藍天白雲，感到自己有着無助地孱弱與空虛。

一

匆遽而清脆的步聲，高跟鞋敲擊着堅硬的路面。

像驟雨，像急鼓，像午夜的鐘聲嘀嗒。……

纖長身影折過那道危牆，一個頎長窈窕的女人，在巷口出現。

明朗月光在她高聳的髮髻上，匝起一片朦朧的、夢幻似的銀色輕紗。

巷子的一邊是空地，零亂的堆着些垃圾和磚塊；另一面，整齊的四層樓公寓，大部份的房間沒租出去，門窗緊閉。漆黑無光。

周圍靜得可怕，她略略遲疑一下，咬着嘴唇，用更快的步伐向前走。

不，簡直是在跑，在衝。

即使是滿臉漾泳着驚惶的神色，但仍掩遮不住她出奇的美麗。

寬額、纖小的尖臉，雙眉入鬢，睫毛彎翹，晶瑩的肌膚像塊凍玉，僅祇在唇上抹起濃濃的口紅。

人人都讚譽她是中國的奧德麗赫本，粗看起來，眞像，祇是她的身段比奧德麗赫本更豐滿。

白嫩小手裏拎着的皮包，甩動的幅度越來越大，幾乎畫成了半圓的弧線。

一個極輕微的聲響，使她倏然驚止，駭怖地倒退兩步，眼前一黑，像有一團烏雲，從天際墜降，烏雲差點削去了她尖翹的鼻竇——

砰然一聲巨響，身前猶如一枚炸彈就地爆發，她的小手緊捂住撐成〇型的嘴，臉色紙一樣白。

開滿紅花的一座大花盆，就在她脚旁摔成碎片，成團的泥土，濺上她的肉色絲襪。

她驚怔僵立，呆若木鷄，要是剛才她繼續往前走，那麼，這座花盆便正好摔在她的頭上。

仰臉望望，樓頭仍無人迹，三樓欄桿旁，承放花盆的粗鐵絲架，還在月光下顫索索地搖動。

小心謹愼的舉起痠軟的脚步，試探着再往前走，熱烘烘的血液，全部集中腦際。

隨着旋風傳來一陣淒厲的馬達聲，警覺尙未萌生，她本能地往右邊一讓，一部機器脚踏車以着最高速度擦身而過，排氣管輕輕扯起她的大花裙，天旋地轉般地，她憑空打了個廻旋，沉實的跌倒在地上。

許久許久才悠悠醒轉，混身骨頭迸散似的疼痛，勉强掙扎起來，花裙被扯去了大半截，兩條皙白的大腿裸露在外，斑雜地有泥灰，有劃破的血痕。

她迸出那聲凝結的驚呼，回聲從樓頭傳來，如梟鴟的夜啼。雙手緊捂着臉，她瘋狂的向前狂奔，啜泣中穿出巷子，穿過巷底的鐵道，宿舍裏也是黑黝黝的，所有的同事都睡了，一絲燈光不

見。

二

摸索着推開大門，她放輕脚步走完長長的甬道，臨到自己房門口，想從皮包裏掏出鑰匙來開門。兩手空空的，皮包不知道什麽時候丟了。

最近以來出了那麽多不幸的、無從想像的禍事，同事們怕找麻煩早已像閃避蛇蠍一樣的躲着她。她不願再驚動她們。

記得今晚出去的時候，窗子並沒有下鍵，她輕輕地推推，兩扇長窗果然應手而開，她伸手撑住窗臺上，使勁挺起身子，爬過去了。

先把窗簾放下，才强持鎭定的扭亮床頭櫃上的檯燈，維納斯塑像上面的小紅燈泡驟的一亮，光明和溫暖帶了一絲安全感給她。

黯紅色的燈光傾瀉在維納斯的臉上，又流注到黑鏡框裏那張放大照片，他炯炯有光的眸子，正深湛的凝視着她，忘掉了駭怖，一股酸澀的凄傷，又催出了一些眼淚。

她喘着氣，呆怔的坐在床沿，兩脚自然的把高跟鞋脫開，甩遠。

剛才她兩度從死亡邊緣逃出，樓頭大花盆神秘的墜落，鴨舌帽覆在額頭上的那凶漢狂駛飛

車，她逃開了砸斃和輾壓。

是碰巧，是意外，還是謀殺？

一想到「謀殺」，她便混身驚戰，一陣顫抖。

兩星期以前，當她浸浴在愛的暖流中時，他曾抑鬱的向她提過這兩個字。

半點都吓唬不了人，她用朗聲的大笑，驅盡了他上眉頭緊鎖住的陰霾。

如今回想起來，她眞不知道那時候她怎麽會笑起來的。

她的心又在冷下去、冷下去。

疲倦緊接着過度的恐怖襲來，她沉沉的睡倒在席夢思上，頭沒有落枕，彈簧跳躍着輕撫她的腰背，像坐船，像乘飛機，像水面粼粼的漣漪……

一隻飛蛾閃過燈泡，在牆上映出一團陰影。

突然想起了他，那一夜，他在她的生命中首次添加的恐怖地音符。

牆上日曆，指明今天是十二號，星期六。上一個月，十三號，星期五，黑色的日子。

六點鐘下班，五點五十五分，她便滿心歡愉的下了樓，她寧願在公司門口多等三分鐘，她要讓他增强自信，——她會迫不及待的先在等他，那樣子，也許他眞會在勇氣被激發之餘，把握時機，向她求婚。

女人，眞是最難扮演的角色，所有的熱情與渴待，都必須嚴密的隱藏住。

那兒有女人向男方主動的吶？尤其是，像她這樣漂亮的女孩子。

她才廿一歲。

就戀愛的年齡來說，那已經是夠大的了，就結婚而論，她還小。

但心情和這條規律恰正相反，和他，這還是第一次戀愛，而一旦陷身愛河以後，她又迫不及待的想早些聽到爲自己鳴奏的結婚進行曲。

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對象了，邱比特的金箭，要貫穿兩顆心的時候，祂當已精密的爲雙方都考慮過一切。她年輕、美麗、純潔、穎慧、十八歲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在一家大公司擔任會計課員，爲了就業關係離開了溫馨的家，家在臺南，父親是有名的工程師，母親是業餘的聲樂家，兩個弟弟，循軌蹈距的好學生。

從十六歲到二十歲，她接到過幾百封情書，她總是撇嘴笑笑，原封不動的擲進字紙簍。

母親有點着急了，老問她：

「安書，要什麼樣的人，妳才看得上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她太久，終於，他邁着瀟洒的步子走進她的生命之中，她獲得解答了。

他英俊、溫柔、聰明而善良，祇除了那點過份嫉惡如仇的「毛病」。他倆在公共汽車上相

值，三站路程裏兩道目光接觸了四次，還沒到站，她脹紅了臉下車，他默默地跟在她身後，亦步亦趨，甚至有點像一個在逃一個在追。她叫三輪車，他不講價錢就跳上另一部，她走進宿舍門口，他過於自信地，一直跟她走進臥室。

她始終無法鼓足勇氣，把他攆出去。

而他那第一句話，便非常有禮而得體。

「小姐，請原諒，我不得不緊緊追隨忙亂奔跑的妳。因爲妳在車子上面掉了東西，偏巧讓我撿到了。」

說着，他便把手裏緊攥住的一把遮陽傘，遞到她面前。

還沒有等得及讓她說聲謝謝，他便翩然的走出房門。

她整夜不能入眠，滿心悵惘。

他像是很有把握，三天之後他又意態悠閑的登門造訪了。

這以後的交往是非常順利的，因爲在她內心之中，她早已向他納降。

他確實具有那種動人的男性魅力，卓越的才華加上豐富的智識，他像巨鷹搏兎一樣，牢牢地把她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他面前，她顯已失却了自主的力量。

可幸的是，他並不曾想過儘早享受自己的獵獲物。

想到那些甜津津的往事，她從心底流出一絲微笑。笑容很快的便被遏止了。

她憶起了那個黑色的日子，十三號，禮拜五，深夜，將眠未眠時。

三

朦朧中突被驚醒，就像剛才那隻飛蛾在粉白的牆壁上投下一片陰影似的，她驚覺了室內有些異樣。

從小她便以遇事每有預感，而被許多人讚賞過她的穎慧。

慣常，她總習於擁衾獨眠，由於十三歲來所積聚的過度孤寂，她喜歡側臥，把棉被沒頭沒腦的罩住自己，祇剩下眼鼻和嘴，接觸清澄的空氣，膝蓋緊抵胃部，兩手環抱着腿，母親老是笑她，熟睡時，眞像一隻蒸透的龍蝦。

祇要她一睡着，下意識裏便會升起一種安全、舒適、無憂的感覺，小臉蛋上洋溢着幸福摻和着暖意的微笑。

那一夜，她在熟睡中驚覺，一陣輕微的聲響傳入耳鼓，倏然翻身坐起，發現夢裏的人兒恰正矗立在她的身畔。

他的頭部低俯着，就站在床頭櫃大燈罩的旁邊，穿着那套剪裁適體的馬海西服，殷紅的領帶飄出襟外，他右手挿在褲袋裏，左手牢牢地抓住擱在檯燈後面的黑皮包。

皮包是他奉獻給她的第一樁禮物。

她驚嚇得幾乎要叫出來，他連忙惶急的捂住她的嘴。

「你怎麼進來的？」久久，平抑了心房的悸躍，她才低聲的問。

他一語不發，伸手指指窗戶。

她想起來了，窗子沒鎖。

「你要幹什麼？」情潮在她心底氾濫，她樂於接受他任何要求。

「有一件要緊東西，」他低聲的說，神態顯得非常緊張：「擱在妳的皮包裏了。」

「哦！」她儘量適應着他的音階，無可否認的，稍稍有點失望。

他低下頭去，順手扭亮了檯燈，順着紅色的燈光，他在她的黑皮包裏翻尋。

歡慰的表情迅而顯現，他在皮包裏抽出一個紙捲，迅捷的塞入西服的內衣袋裏。

這套西服是安書陪他去做的，她淸楚的記得他曾關照那個裁縫司務，在左側的內衣袋要做兩層，一層是明的，另一層是暗的，當時她曾覺得可笑，要說是防扒手，他未免防備得太週到了。

他把那個紙捲，塞進他的秘密衣袋裏，此刻正好給她淸楚的看到。

「安書！」他的熾熱的嘴唇摩挲着她的鬢角：「妳好好的睡吧，我，」他強嚥下一口涎液，莫可奈何的：「我走了，我非走不可。」

她注視着他寬闊的肩部沒入黑暗，然後，怨惱的捻熄了檯燈。

第二天，他以一千種理由來向她解釋，祇是，她的心境再也不能平靜了，在女孩子的心裏，疑慮一經播種，便會迅速成長為參天的巨木。

她想起了前夜，她倆情意緜緜的在互訴着心聲，手攜着手邁過高雄中正四路寬闊的街道，螢光路燈閃爍着熠亮光輝，行道樹枝葉繁茂，齊整植立，兩旁的高樓大廈裏燈火輝煌，前面有三五行人徜徉街頭，遠處的一輛小轎車正在絕塵而去，她忽然感到身後有一女一男，一前一後地緊追隨着她們。

祇不過夜間點十左右，按理說那兩個身後客是不值得重視的，街上總是有人走的呀，但他偏在此時回頭望了望，臉上立即顯出慘沮的神色。

他仍然保持鎮靜，輕輕的在她耳邊說了句：

「安書，把妳的皮包給我。」

她也曾回頭望了望身後，只是，眼前的氣氛太溫馨，她不願讓一個小小的疑慮破壞了這種寧謐的心境，她默默的把自己的手提包遞給他，彷彿看到他忙亂的把一小捲東西塞了進去。

甚至回到宿舍以後，她也沒有想起這捲東西，那一夜是充滿了甜蜜的；所能回憶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在愛河之畔，沉實的將他薄削的嘴唇，印壓在她的唇際。齒與舌間，依稀還留有醉人的唾液。

當夜，他便冒險的做了那間女職員宿舍的不速客，把小紙捲兒又拿了回去。

四

一連有四、五天，他總是顯得那麼神魂不定。有一晚，他們看完了希區考克導演的「驚魂記」，送她回宿舍的路上，他忽然一反常態的討論起片中的故事，他用充滿憂鬱的語調問：

「安書，妳相不相信世界上會有專以殺人為業的人？」

「我不相信。」安書正自緊緊的倚偎着他，身上傳來他熱馥的體溫，她寧願靜些，不想說話。

「那些個謀殺者，」他喟然長嘆，語意深沉的說：「他們殺人，和驚魂記的那個男主角不同，他們是有目的底，有計劃的。」

他的嚴重神情使她不安，一遍又一遍的向他追問，然而，素性朗爽的他，終於也像透露了過多的必需隱瞞的秘密，就此守口如瓶地閃避着她的詰問。

五月十九日，她在公司裏核算着賬目，耳朵豎尖了去聽電話鈴響。

他約定了上午十一點給她打電話，十二點差五分了，辦公室的電話機像是壞了，始終沒有鈴聲傳來。

他向來是恪守時間，分秒不誤的。

十二點過一刻，她留連在辦公室不走，心裏有着莫名的驚悸之感。

惡耗是在下午兩點傳來的，晚報出版了，送到辦公室，兩位搶先閱讀的同事一致大聲的嚷叫起來：

「白天裏都會出命案，這個世界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她連忙跑過去搶晚報看，第四版初號大字的頭條新聞，光看標題，差點便讓她昏厥了過去。

赫然在目的大標題是：

「愛河濱神秘命案。

蘇慶忠身中四槍。」

「他的名字印在報紙上，還會有錯嗎？」她的眼前閃過一片金星，昏眩片刻，才又定神再去細讀新聞的內容。

描寫得非常詳盡，「某某公司副經理蘇慶忠，年少英俊，獨身在臺，本日上午十時五十分，

正在愛河之濱一座公用電話亭中撥電話時，靜謐中突傳槍聲，目擊者親見一低戴鴨舌帽之黑衣男子，匿于樹後拔槍向蘇某射擊四發，蘇某猝不及防，無從閃避，四槍悉中要害，旋卽倒臥于血泊之中，俟警召來醫師急救時，蘇某終以傷重不治，氣絕身死。臨終並無半句遺言。」

以下的行行鉛字，一片模糊，安書嚶嗚一聲，再也支撐不住，就此在衆目睽睽之中暈倒在地。

五

甦醒過來，發現自己正置身醫院之中，身旁有兩位相好的女同事陪伴着。

哭腫了眼睛，哭却了生之意志。

她恨不能追隨慶忠於地下，但她又想親見血案的破獲，她要知道慶忠是爲什麼遭人擊斃的。

治安人員在醫院裏嚴密的保護着她，任何人，不得輕易走進她的病房。

但當她痊癒出院時，他們的防範畢竟也漸漸的疏忽了，正像各報上刊登的愛河血案一樣，凶手毫無線索可尋，登載的地位也就越來越小。

慶忠在臺灣並無親人，只有她親視含殮。

遺體在殯儀館停靈三天，也有些慶忠公司裏的同事來弔祭。她堅持要土葬，親自到慶忠的宿

舍取來他那套新製的馬海西服，因爲這套衣服是她陪着他去訂製的。

喪事完畢，她回到宿舍，自此請假休息，整日癡癡呆呆的，想起慶忠來便哭一遍。

在慶忠送給她的像片邊緣，她細心的剪貼了粗黑的花框。

連衣服都懶得穿，一襲袒肩露背的襯裙，罩住她蒼白的軀體。

同事們唯恐她發生意外，寫了限時專送給她的母親，和女兒長得相像極了的老太太立即趕來，一進門，半裸的安書便號哭着投到母親的懷裏。

「好孩子，別哭，別哭。」母親的撫慰，猶如五月的輕風。她伸出雙手攬住安書的雙臂，眼睛從她白皙而裸露的肩膀上望過去，一張圓桌，一把靠背椅，桌上擱着一隻玻璃杯，盛着大半杯酒。

「孩子，妳在喝酒啦？」她緊蹙起眉頭，語音裏有着責備的成份。

「媽！媽啊！」多日來的積鬱找到了傾吐的機會，眼淚像泉湧一般的奔瀉出來，「我不知道啊，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啊！」

「什麼事該怎麼辦呢？」做母親的輕柔地把她扶到靠背椅上坐下，自己也拖過一張圓凳，坐在她的身邊。

「好孩子，妳快告訴我，最近以來妳出了什麼事？」

那聲調是非常急促的。

母親以最大的耐心傾聽，她斷斷續續地把她和蘇慶忠相識以至相戀的經過，以及五月十九日的那樁慘變，全部說了出來。

「啊！」母親茫然的搖着頭說：「這些時候以來出了這麼多事情，我和妳爸爸，都還瞞在鼓裏吶。」

「媽！」她歉疚的喊了聲。

「孩子，我並沒有責怪妳的意思，」母親趕忙又去安慰她：「尤其是，」她用了那種充滿慈愛和憐憫的語氣：「在妳經過了這麼大的打擊以後。」

然後，她的眼睛探索到安書床頭的小櫃，那個貼上了黑邊的鏡框，很惹眼的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站起身來，漫步走向安書的床前，任由安書伏在小圓桌上低聲啜泣。

忽然，她傳出了一聲驚呼，安書欠身去探望她時，發現她正捧着那架鏡框，臉上滿是詫異的神色。

安書抹拭掉自己眼角的淚痕，走過去，挨着母親併坐肩下。

「安書！」母親指指照片上那個英俊的年輕人，緊張的問：「這位就是——」

「蘇慶忠。」安書亟於想知道母親為什麼那麼驚奇，趕忙地簡潔的回答。

「蘇——慶——忠——，」母親的眼睛停駐在那照片上，目不轉瞬的，隨而又在臉上抹起了一層疑惑。「恐怕他不姓蘇吧？」

安書還沒有來得及反問，「他不姓蘇又姓什麼？」母親又在向她發出問題。

雙方都急于尋得答案，一問一答，出奇的快。

「他是那裏人？」

「遼寧。」

「多大歲數？」

「三十一。」

「在臺灣有沒有家？」

「沒有。他家裏的人都淪陷在大陸，」他說過，臺灣祇有他的朋友，連一個親戚都沒有找到過。」

「他是幹什麼事的？」

「他說他在一家公司當副經理，可是他從來沒有帶我到他辦公室去過，同時，我好像老是覺得他上班不上班無所謂似的，平時他總是有着太多的空閑，有時候，又會忙得一連幾天見不到

面。」

「他那個公司是做什麼買賣的？」

「連我也不知道，他一提起公事就心煩。平時，他不准我過問他的工作情形。」

「他受過什麼教育？」

「大學。」

「什麼大學？」

「他說他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畢業生。」

「那麼，」母親皺了皺眉：「他應該是個醫生了。」

「有一回，」安書追憶似地說：「我被傳染了重感冒，他給我打針、吃藥，三天不到我就復了原。」

母親開始低頭沉思，默然無語。久久，才恍然若有所悟地抬起頭來，忘情的說：

「對了，一點兒也不錯。」

「什麼事對了？」安書着急的扳着母親的胳臂問。

「他不姓蘇，他姓安。」母親肯定的說：「他正是妳的安家大表哥。」

「安家大表哥？」這回輪到安書口瞪目呆了。

「是的，安家大表哥，」母親充滿回憶的說：「妳大姨，我那唯一的姊姊的獨生子，記得我曾告訴過妳，爲什麼妳的名字叫做徐安書？那是因爲妳大姨沒有女孩子，妳從小就過繼給她，因此，她一定要在妳的名字裏加上一個安字。」

「安家大表哥——」她一個字一個字着力的說，小臉上泛起了一片迷惘。

「這可憐的孩子啊，」母親突然悲泣起來：「可惜，他們安家就此絕後了。」悲酸立刻感染了安書，她也跟着號哭起來。

兩母女哭了很久，窗外已經降下了濃厚地暮色。安書才抹乾了眼淚，問她母親：

「媽，您要吃點什麼吧？」

「不必了，」徐老太太暗啞着聲嗓說：「現在，我什麼東西也吃不下。」

兩母女各有襟懷的哭了很久，終於相擁着在那席夢思床上躺臥着，沉沉地卽將步入夢鄉。徐老太太最後的一句問話是：

「安書，好安書，妳跟妳表哥有沒有什麼？」

「我和表哥有什麼？」安書不解的反問。

「我是說，我是說……」徐老太的心事說不出口來，最後還是忍住了：「沒有什麼，快睡吧！」

六

第二天早晨，母女倆幾乎是同時醒來，相互間似乎都有難言之隱，輾轉反側了很久，徐老太才試探的問：

「安書，我今天非得回去不可了，妳是不是跟我一塊兒回家？」

安書怔愣了一下，然後淒然的搖搖頭。

「回家以後，妳的心情會好些的。」做母親的柔聲地勸着。

「我不能丟下這麼大的事情，一走了之。」安書很堅決的說。

「什麼事情？」

「安家表哥的事，」安書咬咬嘴唇，「他的屍骸雖然已經下葬了，可是，誰殺了他，爲什麼殺他？非得追究一個水落石出不可。」

「治安機關總會破案的。」

「我就是在等着治安機關破案。」

「回家去等不是更妥當些？」

「我寧願在這兒等。」潛伏的願望在此明白的引發出來，她一直以爲謀殺他的那批人，一定

會因爲她自己而顯露原形。

這眞是無比狂妄的想法，絲毫沒有道理，但她不可否認自己正有這種預感——她全憑靈感，認爲自身正是破案的釣餌。

母親幾至勸說得唇破舌焦了，她仍然堅持的不肯回去，她說她將不惜一切犠牲，要待在高雄等候破案。

逼得太緊的時候，她說出了眞心話：

「媽，他死了以後，我也早就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有什麼可怕的?」

慈母總是過份的關心自己兒女的安全，除非到最後一刻，決不輕棄她保護的責任。勸說又勸說，挨延又挨延，兩個弟弟在上學，父親又每天都需人照顧。徐老太勸不動安書，無可奈何的拖到當晚最後一班車，終於還是獨自回臺南去。

安書忍噙着眼淚送她上車，然後再獨自一人回到宿舍。

在靠近宿舍的那條冷僻的小巷裏，首先是三樓上墜落的大花盆，隨而就是低戴着鴨舌帽的那凶漢狂駛的飛車。

她極其幸運地，兩度逃脫死神的追躡。

七

一連半月，凶案的偵緝工作沒有半點進展，警察當局的辦案人員，一定和她自己同樣的有着迷悦的感覺。

蘇慶忠，照母親的說法他應該是安慶忠，他被神秘的謀殺了，鮮血濺染了愛河之濱那座隱秘的電話亭，他爲什麼被殺，有誰非得殺他不可?這件神秘的謀殺和那件案子相關連?

是推倒三層樓頭那座大花盆的那個狡黠的凶手?抑或是壓低帽緣自身後猛然衝來的那個駕駛摩托車的奸徒?看樣子，他們殺了蘇慶忠猶嫌不足，如今，魔掌又伸到她的身上來了。

只要他們非得這樣幹不可，她寧以自己的生命作爲釣餌，設若她不致慘遭毒手，那麼，魔鬼們的身影終有暴露的一天。

她下定決心，第二天，不管自己的身體怎樣，她一定要恢復常態，銷假上班。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找到眞凶，她露面越多越好。

她那鎭靜逾恆的態度，可能使魔鬼們膽寒，也可能促使牠們加速行動。

設想並沒有錯，銷假上班的第三天，她由於頭暈難耐，向課長請了一小時假，提前回到宿舍。

走過那條靜闃的巷子時，她已發現有人追踪着她。

連死亡都不足惜了，她沉着的保持優嫻的步伐，穿過巷子，穿過鐵道，然後推開了闃無一人的宿舍大門。

那人毫無懼色的緊跟着她，她也在努力地把所有的恐懼抛向腦後。

剛打開宿舍的大門，那人便緊接着進來。跟隨她穿過長長的甬道時，那兒是全無光亮的。

她拉開窗帘，午後陽光倏然瀉入，正照在那跟踪者的臉上。

掉頭面向着他，他正伸手去掩遮儻來的陽光。

她帶着傲然的神情，挺胸盯視着他。

甚至她還冷冷地說了一句：

「請坐。」

那人把手放下去，就便坐在屋內唯一的那張長沙發上。

她小心謹慎的在沙發的另一端坐着。

兩人之間，有相當遠的距離。

她用一種冷漠的，不屑的眼色望着他。

「小姐，」那人在她目不轉瞬的盯視下，似乎有點忸怩不安：「很抱歉，我們給妳添了不少麻煩。」

「你們？」她森冷的反問，怯感全然廓除：「你們是什麼人？」

「小人物，大時代的小人物。」眼前的那人把左脚塞到右腿彎裏，左臂懶散的倚在沙發靠背上，故意裝作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態：「為了生存而奮鬪的一羣小人物。」

她憎惡的望望他輕率的態度，過長的頭髮在腦後集結，尖削臉，稀疏眉，骨溜溜直轉的一對小眼睛，鼻端單薄得猶如蠟色皮膚包着骨頭。

「你跟踪我到這裏來，請問，有什麼見教？」她那一對清澄的大眼，緊緊地矚望着這個「小人物」。

小人物可能已經感到時不我予，半小時以後，公司裏的女職員即將全部返回宿舍，他陰冷的設想着要發揮自己統御的力量，於是便不惜奸笑着施予恫嚇說：

「徐小姐眞不愧是聰明人。」

「謝謝你，我還不笨。」

安書的回答讓他倏然一驚：

「蘇先生過去了，」他裝出貓哭老鼠的惺惺之色：「我們大家都非常難過。」

「難過有什麼用？」安書尖銳的說：「死了就是死了，上帝也不能讓他復活。」

「徐小姐也受了兩次驚嚇，」他的慰藉語詞，實際上就是恫嚇：「一次險些被大花盆砸破腦

袋，一次差一丁點讓急駛的摩托車壓倒……」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安書純然用調侃的態度，朗聲的笑了一陣，那傢伙的身份已經暴露：「倒是難爲你們各位白費心機了。」

「嘿嘿嘿嘿！」那人回答她一陣奸笑，笑完了以後，又故意掏出手絹來揩拭虛飾的眼淚，「其實，這些事情都是多餘的，蘇先生一不在官，二不服役，又何必非跟我們這羣混混兒過不去，乾脆把我們的名單都抄走了。要是蘇先生能夠放過我們一步，小姐，您想想，就憑我們這種小人物，還敢無緣無故的惹事生非，自找麻煩呀！」

安書的心裏砰然一動，她覺得再也沒有比諸此時更接近復仇的機會了。

她在心底暗暗設計，這個罪惡的人物必須把他羈留下來，偷覷腕錶，已經是五點五十分了，再拖延十分鐘，同事們都將下班回來。只要她振臂一呼，大家都會幫她抓住這個魔鬼的。

可惜的是，魔鬼已經察覺了她的意圖。他抬起手臂看錶，故作彬彬有禮的姿態站起來說：

「距離娘子軍回到宿舍，只有七分鐘了，恕我非得告辭不可了。今天我造次前來拜訪的原因說起來你不會知道，蘇先生冒了生命的危險調查出我們的名單，其結果仍還是白白的送了一條命不過，蘇先生過去以後我們還是沒有找到這份名單。蘇先生是男子漢大丈夫，按理說他可以保護他自己。而您呢，僅祇是一個女流，也許這張名單會保存在您這裏，可是，這有什麼用呢？

上次您就遭遇了兩次生命之險，明天，也許有三次，四次，誰能料得到您每一回都逢凶化吉？」

說完，他斜斜地站起身來，向她恭敬的鞠了一躬，半帶威脅的說：

「兩次險遇都是例子，從今而後，爲了我們自己的安全，您的生命就必得牢牢的把握在我們手裏，設若您眞想不顧一切的輕舉妄動，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下一次的行動必定成功。」

她驚恍的凝望着他。

退到門外的時候，他瀟洒的彎彎腰，故作恭謹的神態：

「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只要妳把那張名單交還給我們，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有了。不過妳得記住，我們只能給妳廿四小時，那就是說，我們限定在明晚此時請妳把名單交出來，到時候自會有人向您討的，像您這樣聰明美麗的小姐。誰也不願意您遇見意外，爲了您自己和我們共同的安全，我們當然有妥協的理由，對不對，徐小姐？」

說着，他便在暮色蒼靄的甬道盡頭，像一隻蝙蝠似的隱沒於黑暗之中。

她覺得有點亢奮，呆坐在床沿上苦苦思索，像有一線靈光，閃入她的腦際。

回憶一切，她爲自己所表現的莫大勇氣而深自驕傲。

八

隱隱中，她已經得到了一張有力的王牌，這張王牌將廓清一切秘密，雖然把它揭轉開來仍須化費極大的氣力。

世間男性的唯一悲哀，便是他們往往輕率的低估了女人的力量，當她們瀕臨於絕望，復仇，而必須以力相拼時，任何強力都將她們之前化爲虀粉。

安書正想充分的證明這一點。

一夜不眠之後，第二天她一走到大街上就喊來了一輛計程車。

果然有人追踪，但那個壓低鴨舌帽的人沒有想到她會以如此迅快的動作就鑽進計程車裏，瞧他那惶急的動作，幾乎就想當街把安書從計程車裏拖出來，祇是他遲了一步，安書砰然把車門關上，差點輾碎了那人的指頭。

她帶着勝利的神情，輕蔑地望着車窗外那張錯愕的面孔。

她直催着司機，趕快開到刑警隊。

由於蘇慶忠的那一樁神秘命案，偵查過程中，她已和刑警隊的若干人士熟悉得很了。一進刑警隊的大門，她便逕向隊長的辦公室走去。

朱隊長正埋頭於卷宗之中，聽到漸次清脆的咯咯高跟鞋響，他微笑着抬起頭來。

「徐小姐。」他和藹的向她打着招呼。

「我有最重要的情報，要向您報告，那是關於蘇慶忠被謀殺的那樁案子。」她氣喘咻咻的說。

「坐下來，慢慢說。」瞧見安書的神情太緊張了，那位鬢髮蒼蒼的老刑警拍着她的肩頭，讓她坐下，然後又慇切的爲她遞上一杯冰涼的開水。

她不想休息，喋喋不休的，把她所接觸，所面臨，所設想的一切底一切，急急的全部傾訴出來。然後她提出了建議。

「開棺?」聽到了她的建議，隊長不禁皺了皺眉頭：「開棺是非得近親允准才能辦到的，妳和蘇先生雖然感情很好，可是——」他囁嚅着：「可是你們始終沒有完成法律手續——」

「非開棺不可，」安書堅決的說：「祇要一開棺，暴徒們便無所遁形了。」

「我相信妳所說的每一句話，祇是，我們憑什麼開啓蘇先生的棺木呢?他在臺灣沒有一位親戚，誰能替他請求開棺呀!」

母親的話，突然閃入安書心頭，她歡欣的大聲說：

「我就是蘇慶忠的親屬，我是她的近支表妹。」

「妳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一點?」

於是，安書把她母親所說的那些個話，全部覆述出來。

大隊長趕忙找人記下筆錄，最後，請安書在筆錄後面簽字。

事不宜遲，亟待進行，刑警隊派出了最得力的人員，陪同着法醫和安書，一同趕到公墓裏去。

風凄雨悲，墳坵纍纍，一股蕭肅淒涼的氣氛；她竟會把慶忠安排到這個處所來長眠，心頭一陣酸楚。安書不禁又洒落了許多的熱淚。

四個工人努力的揮舞着十字鎬，一下又一下的挖掘下去，不到半小時，黑漆的棺木出現了。另兩個工人認眞的去扳掘着棺材板，還沒等到棺木打開，安書已經悲慟的伏在朱隊長的肩上，不住的啜泣。

「徐小姐，徐小姐！」有好幾個急切的聲音，一齊在嚷叫着她。

她吃力地睜開了眼睛，俯視處，棺木已被撬了開來。落葬才半個月，南國溫暖的天氣已使屍體腐爛，慶忠臉上綠水橫流，雙眼深陷，早已不復人形。

趕忙把臉眼側轉過去，只顧尖聲的嚷叫：

「他的西服上裝口袋裏，靠左邊，左邊的一個秘密口袋！有一個小小的紙捲。」

紊亂久久，她彷彿聽到了一個興奮的聲音在喊：

「找到了，啊，找到了。」

她向那聲音來自的方向掃視一眼，似曾相識的一個小紙捲，正在一個年輕的警員手裏揮舞着。

「就是它。」她虛弱的說了句，再依戀的望了一眼靜靜躺在棺材裏的慶忠，刺激太强烈了，她再度昏暈過去。

刑警隊的人員，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汽車，駛回隊部。

臨時請來的醫生，爲她注射了一針强心劑。

她終於清醒過來了，瞧着那個紙捲，再度潛潛地滴着眼淚。

在朱隊長的追問下，她又補充說明了很多。

「就是這個紙捲嗎？」朱隊長鄭重其事的再問。

「沒有錯嗎？」旁邊還有人在問着。

她一點串串的點着頭。

「王大强、李文、朱少忠、陳匯……」朱隊長照着名單唸下去。名單上是有十幾個人，都是慶忠勁猷的筆跡親筆寫着的。

「名單是都在這兒了，」朱隊長唸完以後，皺皺眉說：「可是，這幫子人犯的是什麼罪呢？」

安書悃然了，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

「我們相信，」朱隊長鄭重的把那個紙捲收藏入袋底：「這個名單是最重要資料，甚至我們也可以據而判斷得出：蘇先生的被謀殺也和這張名單有關，可是，我們總是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一切都得求證據，如果連罪犯們的罪名都找不出來。」他表現出非凡的誠懇：「妳知道，我們總不能就此採取行動呀？雖然，這張名單上，有許多位都是我們隊部裏榜上有名的犯人，還有很多位都還是通緝犯呢。」

安書倏然覺得混身一陣冰涼，像似已經墜落冰窖之中，她驚覺於今後自身任務的重大，以及處境的危險，冷汗涔涔地從她身上每一部份滲出。

「我們會竭盡一切的偵破這樁巨案，」朱隊長懇摯的說，「同時，我們也將極其週密的保護着妳。如今，我們已經掌握了這樁罪案的一把鑰匙，只要找到另一把小鑰匙就可以把全部罪案破獲了。我們都是亟於想破獲這個案子的，請妳放心，我們一定可以使妳獲得安全。」

回到宿舍的時候，安書的心情慘沮已極，她的直覺以爲自己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花盆的墜落，狂駛的機車，她早已體味過死亡的滋味。

如今，孤注一擲的治安機關，居然也沒有獲得破案的證據，而她自己也已失卻了任何可資依賴的屏障。

她沒有覺察到，身後有四位幹練刑警的人員跟踪着她。

那一夜，睡得極不安寧，彷彿一閉上眼，就會看到慶忠臉上縱橫淌着的綠色屍水。太可怖了，她驚呼幾聲，整夜不能成眠。她輾轉反側時儘在想，暴徒們報復的魔掌，怎麼仍還沒有降臨到她頭上？

九

第二天早晨她起身很晚，漱洗過後，發現整個女職員宿舍的人都已經走空了。

卽使是在白天，過份的靜寂也足夠構成無助的恐怖。她滿心懊惱，穿好衣服逕往公共汽車站直奔。

必須穿過鐵道，靜闃的小街，和常年鮮少人迹的那條巷子。

就在她急步行進時，身後忽又響起了清脆的步聲，彷彿有人正在亦步亦趨的緊跟着她。

她驚惶莫已，越走越快。他也及時加速步伐，一步也不肯放鬆。

巷裏巷外，依然靜寂如死，全無人迹。

一排六戶的最後一間公寓，鐵欄封鎖着的玻璃大門，輕緩得毫無聲息的從裏向外挪移開來，安書恰正匆遽的經過，一隻有力的手驀然捉住她的胳臂，連一聲驚呼都來不及發出，她的整個身

軀已被橫曳進去。

帶來漆黑昏亂感覺的布套，沒頭沒腦的罩了下來，自此她不僅一無所見，而且呼吸迫促。

好幾個人一齊圍攏過來，拖拖拉拉的，挽着她直向裏走；跌跌撞撞的跨過幾道門檻，又從平地拾級而下，她默默的在心裏暗數，一共是走了十三層臺階。

彷彿到了一個寬闊的地下室，聽到有些喊喊喳喳的低語，凡此都會造成回聲，便可以察覺這間地下室的空曠和寬敞。

熟悉的語聲襲入耳鼓，那是一道簡潔的命令：

「把她的眼罩取下來！」

霍地一聲響，布罩被取去了，幾支搖曳的燭光，首先觸發視覺。

昏朦之中，眼前的景象逐漸明朗時，她發現自己原先的估計有了錯誤。

地下室確實很寬大，也很高敞，可是，這裏却並不是空闃曠廢的處所；相反地，到處都堆滿了木箱和包裹，無疑的是一座規模極大的貨倉。

視覺再清楚一點，她又發現燭火綽約之中，有十幾對孕着憎嫌和敵意的眼睛，以她窈窕的身姿作爲注視的焦點。

那個熟悉的聲音像夜梟般磔笑了幾聲，她追踪着聲音望過去，混身毛髮悚然，正是那一夜直

闖進她寢室的那個所謂的「小人物」。

她更發覺自己正孤立無援的站在十幾個男人的包圍圈中。

每個人都在虎視眈眈地望着她。

兩腿一陣痠軟，她無助地坐倒在硬冷的地面上。

「徐小姐，」那個小人物陰沉的嗓聲，像是從地底深處迸發出來一樣：「我眞佩服妳的勇敢。」

接着他又狂吼了一句：

「你們這批混蛋，連個弱不經風的小姐都比不上！」他烱然的眼神環視了周圍的那一批人：「假如你們有徐小姐十分之一的膽量和辦法，我們也不會搞到今天這種危險的地步了！」

顯然地他就是這一羣人的頭子，那些面目猙獰或者是形容猥瑣的男人，在這一聲巨喝之下大都慚惶的低下頭來。

「徐小姐，」小人物又換上了一副奸惡的笑臉：「明人不說暗話，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從現在起，我問，妳答，請妳不必拖延時間，更要的緊是不要說謊。假如妳不肯合作，那麼，我們將有三個辦法對付妳，」他又獰笑了一聲：「第一、是牆上的鞭，第二、對不起，我的這批好色的朋友都想欣賞一下妳美麗的身體，第三！」他的臉色突然陰黯起來，霍然從衣襟裏抽出一把明

晃晃的刀子，啪的一聲，不偏不倚的正插在安書的脚邊地上，刀身還在顫巍巍的抖動。

安書的腦際轟然一聲巨響，兩眼發黑，差點就要仆倒在地。

立刻有兩個惡煞神似的漢子，一前一後扶掖起她，強迫着她坐正。

「好了，」小人物一擺手，兩條大漢都退下去了。「現在我們開始問話。」

她不怕死，更不怕無情的鞭笞，但她畢竟還是純潔的女兒身，深深懼恐那一道道陰毒的眼睛。

所有的力量，都在這一瞬之間全部瓦解了。

復仇的神祗，從她內心悄悄退隱，代之而起的，是儘自在嚮望着自己能夠及時避免侮辱。

「妳今天到刑警隊去了？」小人物神態肅然的開始問話。

她匆遽的點着頭。

「妳去幹什麼？」

「要求開棺。」她怯怯的回答。

「什麼？」

「開棺。把蘇先生的棺木打開來。」

「開棺做什麼？」一句緊一句的逼問。

「爲了——」她囁嚅的說：「爲了那張名單。」

「名單在棺材裏？」小人物顯得有點緊張。

「在他安葬時穿着的那套西服口袋裏。」

「刑警隊找到了？」

她惶亂的點着頭。

「該死！」小人物咬牙切齒的咒駡一聲：「找到了名單以後，刑警隊的人怎麼說。」

「他們說，他們說……」眼見週圍那些凶神們正在做着步步進逼的姿態，她終於不敢隱瞞事實：「他們說，這張名單很重要，是偵破蘇先生被殺案子的重要線索，可是，他們不知道你們犯了什麼罪，朱隊長講：我們是重人權法治的民主國家，一切都得求證據，如果連罪犯的罪名都找不出來，他們還是不能採取行動的——」

「啊！」四週的人都不自覺的發出一聲寬慰的嘆息聲。

「你們不要聽這個小女人的謊話！」小人物突然大叫一聲，「這個女人奸詐得很。昨天我自己去警告她，今天又派了兩個兄弟監視她，誰知道她有的是辦法，一溜，就溜到刑警隊去了。」

「大哥！」遠處有一個粗獷的聲音在叫：「她說的也不算是謊話，我們一點罪證也沒有，光是一張黑名單抓在刑警隊的手裏，又有什麼屁相干呀！」

「三弟，你不要給這個小娘們的美色迷昏了頭，要是你喜歡她的話，今晚你就帶她去睡，弟兄們都肯讓你搶這個先。」小人物的幾句話，惹起一陣閧堂大笑，更使安書羞憤得抬不起頭來：「祇是呀，這個女人太難惹，說句抬舉她的話，她比那個副經理還要厲害得多呢。也許，我們這一幫弟兄在高雄交了五年大運，而最後的這一個觔斗，還是栽在這個女人的手上。」

「混他娘毬！」那個粗獷的聲音大吼一聲：「栽她屁個觔斗，現在這女人不正抓在我們手上，依我說，乾脆宰了她就算了，還問她什麼廢話！」

「別忙呀，」小人物又說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知道刑警隊曉得了我們的內幕沒有？」

「刑警隊不曉得才怪呢？」粗獷聲音毫無忌憚的說：「走私、販毒、收了錢就殺人，保過險就放火，誰不知道全高雄市的罪案都是我們八達幫的弟兄包下來的。」

「你別廢話！」小人物一聲叱吼，「就因為你們老大定的計策高明，走私販毒殺人放火樣樣幹，警察再也猜不到我們的組織有這麼龐大，再也想不到我們能把高雄市的罪過全都包了，所以我們八達幫的十八羅漢才能安安穩穩的撐到今天。」

「別吹了，」叫老三的那條野漢子不屑的反駁：「光是一個什麼貿易行的副經理，化了不到幾天的功夫，就把咱們的名單全部查出來了。」

「那是傻小子自尋死路！」小人物竭力保持自己的尊嚴，吼叫着和那個亢直的漢子辯論着：「上上個月那小子給公司裏進了一批黑貨，貨是咱們批出去的，偏被警察查了出來，全部沒收充公。那傻小子是東北人，愣勁十足，覺得對不起他的老闆，以為非得追個水落石出，才可以洗清他的名譽。愣得生意也不做了班也不上了，化了三五萬塊，買通了我們自己的弟兄，把八達幫的名單全部抄走了。你們老大我馬上就察覺了，派人追踪他，想把那張名單奪回來。後來曉得他只有名單，一點兒也沒有記下我們的罪狀，以後我才派人去宰了他。現在，咱們怕什麼，刑警隊光憑一張紙條，沒有罪名，他們膽敢下手抓我們呀！」

「你這就是多話了，」粗獷的聲音直在扳小人物的錯處：「你說了這麼多，全都給這個小女人聽到了，只要她能跑出去，你怕她不會直話直說呀。再講，要是她帶了警察上這兒來，熟門熟路的，一搜查，鴉片嗎啡香煙洋酒色色俱全，光是販毒走私的罪名就夠我們十八弟兄瞧的了。」

「嘿嘿嘿嘿！」小人物又是一陣奸笑：「老三，你這麼傻？你怕這小娘兒還會活着跑出去呀！」

安書靜靜地聽着他們兩人的激辯，至此，一陣凜冷直從骨髓裏冒了起來。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有一個怯弱的聲音，就在安書的身畔問起。

「現在我們從容得很咧，」小人物朗聲笑着說：「我們躭心的，不是那個死鬼蘇慶忠抄去的

名單，而是怕他舉出我們的罪名，祇有名單而沒有罪名我們還怕什麼？他算是白費心機了，至於這個小女人，我們都把她綁來了，生生死死，都操在我們手上，明年今兒夜裏就是她的忌辰，祇要把她消化了，罪證一齊泯滅，衆家弟兄都可以篤定泰山吶！」

安書再度癱軟的睡倒地上。

但求速死吧，她已喪失最後的一線希望了。能夠追隨慶忠於地下，儘管復仇的心願未能完成，她深信慶忠一定會在九泉之下張開手臂熱烈的歡迎她的。

「劈啪！」正自絕望之時，一聲嘹亮的槍聲，就在地下室的入口處爆響起來。牛鬼蛇神的那一羣宵小，惶亂的四散奔逃，二三十位警員一齊湧了進來，二三十隻黑亮的手槍，足以震懾全場，經過短暫而激烈的打鬪，八達幫的十八羅漢，終於全部被擒。

十八凶漢逐一被押解出去，經過安書的身畔時，大都以怨毒和憎恨的目光投注於她。可是，現在她已了無懼色了，她傲然的望着那一個個面色敗壞的罪犯。

小人物是最末被押解的一個，他在兩位警員的挾持之下，幾乎和站在臺階上的安書擦身而過。他以着那種險毒的眼神緊盯住她，憤憤地說：

「小女人，我們總算栽在妳的手裏了。」

安書沉着的回答他：

「不是我，而是嫉惡如仇的蘇慶忠，被你們暗殺了的蘇慶忠，我祇不過是替他完成最後階段的工作而已。」

刑警隊的朱隊長最後走出地下室，他挽着安書的手臂，親暱的向她說：

「徐小姐，眞對不起妳，讓妳受了半小時的驚嚇，事實上當妳被他們綁架來以後，我們的人早已包圍了這個地下室，我們爲了想用錄音機多錄下些他們自己的口供，才延遲了逮捕他們而救援妳的時間。」

安書虛軟地向他笑笑，表示她充分的諒解這個措施。

「我們也有一點點調查報告奉獻給妳，藉以向妳表示我們的感激之忱。蘇慶忠先生確是妳的表兄，他的父親在東北淪陷時期曾經從事地下工作，案發被捕，慘遭犧牲。臨刑前他托孤於他的好友蘇立齋，把他的獨子帶回大陸，帶到臺灣。蘇老先生七年前溘然病逝，他無家無業，孑然一身，祇是不負好友所託，把蘇慶忠先生扶養到大學畢業爲止，這就是妳安家表哥爲什麼姓蘇的原因，種種切切都是我們從事戶籍調查而得來的。」

又是一個風雨凄凉的日子，石匠舖裏已經鐫刻好了「安慶忠先生之墓」的石碑，安書由她的父母和弟弟陪伴着，在朱隊長和幾位警察人員的協助下，把這座石碑樹立在慶忠的墓前，她向那

一坏黃土，荒草蔓蔓的墳墓跪了下去，眼淚簌落落地拋墜。

當她表現了女性最堅靭的勇氣以後，如今，罪徒們都已繩之以法，而她却在五月艷陽照耀之下，佇望着碧天白雲，感到自己有着無助地孱弱和空虛。

誘餌

……他憶起了那第一眼的景象，他深知這將永遠不能從他的心裡抹拭去了；——他猛然瞥見那具屍體，她祇是一團漸趨萎癟的肉。

一

屍體在一個禮拜以後方始發現。

鎭市東邊，公路之畔伸出一片廣濶的稻田，直抵滿覆叢林的連緜崗巒，綠色緊接着綠色，遠處的界際便混淆不清了。其實，在稻田盡頭的山脚下，還有一處隱秘的草坪，躲在一列相思樹後。

夏日，沒脛的野草，趁着微風起伏不已，像大海的波浪。

微風鑽不進仄偪的小屋，太悶熱了。十四歲的陳三益，靠在阿爸的帆布躺椅上剛睡着，便被他爸爸一陣吼：「這麼大的孩子，整天祇曉得貪睡！」阿爸一生氣，罰他充軍，指定放牛放到大草坪去。

嘟嚷着嘴，牽着一前一後踱起方步的兩條牛，穿越漫長而曲折的阡陌，毒太陽晒得汗濕津津地，好容易才走到那闃無人迹的大草坪。

老牛見了遍地的草，立刻長了精神，小跑幾步，超越了陳三益，急急的低頭齧嚼起來。

三益怨憎的罵了兩聲，趕過去，撿起被牛掙脫了的長繩，死力的扯住兩條牛，把牠們都拴在一株較粗的相思樹幹上。

天塌下來也不管了，他就在枝葉濃密的大樹下，沉沉地躺下，想睡。

纔閉上眼睛，一陣臭味撲鼻而來；薰得人直要作嘔，那臭味不像熱牛糞，不像人中黃（大便），倒像是擱得太久腐壞了的餿肉，帶點腥，帶點羶，氣味强烈得儘往人鼻孔裏鑽，想躲都躲不掉。

睡不成了，他又喃喃的罵兩句，爬起來，順着臭味，捂住鼻子找過去。

拂開一株矮相思樹的枝葉，兩脚使勁地把茂密的羊齒草踏平，細瞇眼睛睜圓了望過去；一聲尖呼，驚天動地般的叫了出來，激起高高山頭陣陣回聲。

他顧不了疲倦，顧不了兩隻牛，像一頭吃驚的兎子，急迅的掉回頭竄逃，逕往回家的路上狂奔，脚底板時時踢打着自己的屁股。

小小臉蛋，蒼白得像一張紙。

二

從鎭市盡頭通往那塊草坪的田間泥徑，有一大串人在急急奔跑。

領頭的便是瘦小佝僂的陳三益，警察局派出所的巡官緊跟在他身後，再後面是兩位警員，陳三益的父親，和鎭市上所有的男人。

甚至還有些轟都轟不走的，跟來看熱鬧的大孩子。

陳三益的臉上佈滿了驚駭和無奈的神色，帶了大隊人馬來到草坪上，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他祇伸手往前方指指。上百個人霎時間擠滿了草坪，兩頭大牛被推搡到角落裏去，不安的掄着大眼望着這麼些人。

聶巡官回過頭來，方盤臉上泛現着嚴肅的神色，濶嘴巴抿得緊緊地，端直的鼻尖在大太陽下閃閃發光，全是汗水。那對烱烱有神的大眼閃射身後兩位警員一下，頭一偏，兩位警員會意的緊隨着他，穿枝拂葉地走進密密的矮林。

很多人想跟進去，走在最後的那位警員，伸手做了個攔阻的姿式。

草坪上響起了嗡嗡的人語聲，好些人圍擁着陳三益，向他問長問短。但這孩子已經吓壞了，結結巴巴的始終說不清楚。

忽然有一個穿着黑色紡綢衣褲，白髮蕭蕭的老太太，連哭帶嚎的從田埂上跑來，那哭聲凄凉極了。鎮上的人聽到她這種哭聲已歷一週之久，自從她相依為命的獨養孫女黃阿玉失踪以後，她便無日無夜不在啼哭。

唯一能勸慰她的，祇有白白胖胖而仍體態窈窕的陳英美，阿玉最要好的朋友，陳三益的親姐姐。

英美也連奔帶跑的跟着黃老太太趕來。

有幾位年紀大點的老者，開始去勸慰黃老太太。

而領頭的，就是鎮上最有錢的周代書，專在外邊泡酒女、玩茶孃；背地裏給人喊做「假紳士」的周火土。

周代書說話的時候，聲音和平時不大一樣，有點焦燥和煩惱，甚至竟會喋喋不休的，儘在講，儘在講……

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祇有英美覺察了，怔異地望了他一眼。

閧亂中，聶巡官帶着那兩位警員又從叢林中走出來，三個人的臉上都有着沉重的表情。

聶巡官的外衣不見了，他只穿一件汗衫。

「大家都回去！」聶巡官揮揮手，嘈啞的發音竭力放大：「這是一件慘案，太慘了！」

看熱鬧的人還是麕集不散。

兩位警員開始以行動驅散人羣，人羣漸漸地向田埂撤退。

如今，草坪上祇剩下三位警察，陳三益父子，和三益的姐姐陳英美，她正攙扶着哀哭不已的黃老太太。

周代書是最後撤走的一個局外人。

聶巡官向兩位警員做一個手勢，兩人連忙跑進了叢林裏。

一會兒功夫，兩位警員舁抬一具死屍到草坪上，兩人都側着臉，避開那股沖鼻的臭味。

黃老太太一眼見到失蹤七天的孫女，慘呼一聲便昏厥過去。

三益跟他流着眼淚的姐姐一齊扶撐住那孱弱衰老的身軀。

再偷瞟一眼，和他初次發現阿玉的屍體時一樣，她仍還是那麽鼓着大眼，張開嘴巴，雪白牙齒在太陽裏燦然發光。——祇除了一件警察制服，顯然是聶巡官剛脫下來爲她遮住身體的，覆蓋在她的胸膝之間。

阿玉死了，但她死不瞑目。

她的眼睛猶如生前，睜得圓圓的，祇是，瞳仁已經渙散，眼球有點癟凹，一副失神茫然的情態，眼角有綠湛湛的屍水流出。

跟陳三益當初發現她的時候，恐怖的形狀已被遮掩了許多，他憶起了那第一眼的景象，他深信這將永遠不能從他的心底抹拭去了。——他猛然瞥見那具屍體，她祇是一團漸趨萎癟的肉。

胸部高高聳起，乳房在豐滿中顯現挺翹的美姿，細嫩的肌膚上却有着一道道的抓痕。肚臍眼像一處旋渦，美妙的倏然一收，隨而又發展出渾圓的臀部，柔潤的大腿，纖細的脚踝和小巧的脚。

祇是定睛看時，裸露胴體上的每一襞紋，都在趨於死白和凋零。

黃老太太搶天呼地的哭着，嘴裏只在喊叫心肝寶貝。

三

縣城裏的法醫被請了來，驗屍報告簡單得很，致命傷一處，腦後爲利器重創，曝屍七天，若干器官已趨腐爛，無法化驗，但據現場情形判斷，顯係姦後毆死。

行兇的利器，迅而便被查出，施暴者曾緊攥阿玉的滿頭秀髮，把她的後腦重重地向地面的尖石撞擊。

就此，奪去了這個美麗少女的生命。

那片尖石便是兇器。

……

在黃老太太家裏，白幔低垂，香煙繚繞，客廳正中供了一幅阿玉的十二吋放大照片。英美一看到它便心酸落淚，這張照片正是自己鼓勵阿玉去照的。

阿玉眞美，在這小小鎭市一百多戶人家裏面，便再也找不到比阿玉更標緻的姑娘。英美自小也曾被人譽爲美麗，但她自己心裏頭明白，比起阿玉來，她是相差得太遠了。

「自古紅顏多薄命」，這句話是眞的嗎？阿玉美是夠美了，可是，她的身世却是無限淒涼，

祖父早逝，三代單傳的父親又死於傷寒，母親哀慟過甚竟至心臟病發，三個月不到就追隨阿玉父親於地下。剩下三代孤寡，老祖母和小孫女相依為命，要不是強迫實行國民義務教育，恐怕阿玉一輩子裏也不會識一個大字；黃老太太是靠幫人家洗衣服為生，那兒會有錢送阿玉上學？

阿玉唸了六年國民學校，輟學了，倒是她閑來無事學到的一手洋裁，給她找到了啖飯資本。賒賒欠欠地買了一部縫衣機，幫別人縫縫補補，開始的時候，一個月就賺得到三四千塊錢。

黃老太太為自己孫女的成就而驕傲，她常常志滿意得的向鄰居們說，黃家有辦法了，阿玉的洋裁越做越好，將來，憑阿玉的收入就可以養活一家。

阿玉長到十八歲的時候，她真能養家了，同時，唇紅齒白，曲線玲瓏，她成為了全鎮第一美人。

英美和阿玉同學，家境却有貧富之別。但，英美始終是阿玉最親密的朋友，因為她對阿玉的感情是由同情演進到愛慕的。

在家裏祇有一個弟弟，父母雖然健在，但年輕的女孩總難免有孤寂之感，她已十九歲了，發育健全，心情饑渴，她不能再去和父親親熱，和母親親熱，和弟弟親熱。少女的情愫，只有去和阿玉互通款曲。

四

那一夜，月白風清，微風轉爽，英美和阿玉悠游自在地漫步街頭，走着走着，不知不覺便走到鎮市盡頭。

行道樹構成了幻覺，飄拂的稻穗和野草也形成了恐怖，英美突地感到身上一陣寒顫，她惶亂的問阿玉：

「妳怕嗎？」

「怕什麼？」

「我也不知道。」

英美有點惶惴，低聲地：

少女的熱血在豐滿的胴體裏燃熾。

「田光今天又來過了，在我家門前，一次又一次的兜圈子。」阿玉忽然憂鬱地說。

「誰？」

「田光。」

「田光是誰？」英美緊接着問。

淒冷的月色下，阿玉的臉色紅了紅，但她仍然鼓着勇氣說了，像抑捺不住心底的聲音：

「一個外省人，從前當過兵，現在退伍了。他只有一個人在臺灣，在第七紗廠做技工。」第七紗廠便設在鄰鎮，可是，英美從來沒有想到阿玉會有這麼一位男朋友。

「妳怎麼認識他的？」

「上個月，……」阿玉囁嚅地：「我們在路上碰到的。」

「妳是自由的，你阿媽什麼事都聽任妳，」英美鼓勵她說：「要是妳眞的喜歡他，那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妳忘了，」阿玉喟然長嘆一聲：「我家三代單傳，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我祖母雖然還算硬朗，可是，她也得爲她的將來打算，要是，田光想提親，我祖母一定會向他要求一筆很大的聘金。」

「說來說去還不是一家人，」英美朗爽地說：「祇要那個姓田的出得起，而他又是眞的愛妳，妳還怕他不肯拿出來呀！」

「問題就在他拿不出這一大筆錢呀，」阿玉深沉地嘆口氣說：「可是他的性子又急得很，他竟以爲我也在幫着我祖母說話，死要錢。他常常焦燥的說，爲了要得到我，他會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英美偸覷了阿玉一眼，惶急與憂鬱，在她那朗如秋月的臉上，鎖住了所有的歡樂。

原是好朋友在傾吐心事，僅祇三言兩語。但自此以後，縱使英美從來沒有見到田光一面，阿玉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牢牢的鐫刻在她心版之上。

當阿玉失蹤的消息傳到她家時，她眞以爲阿玉和田光串演了私奔的一幕，內心裏暗暗地羨慕她們，却在表面上裝着毫不知情。她在想，過了十天半個月，她倆雙雙攜手而歸時，該是齣喜劇的高潮。

而今阿玉竟然慘死，這深切的激起了英美的悲慟，在刑警人員多方偵查之中，她自以爲應該義無反顧的將阿玉告訴她的種種切切，都詳詳細細的報告聶巡官。

田光由於嫌疑重大，翌日便被捕了，加上手銬，面容慘沮的穿過大街，押解到派出所去。

滿街的人都跑出來看兇手，有人向他唾啐，有人向他咒罵，但他的面部表情猶如石刻木雕，他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英美也情不自禁地蹓出家門到派出所去看他一眼，小鎭，派出所裏沒有看守所設備，他被優待地坐在聶巡官房裏，帶着手銬，兩個警員左右侍立。田光高高的身段，端直的鼻樑，緊抿的嘴唇，傲然的眼睛裏閃射出被屈辱的憤恚光芒。

她驟地一驚，混身不可解釋的顫抖起來。——會不會錯攀了好人？

阿玉死後的慘狀又再度激發了她的勇氣，她是阿玉唯一的好友，她有理由爲阿玉伸寃。

英美咬咬牙，縮回家裏。

第二天，報紙上便長篇累牘的發出了消息：少女姦殺案破獲，疑兇田光業已被捕。

這一樁慘絕人寰的巨案，彷佛就此接近尾聲了。田光羈押在派出所兩天，他力辯自己和這樁血案無關，但却在眉宇之間洋溢着慘痛悔恨的神色——刑警們幾將藉由這種神色確定他的罪狀。

五

穿越過大片稻田，方圓幾臻十里的青葱稻田，有一條寬僅三尺的小小溪圳，潺潺流注。鎮市上的女人，都以此一泓清水浣洗衣服或食物。

蹲下來盡力浣洗時，省布的短衫會露出乳房，撐開的雙腿會顯出褻褲。

按理說與此小徑平行的還有一條大路，腦滿腸肥的紳士們不致捨正路而弗由。但一鎮上最富有和最威勢的周代書，却每天都要經過這條小路，繞道而行，從寓所走向他的辦公室。

阿玉被姦殺的案子在報紙上大登特登了很久，田光已被送到縣城的法院等待起訴。黃老太太咬牙切齒的天天詛咒他，一切的一切彷佛已近尾聲了，英美偏又注意到了周代書奇特的行徑。

那是不可解釋的。

他天天都要經過那條不必要穿越的小徑，漸漸地英美發現他烱烱的目光，不時瞟視着她的胸脯，腰肢和豐滿的腿部。

她直覺的感到那股目光裏含有着火，很熱的火。

很詫異，很驚奇，但又是如此逼眞與切實。

英美是一個很聰明，很敏感的女孩子，她隨而便聯想到大草坪上周代書煩燥的勸慰，和田光被捕後正直的眼神裏閃射出的被屈辱的光。兩者形成了强烈的對照。

一天夜晚，她和陳三益在門前小坐納涼，騎着脚踏車查夜的聶巡官忽然在她面前煞住了車。

「英美，告訴妳一件事，」他親切地：「可是，妳聽了不必駭怕。」

「駭怕？」她站起來說：「我有什麼駭怕的事情？」

「記得那個害死阿玉的兇犯不？田光。」聶巡官的臉上浮現着溫和的笑容，「他託地方法院看守所的人帶話來，他想和妳見一面。」

「和我見一面？」果然，她驚駭了，有點手足無措地。半睡的陳三益也緊張的站起身來。

「當然，如果妳不願意和他見面，妳是用不着去的。」聶巡官連忙安慰她，接着，又蹙了蹙眉：「不過，我對這樁案子也有點疑惑，我調查過：田光不像是壞人，他在部隊裏作戰很勇敢，還負過傷，算得上是國家的功臣。退伍以後他也是安安份份的，熱心，誠懇，肯幫人忙，第七紗

廠的人個個都稱讚他，他愛阿玉，阿玉也愛他，他怎麼會對阿玉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

每一句話都擊中英美的心坎，尤其是最後一句，彷彿她早就想這麼說了。

「假如妳能去看看他，」聶巡官顯得很誠懇：「也許他會向妳透露什麼，對於這樁案子，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英美沉吟了很久，才激動地說：

「好，我去。」

話說出口自己就後悔了，那一夜，她輾轉不能成眠。

六

聶巡官一直陪她到地方法院看守所接待室門口，鼓勵地望她一眼，才悄悄地退出去。

恐懼與孤獨之感，一齊湧上心頭。

好在隔着一堵窗戶，鐵柵欄嚴密的阻隔着。

法警押着田光出來，好憔悴，眼睛深陷，鬚髮茸茸。

他恭敬的向她一鞠躬，低沉而溫切的說：

「謝謝妳，我眞沒想到妳肯來。」

她訥訥地不知說什麼好。

「阿玉告訴過我，妳們是最要好的朋友……」

她點點頭。

「請相信我，我是冤枉的，我斷斷不會害死阿玉。」他的聲音有點瘖啞，眼淚索落落地淌着。

「我死不足惜，但我所難過的是：阿玉會死得這麼慘，而我偏偏又不能替她報仇！」

英美由衷地相信這是眞話，看着那對正直的眼睛，她已爲自己的孟浪告密而後悔了。

「這裏是阿玉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我發誓不給別人看的，即使這封信能夠洗脫我的罪名，我也不肯拿出去。因爲……因爲這裏面有我們的……我們的私事。可是，現在我覺得非要給妳看看不可。」一隻顫抖的手伸了出來，一叠揉皺的信紙遞送到她的面前。

她猶豫地接住了那封信。

「請快點看，時間不多了。」是他懇求的聲音。

那聲音有一種莫名的力量，她遵從地打了開來，鼻竇一酸，是熟悉地阿玉底筆迹：

「光哥：」一看稱呼，圓圓臉紅了起來。

「昨晚我和英美散步，我把心事都告訴了她，她說：我是自由的，我的祖母什麼事都聽我。

她說：祇要我喜歡你，那還會有什麼問題？

這些話打動了我，所以，我們才做了那些事；回家時我便意外地看到了你，穿着你那件新買的條子襯衣來了。我答應陪你去走走，一路上我看到你那麼不安，那麼衝動，你拉扯你的頭髮，像個瘋子一樣的喊：為什麼我拿不出五萬元聘金啊！

我想表示我眞的是在喜歡你，我一直陪你走到那個大草坪，親切的和你談話，我怕你不相信我眞的喜歡你，我不顧一切地自動來擁抱你，我們一齊躺倒在草坪上，你親我，我迎着你……光哥，你要知道，那時候你要我怎麼樣我都會肯的。祇是我嘴裏說不出來。

唉，光哥，你為什麼這樣不曉事呢？我們抱了很久，你忽然放鬆了我，握緊拳頭說：

『明天我去借去求，也要把五萬錢找到，要不然，我就去自殺！』

你送我回去，我越想越急，路上，我說：你不必為聘金着急，我可以去和祖母說，結婚以後，我們大家住在一起好了。唉，誰曉得你那麼要强。你說：為了我的面子，你也要漂漂亮亮的把聘金拿出來，一文不少，我跟你說了多少話你都不相信，但是有些話我是不能當面對你說的。所以，今早起來我就寫這封信給你。

光哥，明晚九點鐘，我在草坪上等你好不好，後天是我的生日，我要和阿媽談我們的事情，我們結婚，接阿媽住在一起，我相信她老人家一定會答應我的。

你一定要來啊，莫讓我等久，我不但會急，而且還會怕的。再見。

小妹阿玉上　六月十日」

「六月十日？」英美驚詫的叫起來：「阿玉正好是六月十一日夜裏不見了的呀！」

「可是那天我並沒有到草坪去赴約，」田光趕緊解釋：「不信，請妳看這個信封——」

接着他又把信封遞過來：

「請妳注意，信封上我住的那個地方的郵戳是六月十二日的，這就是說，我在六月十二號下午才收到這封信。」

英美辨認了一下，果然不錯。到底是女孩子比較心細，她還發現阿玉匆忙中把內壢錯寫成中壢了。這封信在中壢轉了一天，也曾蓋有中壢的郵戳，然後再送到內壢去。

「十二號我發狂似地趕到阿玉家去，」田光痛苦的搔着頭髮說：「妳知道，我是從來不敢直接去找她的，我在她家門前走來走去，看到阿玉祖母焦急的跑進跑出，我意識到出了事情，向小雜貨店打聽，才曉得阿玉昨晚一夜不歸。當時我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想起阿玉說過，她在屏東有一個表姊，住址我也知道，她老是說想去看她表姊。我瞎想着，由於那封信的錯誤，她生氣了，一怒之下，可能到表姊那裏散散心。於是，我趕忙地跑到屏東去，她表姊說阿玉從未來過，我又急急地趕回內壢，到處打聽，不兩天，警察就把我抓來了。」

英美的心底突然閃現一線靈光，她正忙於捕捉它。

「請把阿玉的信還給我吧，」他要求着，她把信遞回去了，他又說：「我知道自己是無辜的，但願妳能相信我，祇要我能釋放出去，」他咬牙切齒地：「即使走遍海角天涯，我也要把那個慘無人道的兇手抓到。」

「你會的。」英美心不在焉的應答着，她在想着另一件更眞切的事，她急着要走，以使早些實現跳躍於她心頭的計劃，便言不由衷地：「你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少女的心非常單純，易於輕信，也易於肯定。但在一念之間也會洋溢出無可比擬的勇氣。

聶巡官迎上來，問她談話的結果，她毫不考慮地堅決的說：

「田光決不會是兇手。」

她已經有了目標。她把自己內心的疑慮率直的告訴了聶巡官。她要求他馬上逮捕周代書，她肯定他是兇手。

「辦不到事情。」聶巡官苦笑著說：「法律要講證據，不能光憑想像。妳叫我憑什麼去抓周火土?」

復仇的意念，在心頭狂激地湧起，她不惜以己身作爲釣餌。當聶巡官婉言的拒絕她的請求時，她有點不耐，也有點自負，她朗聲的說：「我負責找證據給你，我要給阿玉報仇!」

七

她是有步驟，有計劃的在安排着一切。

第二天早晨，她穿着過短的短衫，過寬的衣裙，儘量低俯身軀，讓乳峯閃現，儘量拉上裙子，任大腿裸露。

果然，周代書搖搖擺擺地走過來了，饑渴的火燄，在他身上燃灼。

她勇敢的迎向那火燄，還大大方方地和他打了一個招呼。

周代書魂蝕骨錫的幾乎癱住了，他毫無忌憚的站着，骨溜溜轉動的小眼睛，緊盯住她豐滿的胴體。

她故意裝作視而不見，偏過頭去向另一位浣衣的女伴說：

「今天晚上，我要買點錢紙，到草坪上去祭祭可憐的阿玉。」

「妳發神經，有好大的膽子，敢這麼做?」女伴尖聲的叫了起來。

「哼，有什麼可怕的，我才不信邪呢。阿玉是我的好朋友，她變成鬼也會保佑我的。」

「她在講笑話嘛，要妳替她着急。」另一位女伴說話了。

「我才不是講笑話咧。」她又補加了一句，轉臉偷覷周代書一眼，他若有所覺的連忙邁動脚

步，輕飄飄地，像是骨頭都酥了。

挽起一籮筐洗好的衣物回家。田埂上，碰到那位瘦小可憐的周太太。

她總是有着那種可憐兮兮，見不得人的怯弱神情，彷彿任何一個人都是她的債主。

「周太太。」英美故示親熱的和她打着招呼：「上街買菜去呀?」

「是，是。」她趕忙回答。

「周代書剛去上班喲。」

「啊，他剛去上班?哎，是的，他今天起得太晚了一點。」她慣常採取着防禦的姿態，鎮上的人都知道，她不但管不了她的先生，而且祇要自己不挨打挨駡就算萬幸的了。

「有妳這種女人!」英美微笑着和她分手，心底直在啐她：「未免太懦弱了。」

她正忙着進行計劃的第二步，她抽空跑到派出所，和聶巡官嘁嘁喳喳的商議了好半天。

入晚，過度亢奮，她顯出了坐立不安的神色，阿爸阿母直在躭心的望着她，十四歲的陳三岙也警覺了，詫奇地凝視着她的行動。

九點鐘，乘着大家一不注意，她勇敢地沒入黑暗之中。逃脫家人的盯視，向大草坪的方向走。

無星，無月，阡陌間祇有單調寂寞的蛙聲和蟲鳴。她越走越快，充分流露出內心的驚恐。

漸漸地，身後響起了合奏的步聲。起先不敢回頭眺望，最後鼓足了勇氣，猛然止步，轉過頭，周代書涎着臉笑瞇瞇地追躡在她身後。

草坪是唯一安全處所，她一口氣跑到那裏。

周代書也跟踪而來了。

她疲累地坐倒在草坪上。

那老不死的色狼，竟也碟笑着緊挨着她坐下。

「英美，」他氣喘吁吁地：「妳爲什麼要跑得這樣快?」

「我怕。」她伸手拍拍自己的胸脯。

「妳和我約好了嘛，」周代書噴出滿口酒氣，瞧着她：「妳還會怕什麼?」

「那個和你約好的?」她故意正色說。

「嗨，妳怕我是小孩子，妳跟那些個女人說今晚要到這裏來的時候，妳怕我還會不明白，不會等着妳呀。」一隻手臂竟攬住了她的腰肢。

一陣嫌惡的感覺，她竭力地撑拒，扭動自己的身軀。

「妳眞聰明，」他又移挪過來，她有嘔吐般的難耐：「妳想嘛，我那個半死不活的女人，還能陪我過一輩子?我有錢有勢，總是要找個眞正歸宿的。」

她實在忍耐不住了，霍地站起身來，往樹林邊跑，嘴裏喃喃地罵着：

「夭壽！好意思跟我們小孩講這種話！」

他也掙扎地爬了起來，剛站直，胖胖身子一幌，幾乎栽倒。然後，踉踉蹌蹌地追趕她，嘴裏舌頭都大了，含混不清地：

「妳還是小孩子呀，妳什麼事不懂？我……我什麼事不懂？妳向我飛眼睛，妳說晚上要到這裏來，妳怕我不懂？我不懂？嗯?!」他伸出雙手，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遊戲似的直在摸索，英美驚惶的逃避，她沒想到他會喝了那麼多酒，她更沒想到這個半老頭子的動作會這麼急切，駭怖使她忘却了此行使命，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又怎能藉由幾句微詞挑逗，就可以使周代書吐露直言呢？

整個計劃都失敗了，充其量，她祇能給聶巡官抓到一條妨害風化的色狼。她沒想到魚兒吞下釣餌，往往祇是頃刻間事。

「英美，」周代書突然大聲叫着：「妳在那裏？」

她在一顆樹畔觳觫，她已後退無路了。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他又在哀求了：「英美，我想了妳好久啦，要我來就答應我嘛。妳放心，我一定把我那個死鬼女人趕出去，明天就趕出去，後天就娶妳做大太太……我，我呀，我的家財都是妳的，妳知道有多少，一千萬、一千五百萬……」

她正屏止住自己的呼吸，一個飛蛾撲上了她的臉，黑影一閃，她「啊——」的一聲迸出驚呼。

他順着聲音，猛一下撲過來，一把捉住了她的胳臂。

她全力撐拒着，扭躲着，但他已着力地把她壓向地面，她兩手握拳拼命捶打他的頭部，他却乘此機會，一把扯開了她的褻衣。

那胖大的身體已經抵壓住她，她急得尖叫，號哭，那胖手竟在熟練地解着她的鈕扣……

她情急生智，用盡平生之力曲起膝蓋，猛然地撐擊他的腹部，狂醉的色狼受傷了，他被撞擊得翻轉過去，兩手捂住肚皮。一輪皓月剛剛湧出雲端，英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眼底射出凶暴的光，他咬咬牙齒，像野獸一樣的低聲咆哮起來：

「英美，妳不聽話？妳是不是要做第二個阿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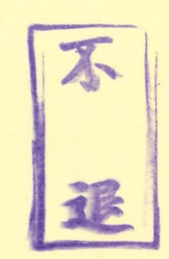
三道强烈的電筒一齊從林間亮起，直直的落在周代書驚惶的臉上，聶巡官一把挽起了頭髮凌亂的陳英美，感激的向她說：

「英美，眞是謝謝妳了。妳要原諒我們，讓妳受了點驚嚇。那是因爲我們一定要等他說出這句話，纔好給他錄下音。這下子，他再也不能抵賴了。」

抖顫的周代書被加上手銬。英美望着那三位警員，臉一紅，急急地掩面跑向田埂，熱淚潸潸地滴落，她在心頭默禱：

「阿玉，田光，我總算對得起你們了。」




不退

堯舜叢刊36

五通神

著　者：章君穀
發行人：林國賢
出版者：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電　話：561-2151（20線）
郵政劃撥：182352
發行所：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2284號
印　刷：優文印刷廠
地　址：臺北市興寧街24-9號
初　版：中華民國70年12月

定價：80元

N.T.$80

120.-